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福尔摩斯探案集

(二)

[英] 柯南·道尔

第二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321-X

I.世... II.丁... III.侦探小说—世界 IV.I.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55 号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丁华民 志敏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20.5

字数 18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2-321-X/I·41

定价(全 16 卷) 368.00 元

总 目 录

第一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一)

第二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二)

第三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三)

第四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四)

第五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上

第六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中

第七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下

第八卷 浅滩迷船·上

第九卷 浅滩迷船·下

第十卷 黄室谜案·上

第十一卷 黄室谜案·下
神探维克多

第十二卷 水晶瓶塞·上

第十三卷 水晶瓶塞·下
月亮宝石

第十四卷 犹太油灯
最后一案

第十五卷 侠盗亚森·罗宾

第十六卷 爱伦·坡侦探小说集

福尔摩斯探案集(二)

铜山毛榉案

谢洛克·福尔摩斯顺手将《今日电讯报》的广告插页往身后一丢,忽然说道:“着迷于艺术却仅仅是为了艺术本身,而这种人也总是能够于一些无关紧要、普普通通的东西之中找到艺术并为之感到快乐,华生,就在兢兢业业将我们的成绩记载下来的过程之中,你已不知不觉地理解并且运用了这条真理,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的惊喜是无法形容的。此外,我还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很多时候你还刻意地渲染着一种气氛。尽管我们经手的案件大部分都曾成为公众的焦点,而案子最终的审讯及其结果也都是当时的头条头版,可是你似乎对于这些几乎是不屑一顾,不过,那些情节平淡繁琐的案子在你那儿是大受欢迎,因为,这些案子表面看似平凡,但却需要十分发散但却不失严密的逻辑推理思维,且能收能放,它们理所当然成了我对于这门特殊艺术研究的研究对象。”

我对他笑了笑,“也许你的话是对的,但却不足以成为我在记录中所运用的过于夸张的手法的借口。”

“可能你的这种行为有它的不对之处,而导致这种不对之处的直接原因就是当你一旦提起笔,心中所想的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把案子写得更加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而不是想着你所应该做的仅仅只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及其环环相扣的推理过程

——如果说你有某种不对的话 ,大概也就这一点吧。”他一边说着 ,一边叼着樱桃木烟斗那长长的弯把凑到用火钳夹着的红通通的炉渣上去点火。每次他与人家意见相左时 ,他就用这个木头烟斗 ,而一旦他在考虑某些东西时 ,他却总是叼着那把陶烟斗。

“凭心而论 ,在这件事上我还算对得起来。”我语气生硬地冒出一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位精灵古怪的伙计总是在我面前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 ,而一直以来我对这种表现又十分不感冒。

“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从未自以为是或者己字当前。”他一本正经地说。十分明显 ,他根本不是在反驳我的话而是企图改变我的某些观念。“我之所以希望你能够以真正客观的态度来记录我的探案技巧完完全全是由于它并非我私人的专属——一种从未与我融为一体的身外之物。犯罪是隔三差五的事 ,可是逻辑尤其是巧妙严密的逻辑却是难得 ,因为难能所以可贵。所以你应该多花笔墨的不是那些情节而是得出情节的逻辑 ,但是你却反其道而行之 ,以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去代替一本应详细讲解的课程。”

这场争执发生在一个春寒乍暖的早晨。我们俩仍然住在贝克街的老公寓里 ,早餐过后 ,我俩面对着面坐在客厅的壁炉前 ,炉火烧得很旺。屋外的雾很大 ,一阵又一阵地扑涌过来 ,充满了一排排灰色房屋间的每一个角落。正对着我们的那扇窗户在这略带土色的漫天大雾之中 ,已经成了一团若隐若现、边角模糊、不知是什么形状的阴影。而屋里则是截然不同 ,汽灯将房间照得亮堂堂的 ,灯光撒在洁白的台布上 ,撒在锃亮的瓷具和金属制品上 ,反射出点点的金光 ,早餐时用过的餐具还摆在餐桌上 ,没有整理。从吃完早点开始 ,整整一个早上 ,谢洛克·福尔摩斯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一声不吭地浏览着所有报纸上的广告插页 ,直到刚才 ,他显然已经看得十分不耐烦了 ,才没事找事地针对我笔墨上的分

配十分情绪化地发了一顿牢骚。

他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烟,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炉中的火舌,缓了一小会,说:“当然,任何读这些记录的人都不会对你这种夸大其辞、故弄玄虚的作法有什么非议,毕竟在所有这些能唤起你好奇心的案子中,绝大多数并没有构成触犯法律的犯罪。比如说,波布米亚国王的那点小烦恼、玛丽·萨瑟兰小姐的离奇遭遇、歪唇男人的棘手问题、贵族单身汉那逃跑的新娘等等,都未触及法律。尽管你已经尽你所能地去减少那些玄虚的成分,但是恐怕你的讲述还是过于啰嗦,不中要害。”

“也许最终的效果是这样,可是你不得不承认我的手法是别出心裁且耐人寻味的。”我针锋相对。

“伙计,对于普通的群众——一群不太留心周围事物的群众而言,要他们仅仅根据某个人的几颗牙齿就断定他在纺织厂工作,或者仅仅根据他左手的大拇指就断定他从事排字,那岂不是天方夜谭吗?要他们去区分几乎完全等同的分析和推理这两种方法,则更是梦话!其实,即便你写得再小说化,再文艺化,我也无话可说,毕竟现在已经不是时有重案出现的时期了。在人们身上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放手一搏的冒险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创新意识了,至少对那些触犯法律的人而言是这样的。大河没水小河干,而我的这个小营生也沦落为小小的代理处了,上门求助的人们也不过是要求寻回弄丢的铅笔或者帮助那些年轻的住读女学生们想想办法。不管怎么说,我的事业已经是今昔非比了。

今早上寄来的这封信大概也正说明了我的事业处于万丈谷底了吧。你还是先看看吧!”他将一封已经被揉得皱皱巴巴的信抛了过来。

信封上的地址是索塔格普莱斯,寄信日期是前天晚上,信上这么写道: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现在我有一个非常急的事情想向你请教请教，我不知是否应该接受别人让我担任家庭女教师的邀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将于明天十点三十分，亲自到府上请教。

你的真诚的 维奥莱特·亨特

“你与写信的年轻小姐是朋友吗？”

“我们从未谋面，谈何朋友？”

“呀！十点三十分已经到了！”

“我听到有人拉门铃，看来十有八九是她了。”

“说不定这件事另有隐情，远比它表面上看起来有意思，当初那件蓝宝石案不也是吗？最开始我们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接下了案子，谁知道后来的调查竟是如此的严重了呢？没准这件事就是另一件蓝宝石案。”

“如果是这样，那就最好不过了，但愿吧！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的，如果我猜对了的话，咱们的客人就要进来了。”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十分年轻的小姐出现在门口，颇有味道地走了进来。她的打扮十分简朴，但是干净整洁，十分大方，脸上洋溢着生气，眼睛里闪烁着智慧，脸上有一点点很小的黄褐斑，一举一动干脆利落，显然是一个十分有主见、有魄力的人。

福尔摩斯连忙站起来表示欢迎，而她却开门见山地开始了话题：“我相信你会对我的冒昧表示理解的。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可是我的父母都不在，又没有其他要好的亲戚或朋友可以商量，所以我只好来麻烦你了，我想仁慈的你会帮我的。”

“坐下再说吧，亨特小姐，我能为你效劳是我的荣幸，我会尽我所能的。”

很明显，我们这位新的当事人得体的举止和不凡的谈吐已经

在我伙计心里留下了十分不错的印像,他用一种近乎研究的眼神将她从头到脚细细端详了一遍,脸上有一闪而过的激动,随即立刻镇定了下来,耷拉着眼皮,双手交握,指甲抵着指甲,十分认真地听亨特小姐将事情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

“从五年前开始,我一直在斯彭斯·芒罗上校的家里做家庭教师,一直到两个月前,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上校奉命被调到了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上校的几个小孩自然随着父亲一起迁到了美洲,理所当然的,我没有了工作。于是我一边在报纸上登出求职信,一面到报纸上的那些招聘单位去碰运气,结果一直都是没什么效果,经过一段只支出不收入的日子之后,我那本就可怜的小笔存款也开始告急,我几乎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

“西区有一家中介所以专门介绍女家庭教师而闻名,叫做韦斯塔韦,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要去那儿一趟,看看能否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尽管韦斯塔韦是以它最初的创立人而命名的,可是现在任职的经理却是一位名叫斯托珀的小姐。每天,她的工作就是呆在那间几尺见方的办公室里为前来应聘的女人们寻找工作,而那些应聘者则在办公室前面的接待室里排队等候,她们按次序一个一个的进去,女经理则根据登记簿上的信息,为她们找一个合适的家庭。”

“与往常一样,上个星期我也去了一趟韦斯塔韦,当轮到那时,我也一样被领进接待室后面的办公室,见了办公室,我发现屋里除了斯托珀小姐还有一位陌生的男子,那名男子长得十分粗壮,几乎是一种粗蛮,又宽又肥的双下巴也许是三下巴一直垂到脖子上,他笑容可鞠地挨着斯托珀小姐坐着,那双眼睛正穿过鼻梁上的眼镜片,利箭般投在进来应聘的妇女身上,上上下下细细打量着她们。当我出现在办公室时,我发现椅子上的他似乎震动了一下,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原状,将身子转了过去,看着斯托珀小姐。”

“‘行,这个就很不错!我相信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了,太棒了!简直妙极了!’他一个劲地点头,脸上的笑容也是热情洋溢,双手有点不知所措地搓着,还会有什么表情会比这更让人觉得亲切呢?而他一副和蔼可亲的神态,看得人不觉心身俱轻。”

“‘请问你是来找工作的吗?小姐?’”他问道。

“‘是的,我是来找工作的。’”

“‘你想找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是吗?’”

“‘对,先生!’”

“‘那么,你希望能得到多少的酬金呢?’”

“‘以前我在斯彭斯·芒罗上校家里作家庭教师时,薪水是四英磅一个月。’”

“‘天啊!这太不可思议了!吝啬啊吝啬,绝对的吝啬!’他一听到我说的数目,马上叫了起来,好像十分激动,又好像十分不满,一双胖得厚实的手掌在空中使劲乱摆着,抗议一般,‘天底下竟然有如此不懂得惜才的人,居然付给如此迷人如此有修养的小姐如此微薄的报酬!’”

“‘先生,我想你可能把我估计得太好了,其实我的修养也是十分有限,只不过略知一些法文和德语,对音乐和绘画也是仅知皮毛……’”

“‘这些已经够多了!’他打断了我的解释,‘况且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上是否具有一位身为教育者的知识女性所应该具有的仪态和气质?换句浅显易懂的话就是,你如果不具备,你就根本没有资格去教导一个也许某一天成为国家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孩子,相反,如果你具备,你根本就不必委屈自己受雇于竟然只出四英磅的那位不识才能的先生,你完全可以要求三位数以上的报酬!小姐,我愿意付给你一百英镑一年的薪水,以后我们可以再加。’”

“福尔摩斯先生,你不用动脑子就可以理解,像我这样身无分

文的穷教师来说,如此可观的薪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让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可能是我脸上的那种又惊又疑的神态吧,那位先生毫不犹豫地打开钱夹,抽出一张纸币。”

“‘按照我的规矩,我应该首先支付一半的酬金给你们这些年轻的姑娘,毕竟,旅途中的开销和一些必需衣物的消费不是笔小数目。’他笑眯眯地说道,镜片后的眼镜在那爬满皱纹的白晰的脸上变成了两条透光的狭缝。”

“‘他几乎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所见过的最为细心周到,体贴感人的一位了。你知道的,当时我身无分文,同时还欠着小贩们一些钱,所以说,这些先支付的一半薪金对我而言,与救命草没什么两样。可是,在会面的整个过程之中,我的直觉告诉我,事情不像表面上的这么简单,于是我让那位先生让我考虑考虑,同时,我也有必要了解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先生,我是否可以冒昧地问一句你家住在哪?’我问他。”

“‘汉普郡,非常迷人的乡间。铜山毛榉,到曼彻斯特也不过五英里的路程。没有比那更迷人的村庄了,而且还有一栋非常漂亮、古香古色的乡村别墅,亲爱的小姐。’”

“‘那么我具体的工作是包括一些什么事情呢,先生?我想尽可能地弄明白自己的责任。’”

“‘孩子——一个刚刚过完六岁生日的讨人喜欢的调皮的小精灵。对了,如果你有机会目睹他用拖鞋拍死蟑螂的壮举——啪!啪!啦!三声脆响,你的眼睛可能都未来得及眨一下,那三只蟑螂已经一命呜呼了!’他说完,往椅背上一仰哈哈地笑个不停,脸上又只有两条缝了。”

“那个孩子如此顽皮的举动让我惊讶又让我忍俊不禁,可是那位先生爽朗的笑声让我觉得他只不过是开了个玩笑而已。”

“‘这么说,管教好一个六岁的孩子就是我全部的工作了?’”

“‘不,不,不,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马上大声接道,‘你的

工作还应该包括——亲爱的年轻的小姐，相信以你的智慧，你不能猜到——完全听从我妻子的吩咐，满足她的要求，如果这些吩咐、要求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姐而言是情理之中的话，我想，你会做到的，不会有任何麻烦的，对吗？”

“‘能够为你们分担事情，是我的荣幸，我将不胜感激！’”

“‘这样的话，就太棒了。行了，我们先谈谈服装的问题吧，比方说，我们都喜欢赶时髦，换句话说，就是有时髦癖，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心术不正。如果我们拿出某种衣服请你穿上让我们看看的话，你不会觉得我们这种举动古怪且无法接受吧？’”

“‘当然。’尽管我如此回答，可我心里仍然大吃一惊，觉得太难以想像了。”

“‘如果我们让你一会儿坐这，一会儿又希望你到别的地方，你会觉得不耐烦吗？’”

“‘嗯？不会的。’”

“‘如果我们希望你到我家开始工作之前剪成短发，你愿意吗？’”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福尔摩斯先生，现在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头发是密密匝匝的，相当多而且非常有光泽，就像新鲜栗子的颜色那样，很有点艺术家的味道，我从未想过要为了份工作而轻易地把如此个性的东西放弃。”

“‘很抱歉，我不能为了工作而忍痛割爱。’我回答说，在我说话的时候，他那隐在眼镜后的小眼一直充满希望地看着我，眨也不眨，而我的拒绝刚刚出口，他的脸上极快地闪过一丝阴冷。”

“‘可是，一旦你接受这份工作，这件事就非做不可，’他说，‘因为这也是我夫人的一个小小的怪癖或者说是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想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妻子的一些要求是非满足不可的。这么说，你并不打算改变你的发型了？’”

“‘对，先生，我希望你能体谅我的苦衷，我几乎是不容考虑地

一口回绝了。’”

“‘既然这样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对你说声深感遗憾 ,亨特小姐 ,尽管你其它任何方面都令我十分满意。好了 ,斯托珀小姐 ,恐怕又有劳你再多召几位年轻小姐进来了。’”

“在我和那位先生进行洽谈的整个过程中 ,斯托珀小姐自始至终都是坐在桌子后面批改文件 ,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插过 ,更不用说与我融洽的交谈了 ,而一听到那位先生的话 ,她立即抬起头来 ,脸上略有愠气 ,让我十分相信那位先生付给她的酬劳当不是一笔小数目 ,而现在 ,却是眼见着煮熟了的鸭子就要飞了。”

“‘亨特小姐 ,虽然你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那你是否仍能希望将名字登记在这本名册上 ?’”

“‘如果你不觉得麻烦的话 ,就请继续留着吧 ,斯托珀小姐。’”

“‘不过 ,话说回来 ,像你这样对如此良好的机遇都是不屑一顾 ,恐怕是再留几个周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斯托珀小姐近乎嘲讽地说道 ,‘我想 ,毕竟我们公司能力有限 ,恐怕不能为你找到十分合适的工作了。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见 ,亨特小姐。’她一边说一边拉了一下叫人铃 ,一位佣人应铃走了进来 ,将我领出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 ,当我回到我的住所 ,想到食品柜里面找点充饥的东西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第二天的三顿压根儿就不知该如何打发 ,而桌子上又放了几张下午送来的欠条和催我还钱的单 ,我的心里不由地生出一丝后悔 ,竟然放过了那么好的一个工作 ,实在是蠢得可以 ,其实仔细想一想 ,那位先生的要求也不是很过分 ,既然他出了那么高的价钱 ,当然希望他所找到的人能对他们的要求一一照办了。在英国 ,对于区区一名女家庭教师来说 ,每年一百英镑的薪水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我即便留一头短发 ,对我又有什么损失呢 ?说不定 ,头发短了的我会别有一种味道呢 ,看上去更加精力旺盛呢 ?到了第二天 ,那丝后悔已经隐隐约约地

变成了一种自责 ,而到了第三天 ,我就十分地确定自己的一念之差 ,已经犯了一个什么严重的错误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应该放下那份虚无的尊严 ,再去找斯托珀小姐一趟 ,请她帮助我去向那位先生说说 ,也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信 ,信封上的署名正是那位先生。今天 ,我特地将那封信也带来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先将这封信给你读一遍。

曼彻斯特附近 ,铜山毛榉

亲爱的亨特小姐 :

多亏了斯托珀小姐 ,要不然 ,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你 ,今天我写信来 ,主要是想再问问你 ,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之后 ,你是否还是不改初衷。当我回到家里 ,将你的音容笑貌仔细地向我妻子作了一番描述之后 ,她已经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十分希望能与你相处。可是我们不知道关于头发的那个小小的要求是否真的让你对这份工作不加思索的予以拒绝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这个要求可能给你造成的麻烦 ,我们愿意在原来的价格上再加上二十英镑 ,也就是三十英镑一个季度 ,希望这样的补偿会让你觉得这个要求并不是你想像的那样难以做到。铁蓝色是我妻子最为喜欢的一种颜色 ,所以恐怕你到了我们家后 ,每天早上都得在屋里穿铁蓝色的衣服了 ,当然 ,我们不会让你为了我们的这个怪癖而有所破费的 ,女儿艾丽丝在去费城之前买的衣服差不多全部留在家 ,而其中就有一件铁蓝色的 ,你的身材与艾丽丝差不多 ,那件衣服也应该是十分适合你的了。至于 ,那天说的让你根据我们的意思随时改变坐的地方或者说照我们的喜好去娱乐 ,对于你来说 ,应该不会是件很难做的事才对。只有对于你是否留短发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深表遗憾 ,那天在斯托珀小姐那儿与你会面时 ,我就为它的飘逸光亮叹服 ,可是 ,为了我的夫人 ,我必须十分坚定地坚持这个要求 ,所以我希望通过提高薪金来弥补你的不便和减

轻我心中的抱歉。而对小孩的教管并不是件很难的差事,所以在此我再次向你发出邀请:欢迎你加入我们之中。倘若你决定接受这份工作,必须提前告诉我你坐哪一趟火车,我会准时地乘马车在曼彻斯特恭候你的到来。

你真诚的 杰夫罗·鲁卡斯尔

“信中的内容大致就是这样,我想你也能猜到,我已经有了决定,可是,为了保证这件事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危险,我还是想让你知道事情的前前后后,帮我分析分析,以免我的决定有所不妥之处,福尔摩斯先生。”

“亨特小姐,其实现在你不妨就按你自己的意愿去做这件事情。”福尔摩斯对她笑了笑,说。

“难道你不觉出事有蹊跷,我应该不理睬吗?”

“如果你是我的姐姐或妹妹,我肯定是决不同意她去接受这份工作的。”

“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我并不能很肯定地断定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手头上没有丁点儿的资料。我倒是洗耳恭听你的一些猜测。”

“鲁卡斯尔先生是如此的平易亲人,善解人意,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才对,可是他的妻子却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怪癖,是不是她的精神有些不正常呢?所以鲁卡斯尔先生不惜付出如此代价去守住这件事,而不致将她关进疯人院,哪怕要让他采取一切尽可能的手段去稳定她的情绪,他也在所不惜。”

“听起来,这个猜想好像很有道理。也许,你猜的很准,因为事实没准确是如此,况且这也能够很好的解释鲁卡斯尔先生的各种古怪的要求。可是,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位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而言,它实在不是一个好去处。”

“但是,福尔摩斯先生,他给的报酬相当可观!还会有比这更

丰厚的报酬吗？”

“的确，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报酬相当诱人，而且不是一般的诱人。而这也正是事情的疑点所在，出于什么原因使他愿意开支这每年一百二十英镑的开销，如果真是为了稳定他妻子的情绪化，他完全可以用四十英镑的价格聘用一位，很显然，他肯定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阴谋。”

“所以我这么急地赶到你这儿来，想请你帮我分析分析这件事情，而且如果以后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能猜得出来，能及时给我一些援助。对我而言，只要一想到你随时都会给我帮助的，我心中的担忧也就一扫而空了。”

“你完全可以这么想，可以以此为保障无所牵挂地去工作了。我可以郑重地向你承诺，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会随时关注你的，对你的这些小烦恼我会尽力而为的。不过这件事实在过于古怪，我们是否应该有个什么约定，如果你一旦觉得事情有点难以理解或者你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

“威胁我的安全？难道你已经感觉到什么不对劲了吗？”

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要是我现在就能够找出不不对劲的地方，那你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不过，你尽可放心，一旦你有什么困难，不管是白天还是三更半夜，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给我拍个电报，我会尽快地出现在你面前的。”

听到我伙计的保证，她长长地舒了口气，脸上的担心转眼之间已经无影无踪，她十分轻松地站了起来，说道：“这样就太好了。我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去汉普郡了，现在我必须回去给鲁卡斯尔先生写信，告诉他我已经接受了他的聘请。至于头发，今天晚上也只有忍痛割爱了，明天这个时候，我说不定已经在温切斯特了。”然后，她又向我们道了几声谢，便匆匆告辞而去了。

“看上去，我们不必为她过于担心，她好像是位自理能力很强的女孩。”当楼道里传来她急促但稳健的脚步声时，我对福尔摩斯

说道。

福尔摩斯神情凝重地说：“这对她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倘若好多天之后，她还是音讯全无，那我们的这个错误就犯大了。”

随着日子的流逝，我们发现果然不出所料。眨眼之间，距那位姑娘来访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了，而在这两个星期内，我总是想着那位姑娘，总在不断地作着各种假设，担心孤立无援的她是不是被拉进了某个根本无法用常理去推断的阴谋之中。高得吓人的年薪、不可思议的怪癖、简简单单的责任，有的东西都说明这件事情的古怪，可是我仍然不能十分肯定地说这份工作究竟真像表面上的那样还是另有内幕，更无法肯定鲁卡斯尔先生是真的和蔼可亲还是面善心恶。而福尔摩斯似乎也为这件事情大伤脑筋，他常常一个人呆住在那，眉头紧锁，愣愣的，也不知想些什么，同一个姿势总是保持半小时以上。可是我跟他一谈起那位姑娘，他就会态度极其恶劣的使劲挥手，让我住口，嘴里也常常是急躁地叫着：“资料！线索！巧匠难为无泥之砖！”然而，每每他发泄完了之后，他就会自言自语地唠叨个不停，说如果当事人是他的亲姐妹，他绝对会出面阻拦的。

直到一天半夜，我们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邮递员来的时候，我正准备回房休息，而福尔摩斯也刚刚将所有的东西准备好要开始那使他痴迷的化学实验——每次他打算做实验的时候，我都是自个人先上楼，而他则是旁若无人地弓着腰搬弄着那一堆试管和曲颈瓶，而且一做，就是整个晚上——他接过她那个黄色信封，将里边的信笺拿出来只匆匆地看了一眼，就抛给了我，并且不容推辞地丢下一句话：“看完之后马上告诉我去往布雷德肖的车次及时间。”然后，就转回到实验台旁边，专心致志地玩他的实验去了。

电报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是很显然非常急迫：

明天中午我将在曼彻斯特黑天鹅旅馆等候你们的到来。切切！我已经无计可施了。

亨特

“不知你是否希望能与我一同前往？”福尔摩斯抬头瞅了我一眼说道。

“当然。”

“那好吧，查车次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我铺开时刻表，查着经过布雷德肖的列车，“有一趟上午九点半开出的车，大概到达曼彻斯特时是十一点半。”

“刚好中午到达曼彻斯特。看来，这个丙酮分析实验只有暂时停下，以后再做了，明天早上，我们俩必须精力充沛地开始这次行程。”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一帆风顺地坐在开往英国古都的列车上了，在列车行驶的整个过程中，福尔摩斯只是一声不吭地沉在报纸中，一直到我们进入了汉普群的边界，他才将头从报纸里抬出来，望着车窗外的景色。这是一个十分怡人的春日，万里晴空一碧如洗，轻轻地浮着一片片的云裳，在和煦的春风下，云片轻盈地缓缓东移。虽然尚处春寒乍暖的早春，阳光已是十分明媚，让人心情愉快，精神也不觉地抖擞起来。远处是将奥尔德肖特重重环抱的绵绵青山，在鹅黄的新绿之中别致的或红或灰的小村舍在或隐或现，眼前是一片使人流连的乡间美景。

“太美了！如此明朗！如此生机盎然！”对于久居伦敦弥漫浓雾中的我，见到窗外如此清澈的景色，简直与城里的是天壤之别，情不自禁地呼出声来。

听到对我的感叹，福尔摩斯仿佛十分不同意，神情凝重地摇了摇头。然后，语气严肃地说道：“华生，也许你已经了解，一旦我有某种事情急待解决，我肯定会将我的所见所闻与事情放在一

起考虑,这也许是我的脾气中一个活该遭到咒骂的原因。也许,当你看到这些撒在树木之中,相互之间彼此隔离的村舍,你会觉得它们明朗、有情趣;可是,在我的眼里,它们却不是那么惹人喜爱,它们分布得那么散,如聚在其中的某一间发生了什么邪恶的事情,是很容易瞒天过海躲过惩罚的。”

我难以接受地嚷起来:“天!你有没有搞错!如此美丽的村舍怎么可以与那些肮脏的邪恶相提并论呢?”

“可是,它们确实实激起了我心中的恐怖和担忧,你不用惊讶,华生,我的经验,我的直觉让我不能去掉这个念头。我甚至可以说,即使是伦敦最偏僻,最混乱的小巷子都不可能发生比这让人心旷神怡的可爱的乡间发生的更为恐怖、残酷的罪恶。”

“你再说,我都不敢继续这次行程了。”

“可是,这确实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置身城市之中,你若是干出法律所不容的事情来,口水会把你淹死。再乱再偏僻的巷子都不致于发生邻居们对于被残酷打骂的小孩的哭声和喝醉了的人拳打脚踢的声音听而不闻,没有丝毫的同情和义愤呢?再说,处在司法机关的眼皮底下,只需提出控告或者诉讼,罪犯就可以被送到被告席上。可是,在这乡间,房子都在自己家的地盘上,而且周围数十米甚至上百米没有房子,而且务农于此的人们也多是未受过教育的,更不用期望他们对于法律能有些许认识了。在这种环境下,你毫不费力就可以想像得到,任何残酷的暴行,任何凶险的阴谋,都可能发生,而且也许每年都有发生,却不会有人为此提出抗议。十分不幸的事,亨特小姐就是在曼彻斯特五英里外的乡间向我们发出了这封急电,你说我怎么能够不担心呢!当然,既然她还能发电报,还能出来见我们,她现在处境肯定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应该不会有的,否则她就不可能抽得出时间来与我们见面。”

“没错 ,至少她的人身自由没有被剥夺。”

“那么 ,她为什么会这么紧急地要求我们过来呢 ? 你能猜到是什么原因吗 ?”

“到现在为此 ,我已经作出了七种假设 ,就我们现在的情形而言 ,任何一种假设都可能发生。至于哪一种假设才是事情真正的原因 ,我还不能肯定。必须在见过亨特小姐之后 ,才能确定。看来 ,我们已经快到目的地了。我已经看见教堂的钟塔了 ,很快我们就能见到亨特小姐 ,得到我们想要的事实了。”

黑天鹅旅馆距火车站只有几步之遥 ,在那大街上也是颇负盛名 ,尽管它的规模并不很大。当我们到达那儿时 ,亨特小姐早就在订好的时间里将午餐都准备妥当了 ,只等我们俩的出现了。

见到我们 ,她显得十分高兴 ,而且颇为热情 :“见到你们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表示对你的感激。现在的情况十分麻烦 ,我根本就是束手无策 ,所以只好劳驾你们跑到这来 ,给我指点一二。”

“那么 ,请将你的麻烦从头到尾告诉我们吧。”

“当然 ,我不但要告诉你们 ,而且还必须尽可能快地告诉你们 ,我的时间并不很多 ,我是向鲁卡斯尔请了半天假才出来的 ,所以必须赶在三点以前到家 ,我已经给过他保证了。现在他并不知道我请假的真正原因。”

福尔摩斯将他瘦得像两根筷子的长腿架到壁炉房的凳子上 ,调了个最舒服的姿势 ,一副神态平和、洗耳恭听的样子 ,“那你现在就将你来了之后发生的事情按时间先后一件件地说出来吧。”

“有一点我必须声明的是 ,自从来到这以后 ,鲁卡斯尔夫妇对我一直都很不错 ,至于折磨根本就没有 ,作为一名家庭教师 ,受到这样的礼待也很不错了 ,可是他们的一些举动总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心里也总是觉得不忠实。”

“他们的举止让你觉得不可思议或是难以接受 ?”

“尤其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出的那些牵强的解释，等我将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你听时，你就会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我到这来的时候，鲁卡斯尔先生非常守信地在车站接我，并一起乘坐他的单马车回到了铜山毛榉。就像他曾经向我描述过的那样，铜山毛榉确实是个迷人的地方，尽管他家的房子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那是一栋方方正正与火柴盒一般的大宅子，房子外面的墙都被漆成了白色，由于气候不好和过重的湿气，白色的墙壁已经被腐蚀得锈迹斑斑，甚至有的地方已经脱落。房子周围的空地很大，除了房子的正面是一块很缓的斜坡外，其它三面都是葱郁的树丛，门口的斜坡大概有一百码长吧，斜坡的下端紧接着南安普敦公路。这块斜坡也是属于鲁卡斯尔先生的，而房子周围那些密密匝匝的树木，是属于萨斯顿领主的，可能是一些防护林。而鲁卡斯尔先生住的地方之所以被称为铜山毛榉，就是因为正对着房子大门的地方，有一丛十分茂盛的铜山毛榉。”

“在前往铜山毛榉的途中，鲁卡斯尔先生一边赶车，一边与我说笑，就像当初在斯托珀小姐那儿一样，十分慈祥，易于亲近。在我到达的当天晚上，他就正式地将我和我的妻子和儿子作了介绍。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告诉你，当初在贝克街你的公寓里，我们对于鲁卡斯尔夫人的想像简直是荒唐。她不但精神十分正常，而且有着女性特有的柔弱和文静，只是她的脸色很不好，而且好像年纪比鲁卡斯尔先生小多了。就我的感觉来说，应该有二十几岁，未满三十。而鲁卡斯尔先生，起码在四十五岁以上。后来，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七年以前才结的婚。鲁卡斯尔先生的前妻早已去世，而他与前妻只有一个女儿，那个孩子现在已经离开铜山毛榉去了费城。后来，当鲁卡斯尔太太不在时，鲁卡斯尔先生告诉我，她女儿之所以要离开他，独自去了费城，完全是因为她与爸爸的新婚妻子十分不满，我想这也不是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他的新婚妻子如此地年轻，而他的女

儿起码已是二十多岁了 ,现在却要她们以母女的身份住在同一栋房子里 ,其中的尴尬是可想而知了。”

“在我的眼里 ,鲁卡斯尔夫人只不过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相貌平平 ,心中所有的想法都围绕着整个家庭 ,她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丈夫和儿子的身上 ,一心一意只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福尔摩斯先生 ,你看 ,到处都是这种温顺的太太 ,所以我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像 ,更谈不上喜欢或讨厌了 ,在铜山毛榉 ,她可能是惟一个与我关系不大好的人。她那双略显灰色的眼睛总是跟随着她的丈夫和儿子 ,只要发现他们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对某种东西的渴求 ,她绝对会毫不犹豫且竭尽全力地去帮他们完成心愿。说实话 ,鲁卡斯尔先生对她也特别地关心 ,可能是由于不善表达 ,在旁人眼里总觉得他有点蛮不讲理。尽管如此 ,他俩看上去还算是比较美满。虽然鲁卡斯尔太太对丈夫和孩子如此地无私 ,她却将自己的一些烦恼埋在心里 ,一旦四周无人的时候 ,就一个人若有所思的发呆 ,满脸的凄苦。有很多次 ,我都十分惊讶地发现她竟然偷偷地在哭 ,也许又是那个顽劣的捣蛋鬼惹她生气了。说实话 ,对于这个孩子的调皮和骄横我简直无法形容。别看他是个子小小的 ,看上去不符他的实际年龄 ,可他的脑袋却是大得出称 ,与他的个头一比 ,有点儿滑稽 ,他每天不是搞一些恶作剧 ,就是一声不吭 ,好像受了委屈似的。而他好像除了对折磨一些小动物感兴趣外 ,再也找不到其它的方式来消磨时间了。他对于猎捕一些小鸟、昆虫和老鼠等一些小动物 ,简直就是天才 ,而他也毫不谦虚地表现得淋漓尽致。算了 ,福尔摩斯先生 ,我们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讨论这个捣蛋鬼上 ,毕竟他似乎并没有涉入这件事情。”

福尔摩斯马上接道 :“不 ,只要是你所讲的 ,事无巨细 ,我都非常感兴趣 ,无论你是否认为它与我们将要进行的调查有联系。”

“我会尽我所能将事情的所有细节都讲清楚 ,不落下任何情

节,住在那栋房子里,使我觉得最别扭的就是佣人们的相貌和一举一动都十分让人心里不舒服。鲁卡斯尔先生家里的佣人不多,只有一对夫妇。那位男佣人叫托勒,头发已经全白了,还有满脸的花白的络腮胡子,如果说他那粗俗莽撞可以忍受的话,那么他身上那股从未消失的刺鼻的酒气则是根本无法忍受的。记得有两次,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在一起闲聊,他刚刚酗过酒,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可是鲁卡斯尔先生就好像根本没有闻到那股熏人的酒味一样,一点也不在意。那位女佣人个子很高,长得也特别结实,只是那副尊容让人看了第一眼,不想再看第二眼,她平日里很少说话,就像她的女主人一样,只是脾气十分不好,不及女主人一半的和气,让人不肯亲近。可以说,这一对夫妇简直是配得太绝了,都是如此地不受欢迎。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工作的时间里,我除了在婴儿房就是呆在我自己的卧室里,而且这两间房间都处在房子的同一个角上,相互连着,使我减少了很多与他们碰面的机会。”

“在我到达铜山毛榉的开始两天里,似乎一切都很正常,日子平平淡淡地就过去了,直到第三天的早上,吃过早点以后,鲁卡斯尔太太突然从楼上走了下来,附在鲁卡斯尔先生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很神秘的样子。”

“等太太一说完,鲁卡斯尔先生立即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亨特小姐,为了能让我妻子的小小怪癖得以满足,你不惜牺牲了你的一头秀发,我们实在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够表达对你衷心的感谢。当然,我肯打赌,留短发的你照样十分迷人。我曾跟你提到过铁蓝色的那套衣服,如果你方便的话,不妨让我们现在就看看你穿上它的效果。我太太已经将衣服准备好了,就摆在你床上,你回到卧室根本不用找就能很容易地发现它,假若你能够满足我们俩的这个小小要求的话,我们将不胜感激你的,善良的小姐。’”

“一推开卧室门,我就看见了整整齐齐摆放在床上为我准备

的那件衣服,衣服的颜色与其说是铁蓝色,不如说是一种少见的深蓝色。衣服的料子是很高档的哗叽布,衣服上留有非常明显的曾经被穿过的痕迹,衣服穿在我的身上,无论长短大小都是恰到好处,好像就是特地为我量体定做的一般,当我穿着衣服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时,他们的表现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你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多么地兴高采烈,兴奋得都有点夸张了。他们俩都坐在客厅里。客厅很大,如果把房子从中劈开的话,前面的那部分全部都是客厅的范围,大客厅有三扇十分明亮的落地窗,也不知谁什么时候在中间那扇窗的前面摆了张椅子,椅的背面朝外。当他们仔细地将一身铁蓝的我打量了一番之后,便叫我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然后,鲁卡斯尔先生倒背着双手,慢悠悠地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转了一圈又一圈,并讲了许多让人捧腹大笑的幽默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够想像得到当时屋里的气氛有多愉快,他有多风趣,反正那些故事是我长这么大所听到的最逗笑,笑得我肚子都疼了。可是,让我难以理解的是,自始至终鲁卡斯尔夫人似乎什么都没听到,连嘴角动都没动一下,更不用说像我这样开心的笑了,她的双手十分局促地搭在膝上,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脸上流露出十分明显的担心和不安。我就在我毫无保留的笑声中,一个小时飞快地就过去了,而鲁卡斯尔先生也好像想起了什么,说他必须开始着手今天要办妥的一些工作了,而我也可以穿上我原来的衣服,到婴儿室去开始我一天的工作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我只是十分尽职地管教那个小家伙,鲁卡斯尔夫妇也没有要求我做什么。到了第三天,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同一个房间里发生了完全相同的一幕。按照他们夫妻俩的要求,我又穿上了那件铁蓝色的衣服,坐在同一扇窗子的前面,而鲁卡斯尔先生也是同样地讲了一大堆笑话,客厅里再次充满了我同样毫无保留的笑声。所不同的是,在他讲完笑话之后,他拿了一本黄色书皮的小说给我,为了我手中的书不被我自己的影子拦

住,他让我站起来几秒钟,将椅子挪了挪。然后,他说,希望我能够将书中所写的朗读给他听。于是,我信手翻到了一页,好像是某一回的中间部分,开始了大声的诵读。大概过了十多分钟,也许还不到十分钟吧,他突然打断我正在读的句子,出乎意料地冒出一句来,说我不必再读了,我可以回去重新开始工作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想你完全能够猜到,对于这种近乎荒唐的重复上演的一幕闹剧,我是多么地希望能够弄清其真正的意图。因为每一次他们都让我背对着同一窗户,而且总是十分细心地将椅子摆在同一个地方,生怕有丝毫偏差,而他们这种古怪的举动使我不得不怀疑在我的身后同时发生着他们不愿让我知道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对身后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想尽办法去偷看。乍一想,这怎么办得到呢?!我仔细寻思了半天,终于有了主意。那天,我无意中看见了那面破了的手镜,脑中念头一闪,便想到了怎么办,我瞒着他们在手帕里包了一块镜子的碎片。当那幕闹剧再次上演时,我仍然不动声色大声笑着,漫不经心地将手帕搭在额上,装作擦汗的样子,而暗地里却将镜子的位置调整了一下,以便能够对身后的东西一览无遗。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镜子中任何古怪的东西都没有。起码我第一次尝试是令我遗憾的。在我做二次尝试时,我在镜子中看见了一位先生,他的下巴上留着一小撮胡子,一身灰色的衣服,站在南安普敦路的对面。一个劲地往我这边观望。南安普敦路是一条国家级的公路,一般情况下都是人流车辆络绎不绝。而那位在人流中驻足不前的人自然引起了我的好奇。他倚在房子前面空地的围栏上,仿佛找寻着什么似的一脸地郑重看到我们这边。为了不露出痕迹,我只将手帕举了一会就很快地放了下来,心里有点忐忑地斜斜地瞟了鲁卡斯尔夫人一眼,恰好碰上她那仿佛能洞察一切的眼光。她很快移开了目光,若无其事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很明显,她对我手中藏着的那

面镜子 ,和路边的那个男人一清二楚 ,果然 ,她向鲁卡斯尔先生走过去 ,并说道‘杰夫罗 ,你看见路边的那个人了吗？好像不是很正经 ,而且一个劲地看着我们的亨特小姐。’”

“鲁卡斯尔先生连忙转过脸：‘亨特小姐 ,你认识那边的那个人吗？’”

“‘不 ,我到这不久 ,还没什么朋友。’”

“‘这成何体统？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亨特小姐 ,你何不转过去向他挥挥手警告他不要再看了？’”

“‘算了 ,还是随他去吧！’”

“‘怎么能够就这样算了呢？他会得寸进尺 ,以后时常在这转悠。我看你最好还是回头给他点警告’”

“我只好按照鲁卡斯尔先生的话转过身去挥了挥手 ,然后 ,鲁卡斯尔夫人十分麻利地将窗帘拉上。从那天以后 ,鲁卡斯尔先生再也没有让我穿着那件铁蓝的衣服坐在窗前听他讲笑话 ,而我也再没有看见过那个在公路上张望的男人。到现在 ,也差不多一个多星期了吧。”

福尔摩斯说道：“你可以将后面的故事接着讲下去。看来你讲的故事将会很有意思。”

“我惟一的担心就是这些事情听起来乱七八糟 ,一点儿条理都没有。不过 ,这也可能恰巧证明在我所经历的这许多事情当中 ,它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记得那天我刚刚到达铜山毛榉 ,鲁尔卡斯尔先生就领着我在一间建在宅子外面的小屋外转了一圈 ,小屋离厨房比较近。我们还未走到屋门口 ,就听见一阵“哐啷哐啷”的铁链声和比较沉、比较慢的脚步声从里面传来 ,仿佛是一个体重比较大的动物的脚步声。

“‘来 ,你可以在这儿看！’鲁卡斯尔先生指着门上的一条缝 ,向我说道 ,‘怎么样？是不是很漂亮？’”

“我把脸贴在门板上 ,从缝中看去 ,屋子很黑 ,一双大眼睛在

黑暗中显得特别光亮,十分有神,院内还能分辨出一个缩成一团的身影。”

“‘别怕!它不会伤害你的。’也许是发现了我脸上的惊讶和那丝害怕,鲁卡斯尔先生安慰道:那只不过是一只獒犬,我们都叫它卡罗。名义上它是属于我的,事实上除了老托勒——我的饲养员,没有人能够让它服服贴贴的。它每天只吃一次东西,而且我们会控制食物的量,否则,它将失去那股热辣劲——像芥末一般。老托勒每天都会在晚上带它出来放风,如果哪个不幸的家伙半夜三更地偷偷溜了进来,不小心撞到了它的尖牙齿上,他也只好祈求神会给他庇护了。看在主的份上,无论你有什么理由,千万不要在晚上走进那道门,因为你一旦走了进去,你的命也就不再属于你了。”

“鲁卡斯尔先生的话绝不是吓唬我的,大概是两天以后的凌晨两点,我睡不着,便站在卧室的窗前看着外面的景物。那天是个非常美的月夜,整个世界都是身披银纱,房子前面的草坪上也是星光跳动,一片通明。我正为这恬美的景色所陶醉时,忽然发现铜山毛榉丛中有什么东西在动,我的心不觉地紧张起来。当那个东西从树中钻出来走到草坪上时,借着月光,我才看清楚它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原来是一条狗,只不过很大,大得有点出奇,大概与小牛犊差不多了,它的毛是黄棕色的,宽宽得下颚特别厚实,都有点往下坠了,一张大嘴是黑色的,从身上的些微凸起完全可以想像得出它那庞大的骨架。它不紧不慢地穿过了草地,隐没在对面的黑暗之中。鲁卡斯尔先生竟会用如此可怕的东西来看护庄园,我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想,哪怕是再穷凶恶极的小偷也不至于让我这样两股战战。”

“对了,我还有一件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必须讲给你听。你知道,为了接受这份工作,我在来之前就在伦敦将头发剪了。我把剪下的那把头发很小心地压在箱底,毕竟有点舍不得,有一天

晚上,我将那捣蛋鬼哄着睡着了以后,便回到了卧室,由于感到无聊,便将卧室里的家具都一一打开看了一遍,将自己那些杂七杂八的零碎东西稍稍收拾了一番,以打发时间。房间里摆了一个老式衣柜,共有三只抽屉,上面两只上面没有锁,里面也是没有任何东西,第三只抽屉却有点古怪地被锁了。上面两只抽屉很快被我的衣物塞得满满的了,然而,我的旅行箱中还有很多东西。一方面,这么多东西无处可去,而另一方面,第三只抽屉又在那空着,我心中不免有点急躁。我想也许那把锁只不过是誰不小心顺手给挂上的,说不定就是那小鬼干的,所以我便拿鲁卡斯尔先生给我的那串钥匙去碰运气。也许真是我运气好,我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第三只抽屉被打开了——里面除了一样东西,别无它物。如果我让你们猜的话,也许你们死也猜不对。我剪下来的那把头发竟然静静地躺在第三只抽屉中!”

“我难以相信地用手捧起那把头发,几乎都快凑到眼睛上去了,仔细地查看着。那种我所特有的颜色、光泽、密度!这太不可思议了!可我却又是亲眼所见。我的头发难道会自个儿跑到抽屉里来?我当时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是机械地用颤抖的双手倒拎着我的旅行箱,将里面的东西一古脑地抖了出来,从箱子的底板下将那把头发抽了出来。我把它们排在一起,它们竟是毫厘不差!对于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向你们发誓。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我实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在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奥秘之处。后来,我把那把头发原封不动地重新锁进第三只抽屉里,对在鲁卡斯尔夫妇面前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毕竟私自打开人家抽屉上的锁,错误在我。”

“福尔摩斯先生,到现在为止,你也许会觉得我生来就特别注意周围的人和事,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到达铜山毛榉之后没几天,在我的脑海中,就已经可以十分准确地将房子的构造勾勒出来了。我们都住在房子的一侧,而另一侧的房间好像无人居住。

老托勒夫妇住在楼道的一边 ,而与之正对着的另一面是一扇门 ,通过那扇门 ,可以进入房子那无人居住的另一半 ,可惜我从未见过谁打开过那条门 ,门上总是铁将军把守。可是十分碰巧 ,那天我上楼时正好与从那扇门里出来的鲁卡斯尔先生撞了个正着 ,他手上握着把钥匙。他看上去好像特别生气 ,脸涨成了猪肝色 ,眉头紧锁 ,两旁的太阳穴周围暴满了青筋 ,与他往日里和蔼可亲的慈祥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也许是太生气的缘故 ,他飞快地将锁重新挂上 ,几乎是气急败坏地与我擦身而过 ,却是眼睛斜都不斜一下 ,一声不吭。”

“鲁卡斯尔先生的反常自然让我心中的好奇虫又在蠢蠢欲动 ,所以我乘与那小鬼去房子前面的空地上去的当儿 ,绕了个圈子偷偷摸到房子的那边 ,以便我能够看见那些房间的窗户。房子的那一侧共有一排四个窗户 ,其中三个积了灰尘 ,特别脏 ,第四个窗户紧紧地关着 ,连百叶窗也拴上了。十分明显 ,这些窗户已很久没有打扫过了 ,当然也就不会有人用了。然而就在我装作一副漫不经心地来回散步的样子 ,并不时往那些窗子瞟上一两眼时 ,鲁卡斯尔先生向我走来 ,又恢复了平日的和蔼与愉快。

“他见到我就说 :‘假若我若无旁视地与你擦身而过 ,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没有礼貌 ,亲爱的亨特小姐 ,刚才由于被一些事情搞昏了头 ,我想 ,你不会在意刚才的无礼吧。’”

“我当然告诉他我并不会往心里去 ,况且他对我并没有什么唐突之处。由于对那些空房的好奇 ,我忍不住问他 :‘不知我能否顺便提个问题 ? 刚才散步的时候 ,我觉得上面好像有许多房间无人住 ,其中有一扇窗户关得很死。’”

“他的脸上有一丝出乎意料的神情 ,我可以肯定 ,我的问题让他惊讶。”

“‘哦 ,那些房间是用来作暗室用的 ,因为我平时总喜欢拍几张照片玩玩。’他说 ;你瞧 ! 我请到了一位多么留心周围的小姐 ,

不是吗？也许谁都不相信如此留心周围的人竟会是位年轻的小姐，这太难以相信了！’听他的口气好像是在打趣我，可是当我看着他的眼睛时，我发现那绝不是打趣，而是充满了疑问和顾虑，我绝没有夸张。”

“当我知道他们尽力在向我隐瞒着那些房间的秘密时，我心中的好奇更加强烈了，我想，你能理解这种感觉的，福尔摩斯先生。说实话，也许这是一种好奇心，因为我确实与许多人一样对一些被掩饰的东西感兴趣，可是我觉得说成是一种责任感可能更恰当一些，我从内心里认为，如果我找出了这些房间的秘密之后，说不准可以帮上某些人一把。人们都说女人的直觉是敏感而准确的，我想我之所以能有这种感觉，大概也是出于一种直觉吧。无论怎样，这种感觉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我开始时刻注意起那扇门来，想找到一个可以不受任何阻挠着直通而入的机会。”

“机会终于在昨天来临了。还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不止是鲁卡斯尔先生，连同托勒夫妻俩都曾还在那些空房间里忙乎，也不知是干什么。有一次，我无意中看见托勒从那扇门里出来，身上扛着个黑色的大布袋。这段时间，他总是肆无忌惮地酗酒。昨天晚上他又醉得东倒西歪地回来了。上楼的时候，我发现钥匙竟然挂在门上，想都不用想我就可以肯定是他忘了拿了。当时鲁卡斯尔先生一家三口都坐在楼下聊天，这样的机会真是太棒了。我非常小心地用钥匙打开了门，几乎没弄出丁点儿声响，偷偷地溜了进去。”

“在我的前面是一条比较窄的楼道，楼道的墙壁没有粉饰过，地上也没有任何装饰，连地毯也没有。楼道的尽头是一个90度的拐弯，经过拐角处之后，我发现了并排着的三扇门，除了中间那扇其余两扇都大开着。走进门里，房间里空无一物，一片狼藉，光线也很暗，其中一间有一扇窗，而另一间有两扇窗，窗上的灰尘已经堆上了厚厚的一层，本以昏暗的黄昏的光线透过窗而入显得更

加昏暗了。中间的那扇门紧闭着，一根从铁床上卸下来的粗铁棒横在门上，棒的一头扣在墙上的一个环中，另一头则被绑在墙上，光看那碗口粗的绑绳，就知道铁棒的重量了。那扇门原来就带有锁，只可惜钥匙没有挂在上面。毫无疑问，我先前在外面看到的那扇连百叶窗都关上了的窗户的这扇加以重障的门是属于同一个房间的。门的下端漏出了一丝光线，看来里面并不是像其他两间那样阴暗。十分显然，房间里开有天窗，可以从上方采光。我一动不动地站在楼道里，正对着那扇门，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扇门，总觉得门的背面那不可告人的十分险恶的秘密。正在这时，房间里传来一阵走动的声音，从门的下端漏出的光线中我隐约可以辨出有个人影在来回晃动。那人影，那声音都让我的心一下子绷得紧紧的，十分害怕。我终于无法再控制住自己了，我转身就拼命地跑，总觉得身后有一只十分恐怖的大手要抓住我的裙襟。我在楼道中一阵疯跑，冲过那道门，撞进了鲁卡斯尔先生的怀里，看来，他在外面等很久了。”

“‘我猜的没错！’他笑了笑，十分轻松地说，‘真的是你！我一看见门没锁上，就知道你进去了。’”

“‘太恐怖了！我都快吓死了！’我惊魂未定，仍然上气不接下气。”

“‘亲爱的亨特小姐！我年轻的亨特小姐！你为什么怕成这样？你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啊？我亲爱年轻的亨特小姐？’福尔摩斯先生，你根本无法想像他的态度是多么的亲密，多么的温柔。”

“他的那副神态、那种口气与哄逗一个小孩无异。他简直做得太夸张了，我已经时时刻刻对他有了戒心。”

“我回答他说：‘我真是蠢到家了，竟然会跑到那些空房子里去！你不知道，那里是那么阴暗，那么的凄凉，这太可怕了！我吓得转身就跑。真的，里面就像死一般的沉寂，太恐怖了！’”

“他用严厉的眼光盯着我，‘难道仅仅只有这么一点吗？’”

“‘这还不够吗？你以为还有什么呢？我真不懂！’”

“‘比如说这扇关着的门，你觉得怎么样呢？’”

“‘这扇门又有什么呢？’”

“‘我把它锁上，就等于挂上“闲人免进”的牌子，你懂吗？’他仍然保持着那平和慈祥的微笑。”

“‘如果我早就知道的话，我绝对……’”

“‘现在行了，你已经了解了！你要是再闯了进去……’他忽然顿住，挂满笑容的脸转眼之间就已变成了一张狰狞的魔鬼的脸，眼睛鼓鼓地瞪着我，我会让你尝尝獠犬牙齿的滋味！’”

“当时我已经吓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估计我是逃似地从他身边冲回了卧室。我真的记不清当时的情形了。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在床上了，全身还在因惊吓而不停地颤抖。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你，福尔摩斯先生。我真的没有办法继续住在那儿了，如果没有人能够给我帮助的话。我对那里的一切充满了恐惧——先生、夫人、佣人、还有那个小鬼——一想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的心中就会充满恐惧。要是你们能够跟我去铜山毛榉，那简直就是最好不过了。其实，我完全可以从那所房子中搬出来，躲得远远的，可是我的好奇打败了我的恐惧。我马上作了决定。我必须给你拍一份电报，让你知道这些事情。于是我重新镇定下来，戴好帽子，穿好大衣，走了大约半英里的路程去邮局给你发电报，做完这些，走在回去的路上，心里踏实多了。可是，走近那栋房子时，心中的恐惧又重新涌了上来，生怕撞见那只凶猛的恶狗。随即我又想起托勒已经醉得稀里糊涂了，而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除了他没人能够让那只恶狗听话，别人是不敢贸然将它放出来的。于是我壮起胆子走了进去，庆幸的是，十分顺利。当我躺在床上，想到明天就可以与你们见面了，心中特别兴奋，在床上折腾了大半个晚上。今天早上，

他们一点都没有刁难我就放了我的假 ,准许我到曼彻斯特来 ,可是 我必须向他们保证我会在三点以前回去 ,因为他们今天晚上有个应酬 ,必须外出 ,而小孩却不能无人看管。好了 ,福尔摩斯先生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说给你听了。你如果能够说出这所有的事情是为了什么的话 ,我肯定会惊喜若狂的 ,而且 ,现在最重要的是 ,下一步我要做些什么呢 ?”

听完这颇为古怪的故事 ,我和福尔摩斯都有点迷糊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手插在手衣兜里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一脸的严肃和深不可测。

“托勒到现在还是醉得不省人事吗 ?”他问道。

“对。我还听见他妻子在向鲁卡斯尔太太抱怨说 ,她对托勒一点辙都没有。”

“这太好了 ,鲁卡斯尔夫妇俩今晚都会去应酬 ?”

“没错。”

“在铜山毛榉你能找到一间地下室和一把牢固的锁吗 ?”

“当然 ,那间用来藏酒的地窖不就是现成的地下室吗 ?”

“亨特小姐 ,听你说完事情的所有过程 ,我不得不承认 ,你是一位十分有胆量且十分聪明的姑娘。那你是否愿意去做一桩非常不一般的事情呢 ?当然 ,若非我认为你的确出色到足以胜任的话 ,我是绝口不会提的。”

“我当然要做 ,是什么事情呢 ?我该做些什么呢 ?”

“我俩会在七点准时到达铜山毛榉。那时 ,鲁卡斯尔夫妇肯定已经不在家了 ,而托勒 ,相信他也不会清醒多少。我们所要防备的只有托勒太太了 ,因为她也许会报警。你不防支使她去地窖里去弄些东西 ,然后趁机把地窖的门锁上 ,那我们就可以放手进行这件事了。”

“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太棒了 !那么就由我们来将这件事的真正内幕公布于天下

吧！毫无疑问，对于这件事，只有一个可能，那就你被聘任并非为了照看孩子，而是为了造成某个人在家的假像，而真正的那个人却被关在那间设置了重重关卡的房间里，我想你们不会对这个推断有任何疑问的。而被冒充的那个人与鲁卡斯尔先生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目前所知的一些情况来看，我估计就是他的女儿——艾丽丝·鲁卡斯尔小姐，而鲁卡斯尔先生却告诉你，她因为与后母不合去了费城。而你之所以被鲁卡斯尔先生以高薪聘任，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你的身高、体形和甚至头发的颜色、光泽都与艾丽丝十分相。可是由于她曾经因为某些病痛而剪短了头发，所以鲁卡斯尔先生一再坚持要你留成短发。谁知道竟会让你在无意之中发现艾丽丝的那把头发。而那个曾在公路上张望的男人也很可能将你当作了艾丽丝，他也许是艾丽丝以前的好朋友甚至说不准是她的情人。鲁卡斯尔先生确实很精明，他因为你与艾丽丝的相像而选中你，又事先订下仪式，让你不得不穿上那本属于艾丽丝的衣服，又讲出许多笑话来逗你笑，以至于那个在公路上将你误认为艾丽丝的男人不得不相信艾丽丝的确没有他在身边也能过得十分愉快，而他的关心也是多余的，毕竟你的外表、你的笑容、你的挥手都足以让他相信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那天晚上你看见的那只獒犬也就是为了避免他进来找艾丽丝。我想，这些事情都是不用我过多地去解释的了，现在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小鬼的脾气。”

“这件事怎么又会扯到了那小鬼的身上？”我觉得难以理解地喊出声来。

“亲爱的华生，身为一名医生，你十分清楚地知道要想对一个小孩的性格作一个全面准确的分析，对于他父母的研究是举足轻重的，那你为什么不认为倒过来研究也是正确的呢？当我想对一对夫妇的性格作一些分析的，往往就是从他们的孩子身上着手的。听完亨特小姐对那个孩子的描述，我们可以肯定他的性格是

绝对的残忍冷酷 ,而且只是为了逞一时之快 ,据我的估计 ,他的这种性格大概得自他那面善心恶的父亲 ,可是也有可能是他的母亲 ,不管怎么说 ,被他们关起来的鲁卡斯尔小姐肯定非常危险。”

听到这 ,我们这位当事人已经按捺不住了 ,“没错 ! 福尔摩斯先生 ,你的种种推断肯定都是正确的。这许多的事情连起来一想 ,使我不得不佩服你的判断力 :行了 ,我们不能在这浪费时间了 ,在那房子里还有一位可怜的姑娘等我们去援助呢 !”

“可是我们必须十二分地小心 ,毕竟我们的对手决非一般的人 ,而是一个十分有心机的家伙。七点钟以前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 ,七点一到 ,我们就会出现在铜山毛榉的 ,只需稍费时间我们就能让谜底公布的。”

我们一向十分守信 ,七点整一分不差地到达了铜山毛榉 ,并在公路旁的一家小旅馆下了马车。在夕阳昏黄的光线下 ,铜山毛榉的黑叶反射出点点金光犹如刚被擦拭干净的金属。所以我们几乎不用问路就找到了那栋房子 ,亨特小姐正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待着我们 ,满脸的笑容。

“你已经将我告诉你的事情都做好了 ,是吗 ?”福尔摩斯说。

恰好这时 ,我们听到了很响的撞什么东西的声音 ,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亨特小姐连忙解释道 :“托勒太太正在地窖里发脾气呢。托勒先生仍然醉得死睡 ,摊在厨房的地毯上 ,你一进屋就能听到他的鼾声的 ,这是我从他身上取下来的钥匙 ,鲁卡斯尔先生钥匙串上有的这都有。”

福尔摩斯接过钥匙 ,十分兴奋地喊道 :“你的确干得出色 ! 行了 ,你带路吧 ! 将我们未揭开这件不可见人的阴谋的所有秘密吧。”

我们跟着她上了楼 ,打开了那扇关着的门 ,顺着楼道一直往里走 ,径直到达了那扇装有粗铁棒的门前。福尔摩斯将绑铁棒的粗绳剪断了 ,把那根作为屏障的粗铁杆移开 ,然后用亨特小姐给

他的那串钥匙一个一个地尝试 ,所有的都试过了 ,门还是纹丝不动。门里也没有丝毫的响动 ,四下里一片沉寂 ,福尔摩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希望我们并没有来迟。亨特小姐 ,我想也许你呆在外面等我们会更好一些。好吧 ,华生 ,用你的肩膀顶着吧 ,让咱们碰碰运气 ,也许咱们能进去。”

这是一扇年代已久 ,有点松动的门 ,我们俩一同用力 ,便不费吹灰之力地将门弄开了。我们立即冲了进去 ,可是房间里根本没有人 ,房间里只有一张十分简单破旧的小床 ,一张方寸小桌和一堆衣服 ,天花板上的天窗大开着 ,而那个关在里面的人也不知跑哪去了 ,影都没有了。

“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细节。也许他早就对亨特小姐有了防备 ,而现在他先我们一步将艾丽丝转移了。”

“转移?怎么转移?”

“天窗。不用着急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福尔摩斯边说边爬上屋顶 ,“不一会就听见他大声喊着 ,”我知道了!原来这儿早就准备好了一架长轻便扶梯 ,搭在屋檐上 ,这样子真是绝!”

“可是这好像有点不对劲 ,鲁卡斯尔夫妇出门时 ,扶梯并没有放在那儿。”

“他完全可以半路折回来再将扶梯弄上来 ,他已经说过了 ,他十分奸诈很难对付 ,随时都可能有危险发生的。好像有人上楼来了 ,看来 ,他是来找我们的。华生 ,为了安全 ,你完全有必要将手枪准备妥当。”

他的话刚说完 ,门口就已出现了一个人——很胖但是绝不虚弱 ,十分强壮 ,手里握着一根很粗的木棒。一看到他 ,亨特小姐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地惊叫了一声 ,往后跳去拼命缩着身子紧紧地贴在墙上。可是谢洛克·福尔摩斯却满脸无惧色 ,挺胸往前一站 ,十分平静地看着他。

“你这个混蛋！你把女儿藏到哪去了？！”他问道。

那位突然出现的胖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仔细地看了几眼，然后抬头看了看那敞开的天窗。

他几乎有点歇斯底里地喊着：“你们还来问我的女儿在哪儿？真是贼喊捉贼，你们这帮可恶的贼！现在我终于逮住你们了，你们休想逃掉！你们自己要往我的手心里跳，那就怪不得我了，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的！”他一说完，一转身就拼命往下面跑。

“糟了！他会把那只獒犬放出来的！”亨特小姐猛地想了起来，连忙大声提醒道。

“不用害怕。我带手枪了。”我说。

“快把门带上。”福尔摩斯说，然后我们也拼命往下面跑。我们还在楼梯上，就听见一阵十分凶恶的犬吠声，随后又传来一声尖叫，仿佛忍受着什么剧痛，夹杂着一阵猎犬撕咬东西的声音，我们的心不觉地提了起来，背心只觉得一股凉气直冒了上来。一位颇有点岁数、满脸通红的人从边门里冲了进来，使劲挥着胳膊，走得踉踉跄跄的。

他显得十分着急，使劲喊着：“天啊！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冒失就让狗出来呢？我已经两天没有给它喂过吃的了！快！快！晚了事情可就大了！”

福尔摩斯和我一听到这话，连忙冲出大厅转过墙角，托勒跟在我们后面使劲地跑，我们看到了十分残忍的一幕——鲁卡斯尔先生在地上打着滚，痛苦地惨叫着，而他的喉咙正被一头已经饿得快发疯的硕大的猎狗的黑嘴死死咬着。我赶紧跑上前，瞄准那头猎狗的脑袋狠狠地开了一枪。它抽搐了几下，终于倒在了地上，又尖又利的白牙还深深地插在他那肥得挤出褶皱的颈部。好不容易，我们才将鲁卡斯尔先生从猎狗的利牙下救出来，并把他弄回屋里。虽然他没有死，可是早已血肉模糊，让人看了就恶心。等我们将他安置好在沙发上之后，连忙让早就吓得醉意全无的托

勒去向鲁卡斯尔太太报信。出于医生的本能 ,我竭尽全力想要使他的痛苦轻缓一些 ,大家都围在沙发的周围 ,这时 ,房门被推开了 ,一位高高的个子 ,十分瘦削的妇人进来了。

“托勒太太 !”亨特小姐叫道。

“没错 ,是我。鲁卡斯尔先生回来就将地窖门打开了 ,然后才上楼去跟你们理论的。小姐 ,非常遗憾 ,你将事情瞒住了我。否则 ,我会让你知道真相的 ,你们也不必费那么多的波折了。”

福尔摩斯一听到这话 ,立即非常敏感地盯着她说 ,“看来 ,托勒太太对于这件事了解得最清楚不过了。”

“没错 ,先生 ,我是十分清楚。也许现在是将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了。”

“那太谢谢你了 ,托勒太太。你先坐下来 ,慢慢讲给我们听。说实话 ,对于这件事情 ,我有许多地方不是很明白。”

“在我讲完了之后 ,你就会明白的。本来我可以早一点讲出来的 ,当然 ,如果我不被关在地窖中的话。如果你们打算将这件事交给巡警或法庭处理的话 ,千万别忘了支持你们的还有我。我也是帮助艾丽丝小姐的。”

“艾丽丝在家里总是过得很不开心 ,自从现在这位太太进门时起 ,艾丽丝小姐就总是愁眉不展 ,她在家也不受重视 ,无论什么事情都没有她说话的余地。如果她没有在朋友家与福勒先生一见钟情的话 ,她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据我所知 ,根据遗嘱上的条文 ,艾丽丝小姐有属于她自己的权利 ,可是她生来就不喜与人相争 ,也从不多说一句话 ,所以她从没有跟父亲提过半句关于权利的问题 ,而是任由鲁卡斯尔先生对那些东西作一些决定 ,而鲁卡斯先生也知道只要她与他们住在一块 ,就不必担心她会有什么异议 ,可是如果她结了婚的话 ,她的丈夫决不会对于他的这种掠夺视而不见 ,所以 ,他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女儿的婚事或者让女儿同意婚后一切不变。他让艾丽丝立下字据 ,保证

无论她会不会结婚,他都可以支配她所应得的财产。可是艾丽丝说死也不肯,结果艾丽丝不幸地患上了脑炎,差不多有六个星期之久都在死神的手里挣扎。虽然她后来恢复了健康,可是已经瘦得像芦柴棒,那一头富有光泽的秀发也不得不剪了。尽管如此,她的男朋友仍然是一如以前那样死心塌地爱着她!他对她始终忠诚不渝。”

“我必须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么多的事情,否则,我不可能对这件事作出清楚的结论,而其他的一些事情我想我也能猜出来了,鲁卡斯尔先生为了达到目的,就将艾丽丝小姐关了起来。”

“没错儿,先生。”

“而将亨特小姐从伦敦请来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让福勒先生死心?”

“对,先生。”

“可是福勒先生不相信艾丽丝小姐会让他离开,于是他坚持要找到艾丽丝小姐,就像一名出色的水兵那样坚持到底,他堵住了这栋房子的出口,然后他见到了你,也许用金钱,也许用其他的条件,反正你被他感动了,而且深信你俩的利益是相互关连的。”

托勒太太十分平静地说道:“福勒先生不但没有架子,而且出手十分大方。”

“而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托勒先生才能够不断地得到喝酒的花费,而你只要主人不在家,就会把扶梯搭在房顶上。”

“没错,先生,确实如此。”

福尔摩斯先生说:“实在太谢谢你了,托勒太太。毫无疑问,你已经使我们所有的疑问都不释而解了。我想,村里的大夫和鲁卡斯尔先生就快要来了。华生,我们也应该送亨特小姐回曼彻斯特了,毕竟这里不会有人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的。”

有关于铜山毛榉那座房子的疑团终于都已经真相大白了。鲁卡斯尔先生虽然没有死掉,却也只不过是一个萎靡不振的老头

了 ,如果没有他那忠心体贴的妻子的周到的护理 ,他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老托勒夫妇也都还住在铜山毛榉 ,毕竟他们对于鲁卡斯尔家族的秘密知道得太多了 ,鲁卡斯尔夫妇根本不敢将他们辞去。就在鲁卡斯尔小姐逃出去的第二天 ,她就和福勒先生双双到南安普敦申请到了特许结婚证书 ,正式成为夫妇。福勒先生现在已经是毛里求斯岛的一名政府职员了。而一提到维奥莱特·亨特小姐 ,我就不得不对福尔摩斯这位伙计的表现感到失望。事情弄清楚后 ,她也不再是案子的关键人物 ,福尔摩斯也就将他的好奇一丝不留地撤退了。现在 ,亨特小姐已经在沃尔索尔地区独自管理一所私立学校了 ,我想以她的才能 ,在教育工作上无疑是成绩斐然的。

恐怖谷

警 示

“我认为……”我说。

“不,我认为应该这样做。”福尔摩斯急切地说。

虽然,我这个人还算是很有耐性的,但福尔摩斯如此嘲弄地打断我的话,还是让我难以忍受。所以,我向他正色道:“福尔摩斯,说句心里话,你有时可真够让人尴尬的。”

他陷入了沉思之中,并未理会我的不快。他用手托着腮,面前的早餐一点儿也没动,只是盯着从信封里抽出来的纸条,并把信封举到灯前,细致地观察它的外表和封口。

“笔迹是波尔洛克的,”他若有所思地说,“虽说我以前只见过两次他的字,可我敢肯定这就是他写的。希腊字母 ε 上端写成了花体,这就是他写字的特点。如果这张纸条真是波尔洛克写的,那就是有挺严重的情况了。”

他似乎在喃喃自语,可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对刚才的不快也就不在意了。

“波尔洛克是何人?”

“华生,波尔洛克只是个假名,是一个人的身份的代号。隐藏在其后的是个狡猾多端、捉摸不透的人物。上一封信里,他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说这是个假名,还说若想要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中找到他,那无异于大海捞针,肯定是徒耗力气。波尔洛克是个重要人物,可并不是他本身重要,而是他结交的人非常重要。

想想看，一条鲭鱼和一条鲨鱼，一只豺狼和一头狮子在一起——一个本身并不凶险的东西和一个凶险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那凶险的东西会变得更加险恶难测。华生，他就是这样一个家伙……对了，你听说过莫里亚地教授吗？”

“那是个犯罪手段非常高明的家伙，在贼党中的名声就像……”

“别说外行话，华生。”福尔摩斯不同意地咕哝道。

“我的意思是，他就像在公众中一样籍籍无名。”

“不错！你真是机智过人！”福尔摩斯嚷道，“想不到你说起话来还真有那么点机智幽默的味道呢。华生，这我可得小心点。但是把莫里亚地称为罪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属于公然诽谤。想想，巧妙之处就在这儿——他是从古至今最大的阴谋家，是所有罪恶的策动者，是黑社会的头儿，是可以操纵民族命运的人物，却受到了大众的普遍认可，没有人指责他，他总是表现出与人为善，忏悔自我的样子，他的这种行为博得了人们的敬重。就凭你刚才说的几句话，就足可以让他把你拖上法庭，罚上你一年的年金，作为弥补他名誉受损的赔偿费。他不就是因《小行星力学》一书而扬名的作者吗？这部书已经达到了纯数学的罕见水平，据说科学界没人能提出非议。他那样的人，是可以毁谤的吗？造谣中伤的医生和无辜受侮的教授——这就是你们将分别得到的称号！华生，他可真是位天才呢！不过，只要那些虾兵蟹将威胁不了我，我们终有一天会胜利的！”

“希望能见到那一天，”我激动地大声说，“可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波尔洛克……”

“对啦，波尔洛克正是那个链条中的一环。他离那个凶恶的怪物已经不远了。波尔洛克这一环并不牢固——咱俩私下里可以这样说——而且，据我推断，他是链条中惟一的薄弱环节。”

“可一环不牢，整个链子就不会牢固。”

“正是如此 ,亲爱的华生。因此 ,这个波尔洛克非常关键。他还有一点未泯灭的道义感 ,况且我给他寄过去一张十镑的钞票 ,这点物质刺激让他接连两次寄来有用的情报。这可以让我事先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 ,而不至于在事发后去惩治罪犯。我相信 ,如果我们手头有密码 ,就能破解那张纸条的内容。”

福尔摩斯在空盘子里把纸铺平 ,我站起身来 ,在他身后低头注视这些奇怪的数码和文字 ,它们是按以下顺序排列的 :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

26 BIRLSTONE 9 47 171

“福尔摩斯 ,从这些数字 ,你能看出什么呢 ?”

“显然 ,它是来传递秘密消息的。”

“可没有密码本 ,这些密码一点用也没有。”

“在这种情形下 ,它的确没有用。”

“你说‘在这种情形下’是什么意思 ?”

“因为有些密码在我看来 ,就如同读报纸通告栏里的东西一样一目了然。对人的智力来讲 ,那些简单的东西只让人感到有趣 ,却不感到厌烦。这回的情形不同了 ,这堆密码显然指的是某本书中某一页上的某些词。如果不告诉我到底在哪本书哪一页上 ,我就毫无办法了。”

“可为什么会有道格拉斯(DOUGLAS)和伯尔斯通(BIRLSTONE)这两个词呢 ?”

“显而易见 ,那本书中没有这两个词。”

“可他为什么不指出是哪本书呢 ?”

“亲爱的华生 ,你拥有大家引以为豪的聪明才智。用你的聪明脑袋想一想 ,肯定也不会把密码信和密码本装在同一个信封里吧 !因为如果信件投错的话 ,事情就暴露了。我猜第二封信就该到了 ,如果里头没有解释文字或原书 ,那才叫怪呢 !”

果然不出福尔摩斯所料 ,不出几分钟 ,小仆人毕利送来了我们所期望的那封信。

“笔迹一致 ,”福尔摩斯拆开信封时说 ,“而且 ,居然还签上了名 ,”他展开信纸时高兴地说 ,“华生 ,这下咱们就有办法了。”可是 ,他读完信后 ,眉头又紧锁起来。

“唉 ,真让人大失所望 ,华生 ,我担心咱俩的期望要落空了。不知道这个波尔洛克有没有遭遇不测。”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

这件事我不想再干了。这太危险了 ,他已经对我有所怀疑 ,我看得出来。当我写完通讯地址 ,准备把密码索引寄给你时 ,他突然来了。幸好我把它盖住 ,否则 ,我的处境就会非常不妙。但是 ,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不信任。请你把上次寄去的密码信烧掉吧 ,那对你已经毫无用处了。

弗莱注·波尔洛克

福尔摩斯用手指摩挲着这封信。他坐了一会儿 ,仍然皱着眉 ,静静地凝视着壁炉。

过了好半天 ,他才说 :“或许没什么 ,只是他心虚。他觉得自己是个叛徒 ,所以认为别人的眼神中有责备之意。”

“我想 ,波尔洛克所指的就是莫里亚地教授吧。”

“不错。他们那伙人无论谁提到‘他’ ,都明白指的是谁。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听命于‘他’。”

“可是他又能怎么样呢 ?”

“嘿 ,这个问题可不小呀 !如果你的对手是欧洲第一流的智囊 ,而且他有黑社会撑腰 ,那就保不准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总之 ,这个波尔洛克是被吓住了 ,只要对照前后两封信的笔迹就看得出来——前一封信是那人来之前写的 ,所以清晰有力 ,而这一封信

就明显潦草了 ,甚至难于辨认。”

“可他又何必写这封信呢 ?他不管不就完了吗 ?”

“可他怕这样一来 ,我们会追问他 ,找他的麻烦。”

“嗯 ,”我说 ,“是这样” ,我拿起写满密码的纸 ,皱着眉仔细地看 ,“明知这里头藏有重大秘密 ,却无法破解它 ,这真够让人着急的。”

谢洛克·福尔摩斯推开他一点儿也没动的早餐 ,点燃了烟斗——这是他沉思默想时的伙伴。“我感到奇怪 ,”他把身子向后仰靠在椅背上 ,望着天花板 ,说道 ,“或许你那马基雅维里的才智漏掉了什么东西。我们就单凭推理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波尔洛克编写密码信的蓝本是一本书 ,咱们就从这一点出发。”

“这个出发点可一点头绪都没有。”

“那咱们试着把范围缩小一点。如果我们全神贯注地思考这件事 ,那它也不算是神秘莫测的事了。我们有没有一点线索可以查清此书到底是何书呢 ?”

“似乎没什么迹象。”

“哦 ,可情形未必就那么糟。这封密码信的开头是一个 534 ,对吧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 :534 是书的页码 ,这样看来 ,这本书很厚。这样 ,我们就有些眉目了。这本书是哪一类的书呢 ?我们可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第二个密码是 C2 ,依你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华生 ?”

“当然是指第二章啦 !”

“我不这么认为 ,华生。你想想 ,既然已经指出了书的页码 ,那指出在第几章也就没必要了。何况 ,到了 534 页还在第二章 ,那第一章也未免太长了。”

“代表第二栏 !”我叫道。

“不错 ,华生。今天早上 ,你的反应真够敏捷的。如果这不代表栏数的话 ,那我们的路子就错了。所以现在你想想 ,假设有本

很厚的书，它分两栏排印，而且每栏还很长，因为密码数标到了293。我们的推理是否已到顶端了呢？”

“看起来的确如此。”

“你错了，亲爱的华生，你太低估自己的能力了。开动脑筋再想想，让你的智慧的火花再次迸射！这本书如果是本不常见的书，他肯定早就把它寄过来了。在他的计划受阻之前，他没有寄书过来，而是想写信把线索寄过来——从他的信中看来是如此。这些是不是足以说明，此书是一本常见的书呢？他有一本，并且认为我也应该有。反正，这本书肯定很平常。”

“你的分析听起来的确很有道理。”

“因此，我们的范围又缩小了。这是一本并不难得到的书，很厚，并且分双栏排印。”

“《圣经》！”我非常得意地喊了出来。

“好，华生！可是，恕我不敬，这还不够好。我不能想像莫里亚地的党徒会有《圣经》一书。更何况，《圣经》的版本如此之多，很难设想两个版本的页码相同。这本书应该是版本统一的，他的书的534页和我的书的534页是一致的。”

“可符合这种条件的书可不多呢！”

“对，因而这也正好是我们的突破口所在。这样，我们查找的范围又缩小到一本版本统一的、平常的书。”

“萧伯纳的作品！”

“华生，这还是不对。萧伯纳的作品文字洗炼，词汇量有限，因此很难用它来传递普通信息。我看这个大可排除在外。同样，字典也不合适。还有什么呢？”

“年鉴！”

“太棒了，华生！如果这回还说你错了，那可就是我的错了。年鉴，就是年鉴！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惠特克年鉴的条件吧！这本书很常见，书的页数也够，分两栏排印，开始时词汇很简单，但

我记得到结尾时就很啰嗦了。”福尔摩斯从写字台上拿起这本书来，“第 534 页，第二栏，这一栏的确够长的，讨论的是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华生，你记一下，第十三个字是‘马拉塔’，这个开始可不太好，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政府’，尽管这个字与莫里亚地扯不上太大关系，但也不至于全无意义。来，我们试试吧！马拉塔政府——哎呀，下个字是‘猪鬃’，这可不成了，华生。咱们失败了！”

福尔摩斯说这话时用的是开玩笑的口吻，可他颤动的浓眉却显露了他内心的恼怒与失望。我也非常失望，抑郁地坐在那儿，注视着炉火。突然，一声惊喜的欢呼打破了沉默。福尔摩斯迅速奔向书橱，从里面又拿出一本黄色封皮的书来。

“华生，我们上了时新的当了！”他大声说，“我们讲求时效，结果却吃了亏。瞧，今天是 1 月 7 日，我们很及时地买了本新年鉴，可波尔洛克极有可能是按旧的年鉴来编密码的。如果他能完成第二封信，一定会告诉我们。来，让我们看看旧年鉴上的 534 页上都有些什么。第十三个单词是‘there’，这就很有戏了。第一百二十七个单词是‘is’，连起来就是‘there is’，”福尔摩斯读到这儿时激动地两眼放光，他挨个数着单词，手指都颤动起来了，“‘danger’太妙了！华生，你赶紧记下来。‘there is danger - may - come - very - soon - one’（危险很快就要到来），接下来是‘Douglas’，再接着是‘rich - country - now - at - Birlstone - House - Birlstone - Confidence - is - pressing’（确信危险很快就要降临到伯尔斯通村的伯尔斯通庄园的富绅道格拉斯身上）。华生，你看，纯推理的成效如何？如果鲜货店有桂冠可供出售，我一定会让毕利去买一顶来。”

福尔摩斯念的时候，我已经把它大致记在了一张大页书写纸上。我聚精会神地看着这行文字。

“他用这种办法来表达，真够别扭的。”我说。

“不过，他干这个也颇费了点心思呢！”福尔摩斯说，“要在这

栏文字里找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你的意思 ,可不是那么容易呢 ! 因此 ,有些空缺得靠收信人用智慧去填补。这封信的意思还算明白 ,大致是说有些恶魔正和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作对。这个人是富有的乡绅。他找不到 ‘ confident ’ (确信) 。一词 ,因而就用了与之接近的 ‘ confidence ’ (信任 ,信心。) ,看来情势已经相当紧迫了。瞧 ,咱们的分析还挺像那么回事呢 !”

福尔摩斯就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样 ,虽然有时候会为没有达到自己所追求的高标准而失望 ,但对卓有成效的工作还是会感到一种并不带私人偏见的喜悦。当毕利推门进来时 ,福尔摩斯还在为自己刚才的发现而窃喜呢 !

毕利领进来一个人 ,此人是苏格兰警官亚历克·麦克唐纳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时 ,他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大的名声。那时他还很年轻 ,但因为处理的案子都很出色 ,因而在侦探界很受青睐。他身强体壮 ,精力过人 ,头盖骨巨大 ,眼睛炯炯有神 ,显示了敏锐的洞察力 ,那两道浓眉也闪现出某种机敏。他平常寡言少语 ,办事绝不马虎 ,个性也很强硬 ,说话带有浓重的阿伯丁人的口音。

福尔摩斯帮他办过两个案子 ,都很成功。福尔摩斯并没有得到什么额外的酬劳 ,只是从中享受用智慧解决问题的快乐。这个苏格兰人对福尔摩斯这个业余的同行敬重有加 ,每有疑难 ,必来请教。平庸之人往往看不出别人比自己高明在哪里 ,聪明人却能很快鉴别出谁有才干。麦克唐纳很有才识 ,他明白向福尔摩斯求教一点儿也不丢脸 ,因为无论是在才干上和经验上 ,福尔摩斯都称得上是无人能敌的侦探了。福尔摩斯并不善交际 ,但对这个魁梧的苏格兰人却不厌恶 ,他见到麦克唐纳时 ,总是笑咪咪的。

“你来得可真早 ,麦克先生 ,”福尔摩斯说 ,“愿你一切顺利。不过又发生了什么棘手的案子吧 !”

“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你不说 ‘ 恐怕 ’ ,而说 ‘ 但愿 ’ ,倒更合理些。”麦克唐纳警官微笑着说 ,“早上喝口酒可以驱掉寒气。谢

谢你 ,我不抽烟 ,我得忙着赶路。你应该很清楚 ,案子发生后 ,开始的时间是最宝贵的。这个.....这个..... ”

警官停了下来 ,惊讶地看着桌上那张记下密码内容的纸。

“道格拉斯 !”他口齿不清地说 ,“伯尔斯通 !这是怎么回事 ,福尔摩斯先生 ? 难道真和变魔术一样神奇吗 ? 你怎么知道这两个名字的 ?”

“这是华生医生和我无意中从密码信中得到的名字。难道这两个名字出了什么问题吗 ?”

警官惊得目瞪口呆 ,迷惑地望着我 ,又望着福尔摩斯。“事情是这样的 :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今天早上被人杀害了。”

福尔摩斯的分析

这是个极其戏剧性的时刻 ,我的朋友就是为此而生的。可此时的福尔摩斯似乎并未感到吃惊 ,连一点儿激动的表情也没出现。他的性情中并不存在残忍的成分 ,可由于他的职业使他常能碰上让人兴奋的事 ,福尔摩斯已不自觉变得冷漠起来。尽管如此 ,他的睿智却丝毫不减。我已经被警官带来的消息震惊了 ,并感到恐惧 ,可福尔摩斯却面不改色 ,他显得极为镇定、沉着 ,就像一个化学家注视着饱和溶液里结晶体慢慢分离一样。

“这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他说。

“可你似乎并不惊诧啊 !”

“麦克先生 ,这件事只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并非吃惊。事先我已从一封重要的密码信中得知某人正处于危险之中 ,而不出一个钟头 ,我就被告知这个危险已成为现实 ,那人死了。对此 ,我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 我只是更加关注此事。”

于是 ,他向警官讲述了信的由来和密码的内容。麦克唐纳双手托着下巴坐着 ,他那褐色的眉毛紧蹙着。

“今天早上我要赶往伯尔斯通，”麦克唐纳说，“我来就是问两位是否愿意和我一道去。不过，从你刚才的话来看，我们去伦敦似乎更好些。”

“我并不这么认为。”福尔摩斯说。

“这可就奇怪了，福尔摩斯先生，”警官嚷道，“就在这一两天，报上就都会登上‘伯尔斯通之谜’了。可是，既然伦敦有人在案发前就得知此事了，这还称得上是谜吗？我们只要抓住写信的人，那问题就解决了。”

“你说得不错，麦克先生。可你又怎样能抓住这个化名为波尔洛克的人呢？”

麦克唐纳把信翻过来看看，说：“信是从坎伯韦尔寄来的，这一点应该很有用。名字是假名，这的确是个问题。可是你不是说曾寄钱给他吗？”

“是的，寄过两次。”

“寄到哪儿？”

“坎伯韦尔邮局。”

“你没有想办法去看看取钱的人是谁吗？”

“没有。”

警官一脸诧异，问道：“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一向讲信用。他第一次来信时，我就已经答应不去追踪他。”

“你认为他幕后有人，是吧？”

“不错。”

“就是你曾经提过的教授，对吗？”

“正是此人。”

麦克唐纳警官微微一笑，向我瞥了一眼，眨着眼皮说：“实不相瞒，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民间犯罪调查部都认为你对这位教授有些成见。我曾亲自调查过此事，可此人看起来学识渊博、德高

望重啊！”

“很高兴你们能赏识这位天才了。”

“由不得人不钦佩啊！听你讲了对他的看法后，我决定亲自去看看。我和他谈了好半天关于日蚀的问题，我也忘了怎么会讲到那上面去，但他只拿了一个反光灯和地球仪，就把原理讲得清清楚楚。他借给我一本书，不过不怕你见笑，我虽在阿伯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有些还是看不明白。他面容消瘦，神情严肃，就像一个正统的牧师。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好似一个父亲在儿子走上冷漠险恶的社会之前为他祝福。”

福尔摩斯格格地笑了起来，他搓着手说道：“太好了！真是妙极了！亲爱的麦克唐纳老兄，你说说，这次饶有兴味、难以忘怀的会谈是在教授的书房里进行的吗？”

“对。”

“一个很精致的房间，是吗？”

“是的，非常华丽。”

“你坐在他写字台的对面吗？”

“不错。”

“太阳光正好射着你的眼睛，而他的脸正好在暗处，对吗？”

“哦……我见他的时候是在晚上，可灯光却照在我的脸上。”

“嗯。你有没有注意他座位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画？”

“这个我不会放过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本领还是从你那儿学到的呢！那儿确实有一幅画，画面上是一个双手托头的青年女子，眼睛斜睨着。”

“那幅油画的作者是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

警官极力做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福尔摩斯的左手指尖顶着右手指尖，仰靠在椅背上，接着说，“他是一位法国画家，在1750年到1800年之间盛极一时——当然这是对他的艺术生涯来说。同时代的

人对他的评价相当高，而现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警官对这番话似乎并不太理解，他困惑地说道：“我看咱们还是谈谈……”

“我们谈的正是此事啊，”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说，“我所说的都与伯尔斯通一案有很直接、很重要的关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是案件的关键呢！”

麦克唐纳看着我，似乎想要得到我的帮助。他有些尴尬地说：“福尔摩斯先生，对我来说，你的脑子转得太快了，你省略了几个环节，我就跟不上了。难道这个死去的知名画家与伯尔斯通事件有什么关联吗？”

“所有的知识对侦探来说都派得上用场，”福尔摩斯说，“1865年时，格罗兹的一幅题名为‘牧羊少女’的画，在波梯利斯的拍卖价达到了一百二十万法郎，合英镑也超过了四万。这件事虽小，也能引人思索呢！”

警官果真思索起来，并仔细地谛听着福尔摩斯的讲述。

“你得注意几个问题，”福尔摩斯接着说，“教授的年薪是七百镑，这一点可从几本可靠的资料判断出来。”

“那他怎么能买得起……”

“这正是问题所在！他怎么能买得起呢？”

“这的确让人怀疑，”警官若有所思地说，“这听起来太奇妙了，福尔摩斯先生，很有意思！”

福尔摩斯微笑了一下。当受到别人由衷的夸赞时，他总是感到很舒服——这可以说是他作为真正的艺术家的表现。他问道：“去伯尔斯通的事怎么办呢？”

“还有时间呢，”警官看了下表说，“门外有辆马车等着，到维多利亚车站至多二十分钟。可提到这幅画，福尔摩斯先生，你似乎说过从未曾见过莫里亚地教授啊！”

“不错，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那你如何知道他书房里的情况呢？”

“噢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的书房我去过三次 ,有两次是借故等他 ,可不等他回来 ,我就走了。另外一次的情形 ,我就不便对一个官方探员讲了。就是那一次 ,我擅自翻动了他的文件 ,虽然只是很匆促地浏览 ,但结果却颇让我吃惊。”

“怎么 ,你发现了可疑的东西吗？”

“恰恰相反 ,我什么也没找到。按理说 ,莫里亚地能买下这么一幅贵重的画 ,一定很富有。他哪来那么多的钱呢？他没有成婚 ,弟弟只是英格兰西部的一个车站的站长。他当教授的年薪是七百镑 ,却拥有一幅格罗兹的油画。”

“你的意思是……”

“根据推理 ,结论不言自明。”

“你是指他拥有丰厚的收入 ,却不是通过正常渠道取得的。”

“正是如此 ,我还有别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许多可疑点都指向毒网的中心 ,而那只老毒虫还纹丝不动地趴在那儿。我只提一下格罗兹的画 ,因为这是你见到过的。”

“不错 ,福尔摩斯先生 ,你刚才的话有趣极了 ,非常之妙。只是 ,你要是讲得更明白一点就好了 ,他的钱到底从哪儿来呢？他伪造钞票还是私铸硬币？或者 ,他从事偷窃？”

“你看过关于乔纳森·怀尔德的故事吗？”

“这名字听起来倒很耳熟 ,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吗？我对侦探小说里的人物可没什么兴趣 ,他们做的事总是让人费解。那些神机妙算都有些离谱 ,算不得是实际意义的办案。”

“乔纳森·怀尔德不是侦探 ,也不是小说中的人物 ,而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 ,生于上个世纪至 1750 年左右。”

“那谈论他就没多大意义了 ,我这个人挺务实的。”

“麦克先生 ,你这辈子切实要做的事就是闭门苦读三个月 ,每天读十二个小时的犯罪史。什么事情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件事

亦是如此。乔尔纳·怀尔德是推动伦敦罪犯们的人,他凭着精明的头脑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从罪犯们那里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时代的车轮在转,可同一根辐条还会转回来。以往发生过的事,将来还会发生。我告诉你莫里亚地的一两桩事,你会有兴趣的。”

“你所讲的肯定能提起我的兴趣。”

“我无意中发现了莫里亚地链条中的第一环——此链条的一端就是这位罪魁,而另一端则连接着成百的打手、扒手、诈骗犯和招摇撞骗的赌徒,犯下了各种各样的罪行。他们的指挥者是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可法律却拿他和教授没辙。你知道莫里亚地教授给他多少钱吗?”

“你说说看,我很愿意听听。”

“一年六千镑,这就是他费尽心思的酬劳。你应该明白,美国的商业原则就是如此。我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知道这个的。六千镑可比首相一年的收入还多。可想而知,莫里亚地的收入有多大,也可推知他犯罪的规模有多大了。此外,我还有意收集了一些莫里亚地的支票,就是他平常用来支付家用的支票。这些支票是分别从六个银行提取的。对这一点,你有何想法吗?”

“这当然令人生疑啦!可从中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呢?”

“他不想让外人知道他很有钱。可是,我相信他开了不下二十个银行账户。他的很多财产极有可能是存在国外德意志银行或利翁内信贷银行。以后若你有一两年空闲的时间,可以把莫里亚地教授仔细研究一下。”

麦克唐纳对福尔摩斯的分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饶有兴致地听着,几乎入了迷。可是他毕竟保持着苏格兰人的务实之风,因此他马上又把注意力转回现在的案子上来。

“他当然可以把钱存在任何一家银行,”麦克唐纳说,“你说了这么多关于他的轶闻奇事,让我差点把正事忘了,福尔摩斯先生。你要说明的就是那个教授和这桩案子有关联,而这一点你是从那

个波尔洛克的警告信中得知的。我们能否从现在的案情出发来讨论一下呢？”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犯罪动机吧！从你所讲的来判断，这桩凶杀案是极其神秘的，很难解释。假设犯罪的起因如我们所怀疑的，那就可能有两种动机。首先，我可以告诉你，莫里亚地统治他的手下都是铁腕政策，纪律严明。他制定的法律中，处罚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处死。我们可以假设被害人道格拉斯背叛了他的头儿，因此他在劫难逃，而这个消息让另外一个手下知道了。接下来这个人也会受到惩罚，而且大家马上会知道此事。那个头儿的目的就是让他的手下都感到死亡的恐惧。”

“嗯，这的确不失为一家之见，福尔摩斯先生。”

“另一种推测是就像以往一样，这桩惨案是由莫里亚地制造出的，他从中收取利益，那儿遭到抢劫了吗？”

“好像没听说有这么回事。”

“噢，那么第一种假设就不太可能了，第二种假设就较贴近现实。也许别人许诺让莫里亚地获得部分赃物，因此他参与了策划此事。另一种可能是他得到一大笔钱来导演这起谋杀。这两种假设都有可能成立，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甚或还有综合的第三种情况，去伯尔斯通跑一趟是免不了的。这个对手我太了解了，他绝不会留下蛛丝马迹，让别人追查到他那儿。”

“这么说，我们非要去伯尔斯通不可了！”麦克唐纳从椅子上跳起来，嚷道：“呀，时间已经不早了。先生们，你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整理一下。”

“那就够了！”福尔摩斯跳起来，脱下睡衣，换上外套，说道：“麦克先生，咱们上路之后，你再把所有的情况细细道来。”

“所有的情况”说来并不多，但是却可以看出，这是个值得专家细致研究的案子。福尔摩斯在倾听细节时，面有喜色，不断地搓着那双细瘦的手。经过几个星期的无所事事，现在终于有事可

做了 ,出现了一个可以让福尔摩斯一展所长的机会。他的过人的才能 ,正如其他一切特殊的禀赋一样 ,如果失去了展示的机会 ,就会变得让它的主人厌烦。再敏锐的脑子 ,若长期不转 ,也会生锈不灵了。

谢洛克·福尔摩斯终于碰到了需要他出马的案子 ,禁不住激动起来 ,他两眼放光 ,面孔通红 ,神采飞扬。他坐在车里 ,身子前倾 ,全神贯注地听麦克唐纳扼要地讲述案情。这桩案子正等着我们到苏塞克斯去解决。警官说 ,他所讲述的是依据一个草就的报告 ,而这份报告是清晨送牛奶的火车捎过来的。地方官怀特·梅森是他的朋友 ,在其他地方的人需要他们帮忙时 ,麦克唐纳总要比苏格兰场早收到通知。这桩案子似乎一点头绪都没有 ,因而有待大城市的专家来办理。

“亲爱的麦克唐纳警官(他念的信上如此称呼):

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私人信件 ,送到警署的有公文 ,你坐早上哪趟车到伯尔斯通来 ,请通知我一声 ,以便我去接你。如果我有事不能亲自前往 ,会派人去接。这个案件非同一般 ,请你尽快赶来 ,不要耽搁。如果你能请到福尔摩斯先生 ,那就两个人同来。他将发现一些令他满意的事。如果其中没有一个死者 ,我们会认为全部案子都戏剧性地解决了呢。嘿 ,要说这个案子也真是不寻常啊!”

“你的朋友似乎并不愚蠢。”

“先生 ,要我说呀 ,怀特·梅森可是个精力旺盛的人。”

“嗯。你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

“我们遇到他时 ,他会把案件详情都告诉我们。”

“那你是怎么得知道格拉斯被谋杀一事的呢?”

“随信寄来了正式报告。报告上没有用‘惨遭’这样的字眼 ,因为正式公文中不允许这样用 ,因而只说被害者叫约翰·道格拉斯 ,是被火枪射中头部致死的 ,作案时间大约是昨晚午夜时分。

另外,虽然此案显然是谋杀案,却还没有逮捕任何人,这桩案子太扑朔迷离了。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全部情形。”

“好吧,麦克先生,如果你不反对,咱们就谈到这儿。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过早下结论,有百害而无一利。目前我们只能确定两件事:伦敦的一个天才与苏塞克斯的死者,咱们要调查的就是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伯尔斯通的惨剧

现在我们暂且把非重要的人物置于一边,来描述一下我们到达案发地点之前的情形——这些是我们事后才得知的。读者是有必要了解一下相关人物及他们的背景的。

伯尔斯通是位于苏塞克斯郡北部边缘地带的一个小村庄,有一片古老的砖木结构的房屋,几百年来一直如此。由于它风景优美,地理位置不错,近些年不断有富户迁居到这儿来。在四面郁郁葱葱的茂林中,他们的别墅依稀可见。这些丛林被当地人认为是维尔德大森林的边缘,大森林一直延伸到北部白垩丘陵地,树木才逐渐变得稀少。因为人口渐增,小商店也应运而生。伯尔斯通的前景可观,有望从一个古老的小村落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镇。伯尔斯通是一大片农村的中心,因为离此十英里至十二英里远,向东延伸,有一个最邻近的重要城镇滕布里奇韦尔斯市,位于肯特郡的边区。

伯尔斯通庄园是坐落于离村镇半英里远的一个古老园林,它以高大的山毛榉树而出名。这幢建筑物历史悠久,有一部分修建于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当时休戈·戴·坎普司在英王赐给他的这个庄园中心兴修了一座小型城堡,可它却在1543年的火灾中被毁。直到詹姆士一世时期,才在城堡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一幢砖瓦房。原来的城堡四角的基石,虽在火灾中被熏黑了,却还是派上

了用场。

庄园的建筑有许多山墙和菱形小格玻璃窗,保留了十七世纪初最初建造时的那种风格。那代表祖先们尚武精神的两道护城河,外河现已干涸,开辟为菜园,内河还保存着,环绕着庄园,宽度仍有四十英尺,深度却只剩下几英尺了。一条小河流过这里,绵绵不绝,虽然水很浑浊,却不像壕沟的死水那么脏。水面离庄园底层的窗户还不到一英尺。

要到庄园里,必须先经过一座吊桥。吊桥的绞链和绞盘本已生锈不能用了,而新来的主人竟有独特的兴致,把它修整好了。因此,吊桥不但又可以使用了,而且实际上每天都朝放晚吊,沿袭了封建时代的习俗。一到晚上,吊桥就吊了起来,整座庄园形同孤岛——这一点和就要轰动英国的案件有很直接的关系。

这座庄园长久没人居住,道格拉斯买下它的时候,它几乎就要塌成一堆让人注意的废墟了。这个家庭只有约翰·道格拉斯夫妇两人。道格拉斯无论是从性情还是从品行上来说,都堪称一个不凡的人。他大约五十岁,下巴很大,脸部线条很粗犷,留着灰白的小胡子,一双灰色的小眼睛显得异常机敏,体形颀长而健壮,敏捷不逊年轻时。他笑容满面,平易近人。但是他的举手投足有些不拘小节,使人感觉他曾经历过苏塞克斯郡下层人的生活。

尽管那些颇有教养的邻居都以一种小心而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但因为他对当地的福利事业慷慨解囊,并参与他们的烟火音乐会和其他盛大集会,同时又拥有受大家喜欢的男高音的圆润歌喉,能应大家的要求放开喉咙献歌,故而他很快被村民们接受了。看样子他很富有,有人说是从开采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得来的。从他和他的夫人的话可以判断,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

道格拉斯的热情大方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再加上他不怕危难,能勇敢地化险为夷,更增添了人们对他的信任。他的骑术水平并不高,不过他几乎应邀参加了所有的狩猎集会,非常积极地

与别人比赛 ,凭着他的毅力坚持不懈 ,竟然也不比别人差了。一次教区牧师的住宅起火 ,本地的消防队员已宣布无法解救的情况下 ,他仍毅然地钻进火窟 ,抢救了财产 ,这使他颇受瞩目。因而 ,道格拉斯到伯尔斯通虽还不足两个年头 ,却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了。

他的夫人也同样颇受人尊敬。按照英国人的风俗 ,外来的人若经过介绍 ,当地人很少会拜访他。不过对性格孤僻的她而言 ,这一点倒也无所谓。她只是一心一意地侍候丈夫 ,料理家务。据说她是个英国女子 ,在伦敦和道格拉斯先生相逢 ,那时候他的前妻已去世了 ,他一个人生活着。她是个漂亮女人 ,身材高挑 ,非常苗条 ,肤色偏深 ,比道格拉斯年轻二十岁。但年龄的差距似乎并不有损于他们美满的婚姻生活。

但是 ,有些了解内幕的人说 ,他们的信任并非那么圆满 ,道格拉斯太太并非不愿多提及她丈夫以前的生活 ,而是她几乎一无所知。少数具有洞察力的人已经注意到道格拉斯太太有时候会精神紧张 ,她丈夫回来得比平常晚时 ,她就开始坐卧不宁。小乡村里什么事都会议论纷纷 ,庄园主夫人的这一特点当然也不会逃过人们的嘴巴。案件发生后 ,这一点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 ,他实际上只偶尔在伯尔斯通庄园住一下 ,但案发时他在场 ,因而也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这个人叫塞西尔·詹姆斯·巴克 ,是汉普斯特德郡黑尔斯洛基市人。

塞西尔·巴克身材高大 ,动作灵活 ,伯尔斯通村的大街上无人不认识他。他常出入庄园 ,是个受欢迎的客人。除了他 ,没有谁知道道格拉斯以往的生活了。巴克虽是英国人 ,却是在美洲与道格拉斯相逢的 ,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巴克看来很富有 ,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单身汉。

他比道格拉斯的年纪要小不少 ,至多四十五岁 ,生得五大三粗 ,腰板挺得笔直。他的脸刮得很干净 ,脸型看上去犹如一个职

业拳击家,他的眉毛浓黑,黑眼睛晶亮逼人,无须有力的双手的帮助,光凭这双眼睛就能破敌。他不喜欢骑马,对狩猎也不感兴趣,只爱叼着烟斗在古老的村子里转悠,或者与主人一起(若主人不在则和女主人一起)在风景如画的乡村里驾车游览。

“他是个开朗、热情的绅士,”管家艾姆斯说,“不过,我可不敢和他争!”巴克与道格拉斯关系密切,与道格拉斯夫人也是如此,可是这却引起了那位丈夫的恼怒,这一点连仆人都察觉到了。这就是惨案发生时的第三个人物。

庄园里另外的人,只要提两个人就够了,一个是管家艾姆斯,他是个刻板严肃、能干而文雅的人,另一个是健康快活的艾伦太太,她帮女主人分担一些家务。庄园里余下的六个仆人就与一月六日晚的案件没多大关系了。

半夜十一点一刻,当地的小警察所就接到了第一个警报。来自苏塞克斯保安队威尔逊警官是这个警察所的主管。塞西尔·巴克急匆匆地撞进警察所,拼命地拉响警钟。他气喘吁吁地报告:庄园里发生了惨案,约翰·道格拉斯被人谋杀了!他又急忙赶回了庄园,几分钟后,大约刚过十二点,警官在向郡当局上报情况后,也赶到了案发现场。

警官到庄园时,吊桥已放了下来,整个庄园灯火通明,举家上下都陷入了手足无措的极度惊慌之中。仆人们面色苍白地挨个儿站在大厅里,管家不知所措地搓着手站在门口,只有塞西尔·巴克还冷静了点,他打开离入口最近的门,招呼警官跟着他进来。村里最活跃和能干的医生伍德也到场了。三个人一同走进惨案发生的房间,惊慌的管家也跟着进来,并随手把门关上,以免让女仆们看到那恐怖的情景。

死者仰躺在屋子中央,四肢张开着,身上穿一件桃红色的晨衣,里面穿着夜服,赤脚穿着毡拖鞋。医生跪在他旁边,把桌上的油灯拿了下来。医生一看受害者就明白他是救不活了。受害者

的伤势非常严重 ,他胸前放着一支模样奇怪的火枪 ,枪管从扳机往前一英尺的地方锯断了。两个扳机用铁丝绑在一起 ,目的是在同时射击时产生更大的杀伤力。射击的距离显而易见非常之近 ,枪管里的火药全部都喷到了死者的脸上 ,他的头也快被轰得粉碎。

乡村警官以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大的案件 ,因而显得惴惴不安 ,没有胆量来承担。“我们在长官来到之前什么也没动过 ,”他惶恐地看着那个骇人的头低声说。

“对 ,什么也没动 ,”塞西尔·巴克说道 ,“所有的东西都和我发现时的一样 ,我发誓。”

“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警官一边掏出笔记本 ,一边问。

“正好是十一点半。听到枪响时 ,我正在卧室的壁炉旁坐着取暖 ,还没有脱衣躺下。枪声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似的 ,不是很响。我赶紧下楼跑到那间屋子去 ,中间也才半分钟。”

“那时门开着吗 ?”

“对 ,是开着的。就像你现在所见的一样 ,不幸的道格拉斯躺在地板上 ,卧室里的灯是亮着的 ,几分钟后 ,我才把灯点上。”

“你看见什么人了吗 ?”

“没有。我听见道格拉斯夫人下楼来 ,就过去拦着她 ,不让她目睹这个惨状。女管家艾伦太太下楼来把她扶走了。艾姆斯过来后 ,我们又进到房间里去看。”

“可吊桥确实整夜都是吊起来的啊 !”

“不错 ,吊桥是我出去报案时才放下来的。”

“那凶手怎么可能逃出去呢 ?不可能的嘛 !道格拉斯先生无疑是自杀身亡。”

“刚开始我们也这么认为 ,可是你瞧瞧这儿 !”巴克把窗帘拉开 ,原来玻璃窗全部洞开。“还有这儿 !”他把灯拿得低一些 ,照到了木窗台上的血迹 ,似乎是长统靴底的印迹 ,“凶手就是从这儿逃

走的！”

“那按你的意思，凶手是趟过护城河逃走的！”

“不错。”

“你说你在案发半分钟后，就赶到了，那么凶手岂不是还在水中？”

“肯定是这样，可当时窗帘遮着，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能发现就好了！随后我听见了道格拉斯太太下楼的声音，于是出去拦住了她，以免她看到这可怕的景象。”

“确实可怕之极，”医生看着被手枪轰裂的头颅和周围的血迹说，“这是伯尔斯通火车通车以来，我所见过的最惨重的事件。”

乡村警官由于见识狭窄，思路封闭，仍注视着打开着的窗户，他说：“你说凶手趟水逃走是正确的。可是，我想问的是，既然吊桥已经拉起来，他又是怎么进入庄园的呢？”

“对，问题就在这儿。”巴克答道。

“吊桥是几点钟拉起来的？”

“快六点钟的时候。”管家艾姆斯说。

“据说，”警官说，“吊桥一般在日落时吊起。在这个季节，四点半太阳就下山了，而不是六点。”

“道格拉斯太太请了客人们吃茶点，”艾姆斯回答说，“客人们还没走，我就不会拉吊桥。我是客人走之后才亲自把它吊起来的。”

“如此一来，”警官说，“假设有外人进来，那一定是在六点钟之前，然后藏到十一点钟，一直等到道格拉斯先生进入房中。”

“不错。道格拉斯先生每晚必在庄园里巡视一圈，临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查看火烛等，保证安全。因此，他走到这儿的时候，那个一直等候在此的人就朝他开枪了，然后扔下火枪，越窗而逃。我推测事情经过就是如此，此外没有更好的解释。”

警官从死者身边拾起一张卡片，上面用钢笔潦草地写着两个

姓名开头的大写字母 V.V. ,下面是数字 341。

“这是什么东西?”警官举起卡片问道。

巴克也奇怪地看着卡片。

“刚才我没发现这个东西,”巴克说,“这肯定是凶手留下的。”

“V.V.—341 这是什么意思呢?”

警官把那张卡片在他的大手掌里来回翻着,说:

“V.V.代表什么呢?应该是人名开头的大写字母。医生,你有什么发现?”

壁炉前的地毯上放着一把坚硬而精巧的大号铁锤。

塞西尔·巴克指着壁炉台上的铜头钉盒子说:

“昨天道格拉斯先生换油画,我看见他站在椅子上把这幅画挂上去,铁锤就是用来钉钉子的。”

“咱们最好把铁锤放回原处,”警官被案子弄得迷惑不解,只好搔着头说:“案情究竟如何,只有头脑敏捷的人才能搞清楚。我看还是把这个案子交给伦敦的警探来办吧!”他举着灯,在屋里缓缓地绕着。

“对了,”警官突然若有所悟地大声说,“窗帘是什么时候拉上的呢?”

“点灯时分,”管家答道,“刚过四点的时候。”

“确定无疑,那人就藏在这儿!”警官把灯又拿低了点,看见墙角有很清楚的长统靴的泥污。

“我确信,巴克先生,这证明你的推断是对的。凶手是在四点至六点之间溜进屋里的,那时窗帘已拉上了,而吊桥还没吊起来。他之所以藏在这儿,或许因为这是他首先看到的房间。他找不到其他的藏身之所,因此就躲在了窗帘后,这是显而易见的。看来他是想进来盗窃财物,但被道格拉斯先生撞见了,因此杀了他,畏罪潜逃。”

“我也这么看,”巴克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干吗还浪费时间

呢？趁凶手还没有走远，咱们赶紧去追才对呀！”

警官思索片刻，答道：“早晨六点之前火车还没有开，因此他肯定不可能坐火车逃走。而且，他是趟水而逃，两腿湿漉漉的，走在街上必引人注意。别人来跟我换班之前，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至于你们，我认为在案情真相揭露之前，也不宜离开。”

伍德先生提着灯检查尸首。

“这个记号是什么？”他问道，“与此案有关吗？”

原来，死者暴露在外面的右前臂的中间，有一个奇怪的褐色印记，是一个圆圈里带有三角形，每条痕迹都是凸起的，衬在灰白的皮肤上十分显眼。

“这不是用针刺上去的，”透过镜片，伍德医生，紧盯着标记说，“这种标记我从未见过。这是烙印，就像烙在牲口上的记号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不明白，但十年来我经常看见他臂上的这个标记。”塞西尔·巴克回答道。

“我也见过，”管家说，“每当主人卷起袖子时，我就能看到这个标记。我至今也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看来这个标记和本案无关，”警官说，“不过倒也蛮怪的。凡是和此案有牵连的都这么怪！哎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管家突然指着死者的手急切地惊叫道：“他的结婚戒指被取走了！”

“什么？”

“噢，是的，是的。主人的左手小指上总是戴着纯金的结婚戒指，上面又套着个天然带金的戒指，中指上是盘蛇形戒指。你看，除了结婚戒指，其他两个都还在。”

“嗯，是这样。”巴克说道。

“你说结婚戒指是套在另一个戒指的下面的，对吗？”警官问道。

“一直是这样的。”

“如此看来 ,不管凶手是谁 ,都得先把天然带金的戒指取下来 ,把结婚戒指摘走 ,再把前一个戒指戴上去。”

“不错。”

可敬的乡村警官摇了摇头 ,说道 :“我说咱们还是赶紧把案子交给伦敦去办。怀特·梅森这个人挺能干的 ,没有办不了的案子 ,他马上就会来这儿帮忙的。我们只好靠他们把案子解决了。不怕人笑话 ,凭我的能力 ,还拿这案子没辙呢。”

黑 暗

苏塞克斯的侦探长在凌晨三点钟时接到来自伯尔斯通的威尔逊警官的急电 ,立即从总部坐轻便马车赶来 ,把马匹累得气喘吁吁的。清晨五点四十分的火车把他的报告送到了苏格兰场。中午十二点钟时他已在伯尔斯通车站等候我们了。怀特·梅森先生好静 ,神色泰然 ,脸色红润 ,胡子被刮得干干净净。他微胖身材 ,穿着宽大的花呢外套 ;两条腿虽有点向里弯 ,但显得非常有力 ,套着带绊扣的高统靴更显得意气风发。可以说他看上去像矮小的农民 ,或退休的猎场看守人 ,或其他什么人都行 ,但怎么也不像地方警署的刑事警官。

“麦克唐纳先生 ,这起案子非常离奇 ,”怀特·梅森反复说 ,“只要消息一传开 ,记者们就会争相前来报道 ,这势必会把现场的印迹弄乱 ,我希望咱们能在这之前就把工作办完。在我的印象中还从没碰到这样的案子呢。福尔摩斯先生 ,我想你会对某些情况感兴趣的——不过 ,也许我弄错了。至于华生医生呢 ,你应该在我们结束工作之前发表一些看法 ,因为医生们总是如此。你们就下榻在韦斯特维尔阿姆兹饭店 ,因为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住了。不过 ,据说那房子还行 ,也不脏。仆人们会帮你们把行李运过去 ,你们

就先随我来吧！”

这个苏塞克斯警官亲切、和蔼，他领着我们走了十分钟，到了旅店。十分钟后，他在休息室里向我们介绍了案子的情况——所有的都如上一章里所述。麦克唐纳时而做些记录，福尔摩斯则如植物学家鉴赏奇花异草一样，带着惊讶和由衷钦佩的神情，极其专注地坐在那儿听着。

“奇特！”福尔摩斯听完之后说，“奇特之极！我平生还未见过像这样奇特的案子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早料到你会这么说了，”怀特·梅森兴奋地说，“看来我们苏塞克斯也跟上时代了。我把到今晨三、四点钟之间从威尔逊警官手里接过此案的情况全部如实告诉你了。我拼死拼活地赶过来，咳，结果呢，我根本用不着这么急急火火的，这儿完全没有我可以插手的地方。威尔逊警官已掌握了所有的情况，我查对了一下，又研究了一番，也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

“噢？你有何高见呢？”福尔摩斯急切地问。

“我仔细地检查了铁锤。当时伍德医生也在旁边帮忙。铁锤上并没有发现施暴的痕迹。我原本想的是道格拉斯先生曾用铁锤做过自卫，这样的话，他把锤子扔在地毯上，会留下印痕。可是，锤子上并没有什么痕迹。”

“这本来就证明不了什么，”警官麦克唐纳说，“许多谋杀案用铁锤作凶器，而铁锤上没留下任何痕迹。”

“不错，这的确不能证明没有使用过它。不过，如果能留下一些痕迹，对我们就有利了，可是却一点儿也没有。我还检查了一下枪支，是一支大号的铅弹火枪。正如威尔逊警官所指出的，扳机被绑在一起，只要扣动后面的一个扳机，两个枪筒就会同时发射。显而易见，这是想把对手置于死地。这支枪被截断了，因而还不足两英尺长，很容易藏在大衣里。枪上没有制造者的全名，只在两支枪管的凹槽里刻有‘PEN’这三个字母，其余的字母则被

截掉了。”

“字母‘P’是花写的大体字，而‘E’、‘N’两个字母较小，对吗？”福尔摩斯问道。

“正是这样。”

“那证明这支枪是美国有名的宾夕法尼亚小型武器工厂制造的。”福尔摩斯说。

怀特·梅森呆呆地看着福尔摩斯，就像小乡村的开业医生看着哈利街的专家一样，专家一句话就会令他豁然开朗，大有所悟。

“福尔摩斯先生，这很有价值。你说得对极了！可是，让我不解的是，你难道记住了全球所有的军火制造厂的名字了吗？”

福尔摩斯挥了挥手，把话题岔开了。

“毫无疑问，这是支美洲火枪，”怀特·梅森接着说，“我好像在书中看到过介绍说美洲的一些地区使用这种截短的火枪。暂且不谈枪管上的名字，我想到一个问题：部分迹象表明进屋杀人的是一个美国人。”

麦克唐纳摇了摇头，说道：“老兄，你想得太远了。咱们还根本没有证据说明有外人进入庄园呢。”

“可是，窗户洞开着，窗台上有血迹，还有奇怪的名片、墙角的长统靴以及这支火枪，这些都作何解释呢？”

“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伪造。道格拉斯先生是个美国人，或者说曾长期呆在美国。巴克先生也同样如此。现场所遗留下来的美国人的痕迹，并没有必要从外面弄个美国人来作解释。”

“那个管家艾姆斯……”

“此人如何？忠实吗？”

“他曾在查尔斯·钱多斯爵士身边干过十年，非常忠心。五年前道格拉斯刚买下这座庄园时，他就来了。他说从来没在庄园里见到过这杆枪。”

“这支枪就是为了便于隐藏才被截断的，因而什么箱子都装

得下 ,他怎么敢发誓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枪呢 ?”

“可是 ,他就是没看见呀 !”

麦克唐纳摇了摇他那具有天生苏格兰人执拗想法的脑袋。

“我还是不认为有外人进入庄园。你仔细想想 ,”麦克唐纳一旦争论输了 ,他的阿伯丁口音就重了起来 ,“假设这支枪是从外面带入的 ,凶手案也是外人干的 ,那么 ,你想想 ,这种假设是什么结果 ?完全不可思议 ,违背常理呀 !福尔摩斯先生 ,我向你提出这个问题 ,请你根据所听到的讲述评判一下吧 !”

“好吧 ,麦克先生 ,你说说你的理由。”福尔摩斯以非常公平的语气说。

“首先 ,凶手并不是因偷窃而杀人。结婚戒指的丢失和神秘的卡片说明这起谋杀是出于个人宿怨。那好 ,凶手潜入屋中 ,蓄意杀人。如果他有点头脑的话 ,一定明白房子四面环水 ,逃跑是很困难的。他会选择什么武器呢 ?你肯定会说他选择世界上声音最小的武器 ,这样他才能在杀完人后 ,越过窗户 ,趟过护城河 ,神不知鬼不觉地逃之夭夭。这是不难想到的。可是他竟然选择声响最大的武器 ,明知枪一响别人就会赶到 ,并极有可能在他没趟完河的时候就把他逮住 ,他会那么做吗 ?福尔摩斯先生 ,你认为呢 ?”

“好 !你的理由很有说服力 ,”我的朋友思索着答道 ,“这的确需要大量的理由来证明。怀特·梅森先生 ,请问你当时有没有立即赶到护城河对岸去查看有无凶手趟水上岸的痕迹呢 ?”

“福尔摩斯先生 ,那儿没有什么痕迹。何况 ,那里都是石头 ,也别想指望能找到痕迹。”

“一点足迹或手印都没有吗 ?”

“没有。”

“怀特·梅森先生 ,你不介意我们现在就动身到庄园去吧 ?那儿没准能找到对我们有用的小线索。”

“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反对去庄园。不过,我希望在去之前让你了解一切情况,如有冒犯之处……”怀特·梅森迟疑地说。

“我和福尔摩斯先生曾联手办过案子,”警官麦克唐纳说,“他行事光明正大。”

福尔摩斯微笑着说:“这是我工作的基本原则。我协助警方办案是为了惩治罪犯,伸张正义。与其说是不与警方合作,倒不如说是警方没有想到同我合作。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他们争功。但是,怀特·梅森先生,我也始终不会放弃独立办案的权利,并且在我认为合适的时机才交出办案结果。”

“你能参与办案无疑是我们的荣幸。只要是与案情相关的,我们都不会向你隐瞒。”怀特·梅森热情地说,“华生医生,请随我来。我们都希望有朝一日在你的书中充当一名角色呢。”

我们沿着古朴的乡村街道走去,街两旁各有一行截去顶梢的榆树。远处有一对古代石柱,但日晒雨淋已使之失去本色,斑驳不堪,还盖满了苔藓。石柱顶上原有一对后脚立起的石狮子,现在已看不出是何物了。顺着蜿蜒的车道往前走不远,四周全是草地和栎树,这种景色只有在英国的乡村才能见到。一个急转弯后,眼前便出现了一片长长的、低矮的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古宅,砖瓦已成暗褐色了。还有一个老式花园,两边都是修剪整齐的紫杉树。走近庄园就看见一座木吊桥和美丽开阔的护城河,河水在冬阳下如水银一般,一平如镜,发着清冷的光。

逝水流年,这座古老的庄园自建成以来,已历经了三百多个春秋,其间物换星移,目睹了几多人世的沧桑变化。奇怪的是,那历史久远的古墙上似乎已显示出犯罪的征兆。那高耸的奇特屋顶、突出的山墙,都很适于掩护可怕的阴谋。看到那阴森森的窗户和窗前灰暗的颜色,以及水流冲刷的惨淡景象,我觉得没有哪里比这儿更适合发生凶杀案了。

“你看那扇窗户,”怀特·梅森说道,“吊桥右边的那一扇,还像

昨晚发现时那样打开着。”

“要想从这扇窗户钻过去 ,倒是够狭窄的呢 !”

“也许那个人并不胖。这一点不需要你来提醒我们 ,福尔摩斯先生。事实上 ,你我都能挤过去。”

福尔摩斯走到护城河边 ,向对面望了望。之后 ,他又检查了突出的石岸和它后面草地的边缘。

“福尔摩斯先生 ,这儿我们已仔细查看过了 ,”怀特·梅森说 ,“什么也没发现 ,没有任何痕迹可证明有人上岸。不过 ,话又说回来 ,他不一定要留下痕迹啊 !”

“是啊 ,他没必要留下痕迹啊 !护城河水老是这么浑浊吗 ?”

“是的。河水流下来时 ,总是带来很多泥沙。”

“河水有多深 ?”

“两侧大约两英尺深 ,中间有三英尺。”

“这么说 ,我们可以排除凶手趟水时被淹死的可能。”

“当然 ,即使是小孩也不会淹死。”

我们走过吊桥 ,前来迎接的是一个形容古怪而又瘦弱的人 ,这就是管家艾姆斯。由于受到了惊吓 ,他显得面色苍白 ,并且不断地打着哆嗦。身材魁梧、满腹心事的威尔逊警官仍守在现场 ,而医生已经离开了。

“威尔逊警官 ,有什么新情况吗 ?”怀特·梅森问道。

“没有 ,先生。”

“行啦 ,辛苦你了 ,你可以回去了。如果有要帮忙的地方 ,我会派人通知你。管家最好等在门外 ,让他去把塞西尔·巴克先生、道格拉斯太太和女管家请过来 ,我们有些问题要问。先生们 ,请允许我先谈谈我的看法 ,然后诸位得出自己的见解。”

这个乡村专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牢固地掌握着事实 ,头脑冷静 ,知识丰富。就凭这些来看 ,他在本行业的发展前途还是很大的。福尔摩斯耐心而细致地听着他的讲解 ,丝毫没有这

位官方解说员所时常流露出的那种厌烦的神色。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 ,此案是自杀还是他杀。先生们 ,你们说呢 ? 假设是自杀 ,那么道格拉斯先生得先把结婚戒指摘下来 ,穿上睡衣 ,走到窗前 ,在窗帘后面的墙角踩上泥印 ,给人造成错觉 :有人在这里等他 ,打开窗户 ,把血迹弄到……”

“当然不会有人这么想。”麦克唐纳说。

“因此 ,我认定这案子不是自杀 ,而是他杀。进一步 ,凶手是内部的人还是外来者呢 ?”

“很好 ,谈谈你的高见吧 !”

“要下结论很难 ,可两种可能必有其一。先假设是庄园内部的一人作案或几人合谋。在夜深人静但庄园里的人并未完全就寝时 ,他们用世界上最奇怪而声音最大的武器杀掉道格拉斯 ,惊动了所有人。而且 ,这种武器以前在庄园里是没见过的。这个解释似乎不是那么合理 ,是吧 ?”

“嗯……不太可能。”

“好 ,庄园里的人说 ,他们不到一分钟就赶到了案发现场。塞巴尔·西克先生自称是第一个赶到的 ,实际上艾姆斯和其他仆人也几乎同时赶到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罪犯竟能在墙角留脚印 ,打开窗户 ,在窗台上留下血迹 ,并摘掉死者的戒指 ,大家认为这可能么 ? 不 ,不可能 !”

“你讲得很在理 ,我倒是很同意你的看法。”福尔摩斯说道。

“那让我们分析一下第二种可能性吧 ! 假设是外来者作案 ,也有很多疑点 ,但并不是那么说不通。凶手在四点半至六点之间潜入庄园 ,即在黄昏和拉起吊桥之间的这段时间。这期间有些客人到来 ,房门是敞开的 ,因而凶手没遇到什么障碍就进来了。他也许只是一般窃贼 ,也许是与道格拉斯先生有私人仇怨。道格拉斯先生在美洲呆了大半辈子 ,而这支猎枪又像是美国的武器 ,那么极有可能凶手是死者的仇人。他溜进了这间屋子 ,因为他最先

看到了它。如果他们之间对过话 ,那也是极短的——因为据道格拉斯太太讲 ,她丈夫离开她没几分钟 ,她就听到了枪响。”

“那支蜡烛也证明了这一点。”福尔摩斯说道。

“对 ,蜡烛是新的 ,烧了还不足半英寸。道格拉斯把蜡烛放在桌上之后 ,才遭到了袭击。要不然 ,他会因遭到袭击跌倒在地 ,而把蜡烛也摔落的。因此 ,他并非刚进屋就被袭击。巴克先生到了这儿后 ,把灯点上 ,熄灭了蜡烛。”

“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好 ,让我们来假想一下当时的情形。道格拉斯先生走进屋 ,放下蜡烛。凶手手拿火枪 ,从藏身的窗帘后走出来 ,向道格拉斯先生要结婚戒指——至于怎么会这样 ,只有老天知道了。道格拉斯先生把戒指交给了他 ,接下来是一场极其可怕的殊死搏斗 ,道格拉斯先生被凶手开枪打死了。搏斗过程中 ,道格拉斯先生可能用过地毯上找到的那只铁锤。案发后 ,凶手扔下枪和那张写着 ‘V.V.341’ 的奇怪的卡片——暂且不管它是什么意思——然后越窗而逃。在塞西尔·巴克先生发现惨案的时候 ,他越过护城河逃掉了。福尔摩斯先生 ,你怎么看 ?”

“你说得不错 ,但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

“老兄 ,你这话太荒唐了 ,简直毫无道理。”麦克唐纳嚷道 ,“不管是谁杀了道格拉斯先生 ,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 ,他用的是其他的方法。他把自己的后路切断 ,这算什么事啊 ?四周静悄悄的是他逃遁的最好掩护 ,他用火枪作案 ,这是演的哪出戏呀 !福尔摩斯先生 ,你说怀特·梅森先生的推论无法让人信服 ,那就让我们听一下你的高论吧 !”

福尔摩斯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静静地聆听着 ,不放过一个字眼。他那双敏锐的眼睛四下里看着 ,双眉紧锁 ,沉思不语。

“麦克先生 ,我想等找到一些事实后再作推论 ,”福尔摩斯跪在死尸身边 ,说道 ,“哎 ,这个伤口真可怕呀 !能不能把管家叫来

一下？……艾姆斯，听说你经常看到你主人前臂上有一个圆圈带三角的奇怪烙印，是吗？”

“是的，先生。”

“你曾听说过别人推测烙印的意思吗？”

“没听说过，先生。”

“这是火烙的印记，烙上去时肯定很疼痛。艾姆斯，我发现道格拉斯先生的下巴上贴着一小块膏药。他活着的时候，你见过吗？”

“是的，这是他昨天早晨刮破脸后贴上去的。”

“以前他经常刮破脸吗？”

“很长时间没有这样了，先生。”

福尔摩斯说道：“这该研究一下。也许这只是个巧合，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有点不安，已经预感到潜伏着危险。艾姆斯，你注意昨天他有什么异样吗？”

“我感觉他似乎有些心神不宁，情绪紧张。”

“这么说来，这次袭击并非完全出乎意料。我们有点眉目了，不是吗？麦克先生，你有什么看法吗？”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毕竟你比我们经验丰富嘛！”

“那好，咱们再研究一下那张写着‘V.V.341’的卡片。你们庄园里有这样的粗纸硬卡片吗？”

“我想没有。”

福尔摩斯走到写字台前，从每一个墨水瓶里都吸些墨水出来，蘸到吸墨纸上。

“卡片不是在这儿写的，”福尔摩斯说道，“这是黑墨水，而卡片上的字略呈紫色，笔尖时粗时细，我想是在别处写的。艾姆斯，这卡片上的字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不，一点儿也不明白。”

“麦克先生，你认为呢？”

“我猜是某个秘密团体的名称 ,与死者前臂上的烙印是差不多的意思。”

“我也这么认为。”怀特·梅森说。

“行 ,暂且认为这个推测是合理的 ,基于此 ,看看咱们的问题解决了多少。那个团体派了一个人设法溜进庄园 ,等候在此 ,用火枪几乎轰烂了道格拉斯先生的头。这之后 ,他趟过护城河逃掉了。他在死者身边留下这张卡片 ,目的只是想在报纸上登载了这则消息后 ,让其余党徒知晓这个人已被清除了。这些事情都是相关的。武器多得很 ,他为什么选中这种火枪呢 ?”

“对呀 !”

“另外 ,丢失的戒指该如何解释呢 ?”

“是啊 !”

“现在已是案发后第二天下午两点多了 ,为什么凶手还未被抓获归案呢 ?我想 ,天亮以后 ,方圆四十英里的每个警察都只是在搜寻一个浑身水淋淋的人。”

“正是如此 ,福尔摩斯先生。”

“这样一来 ,除非他在附近有藏身之所或事先准备了替换衣服 ,是不会逃过警察的眼睛的。可现在他们不是让他溜掉了么 ?”福尔摩斯用放大镜查看窗台上的血迹 ,说道 :“显然这是个鞋印 ,够宽的 ,这人像是个八字脚。奇怪呀 ,无论谁来看 ,大概都会说这鞋底的样式还是蛮好的 ,虽说看得不太清楚。旁边桌子底下是什么东西 ?”

“那个吗 ? 那是道格拉斯先生的哑铃。”艾姆斯回答。

“哑铃 ? 这只是一只 ,另外一只呢 ?”

“不清楚 ,福尔摩斯先生 ,也许原本就只有一只。这东西我有好几个月没见着了。”

“一只哑铃……”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 ,可话音未落 ,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个高大的汉子探头进来看 ,他脸皮黝

黑 外表精干 ,脸刮得干干净净的。我一眼就看出他就是人们所说的塞西尔·巴克。他用傲慢的眼神扫视着大家。

“抱歉 ,打断了你们的谈话 ,”巴克说道 ,“不过案情有了新线索了。”

“找到凶手了吗 ?”

“哪有那样顺利的事啊 !但人们发现了他的自行车 ,他把它给扔了。你们去瞧瞧吧 ,就在大厅门外一百码的地方。”

马车道上有三四个仆人和几个闲汉在那儿检查那辆车子 ,它是从常青树丛里拖出来的。自行车是拉奇·惠特沃思牌的 ,已经很旧了。车上溅了很多泥浆 ,看来走了不少的路。车座后的工具袋里有扳子、油壶 ,可车子是谁的 ,却没有一点线索。

“如果这些东西都曾经登记、编号 ,那就好办多了 ,”警官说道 ,“但能得到这些东西 ,已经很不错了。虽然不能弄清楚他去了哪儿 ,却能查出他打哪儿来。可这家伙为什么要丢下车子呢 ?这很奇怪 ,没有车 ,他靠什么逃命呢 ?福尔摩斯先生 ,这桩案子似乎一点头绪都没有。”

“真的毫无头绪吗 ,我的朋友 ?”沉吟着说 ,“我看不见得吧 !”

剧 中 人

我们又回到屋里时 ,怀特·梅森问道 :“书房该检查的地方 ,你们都检查了吗 ?”

“嗯 ,都检查过了。”麦克唐纳回答道 ,福尔摩斯也点了点头。

“庄园里还有一些证人 ,你们愿意听听他们的证词吗 ?就在这间餐室里谈吧 ,艾姆斯 ,你先讲讲当时的情形。”

管家艾姆斯的证词简单明了 ,给人可信任的感觉。他是五年前道格拉斯先生买下庄园时雇来的 ,他知道道格拉斯先生很富有 ,是在美洲发迹的。道格拉斯先生平易近人 ,亲切和蔼 ,没有主

人的架子——这一点还让艾姆斯颇不习惯呢。当然,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道格拉斯先生在艾姆斯的印象中还从未恐惧过,他胆量过人,至于每晚拉起吊桥,只是他想让这古老的风俗延续下去。道格拉斯很少上伦敦去,也极少出村,不过,在被害的头一天,曾到滕布里奇韦尔斯市买过东西。那天,艾姆斯注意到他坐立不安,精神紧张,大不同往常,似乎很焦躁,动辄发火。案发当晚,艾姆斯还没有去睡觉,正在房后面的餐具室里收拾银器,忽听铃声大作。他所在的餐具室在庄园的最后面,中间隔着几重关着的门和一条长廊,因而他没有听到枪声。艾伦太太也因为听到了急促的铃声而跑了出来,他们就一起跑到了前厅。他们跑到楼下时,艾姆斯看到道格拉斯太太从楼梯上走下来。可是,她走得并不急,艾姆斯觉得她似乎并不是特别惊慌。她一到楼下,巴克先生就从书房里冲了出来,他极力阻拦她,不让她进书房,恳求她回楼上。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快回房吧!”巴克先生大声说,“可怜的杰克已经死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快上楼去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经巴克先生的一再劝说,道格拉斯太太就回房了。她没有尖声高叫,也没有大哭大闹。女管家艾伦太太陪着她上楼,并一起呆在了房间里。艾姆斯和巴克先生回到书房,他们所见的景象与警署来人所见的是一样的。那时蜡烛已经熄了,可油灯还亮着。他们朝窗外张望了一下,外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同时悄无声息。之后,他们奔到大厅里,艾姆斯摇动卷扬机放下吊桥,巴克先生急忙跑到警署去报案。

以上就是管家先生的简要证词。

女管家艾伦太太与艾姆斯的证词大致相同。她的卧室离书房比餐具室要近些,她正准备就寝,忽听铃声大作。她的耳朵有点背,因而没听到枪响。但是,她的卧室毕竟离书房不远,她隐约

听见过砰的一声,但她以为是关门声。不过,这声音已经是半小时以前的事了。她是和艾姆斯一同跑到前厅的,看见巴克先生慌慌张张地从书房出来,脸色灰白。巴克先生看见道格拉斯太太下了楼,就上前阻拦她,劝她上楼去。道格拉斯太太答了什么话,她没有听清。

“扶太太上楼去,陪着她。”巴克先生对艾伦太太说道。

接着,艾伦太太就把道格拉斯太太扶上了楼,并极力安慰她。道格拉斯太太受了惊吓,一直打着哆嗦,但并没表示要再下楼去。她穿着睡衣,用手捧着头,坐在壁炉边。艾伦太太几乎一整夜都寸步不离。至于其他仆人,因为住在庄园的最后面,所以都好好地睡着,没听见任何声响,直到警察到来,才知道出了事。

女管家艾伦太太一直都处在惊恐和悲伤的状态中,因而也没提供什么新线索。

之后,目击者塞西尔·巴克先生叙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形,不过,他讲的基本上和开始对警官讲的差不多,没补充什么新情况。他个人认为凶手是越窗而逃,窗台上的血迹就是明证。而且,吊桥已被拉起,除此以外,也无路可逃。但他无从知道凶手是何来头。如果自行车是他的,为什么不骑车逃走呢?凶手不可能在河里淹死,因为河水最深也不过三英尺。

巴克先生对此案有自己的见解。道格拉斯先生不爱说话,关于他以前的生活,有些他从未透露过。他在很年轻时就从爱尔兰移居到了美洲,后来逐渐发迹。巴克先生与他初次相逢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于是他们便在该州的贝尼托坎合作经营矿业。他们合作得很成功,可道格拉斯突然把产业转卖了,动身回到英国。那个时候,他前妻死了,因此一个人住着。这之后,巴克先生也变卖了产业,来到伦敦定居。他俩又重新恢复了友谊。巴克先生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时刻威胁着道格拉斯。他之所以离开加利福尼亚,来到英国乡间居住,肯定与这种危险有关。

巴克先生认为一定是某个秘密团体,或者是严酷的组织,一直在追杀道格拉斯,欲把他置于死地而后生。虽然道格拉斯从未提及参加过某种团体,或开罪什么人,但巴克先生从他不经意的言语中有了这种猜测。他还认为卡片上的字正与这个组织有着某种关联。

“你和道格拉斯先生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呆了多长时间?”警官麦克唐纳问道。

“五年。”

“那时候他是独身,对吗?”

“不错。”

“你知道他前妻的经历吗?”

“不太清楚,只听他说她是德国血统。我看见过她的照片,非常美丽。我认识道格拉斯前一年,她因患伤寒而病逝。”

“你是否知道道格拉斯从前与美国的某一地区有密切的关系?”

“我听他讲过芝加哥。他在那儿做过事,很是熟悉。他曾讲过一些产煤和产铁的地区。他生前游历过很多地方。”

“他是政治家吗?那个秘密组织是个政治团体吗?”

“不,他对政治从不感兴趣。”

“你认为他会做违法的事吗?”

“怎么会呢?我没见过比他要正派的人了。”

“他在加利福尼亚时,你发现他有什么奇怪之处吗?”

“他最喜欢到山里来,来我们的矿区工作。他尽量不到陌生人的地方去,因此我怀疑他被人跟踪。后来,他又突然移居到欧洲去,我就更这么想了。我认为他肯定是接到了某种警告。他走了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五六个人来打听他的踪迹。”

“他们是什么来路呢?”

“他们看起来都极其冷酷。他们来到矿区,打听道格拉斯的

下落。我对他们说,他已经到欧洲去了,具体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看得出来,这些人没安什么好心。”

“他们是美国人吧?也许,就是加利福尼亚本地人。”

“我对加利福尼亚人不是特别了解,但他们确实就是美国人,但不是矿上的工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只巴望他们早点离开。”

“这事发生在六年前吧?”

“将近七年了。”

“如此说来,你们在加利福尼亚呆过五年,所以,这桩事不是至少有十一年了吗?”

“是的。”

“看来这中间有极深的仇怨,要不然也不会隔这么多年还不放过他。这仇恨的产生绝不是小事。”

“我认为这是道格拉斯先生一辈子的隐患,他怎么也摆脱不了。”

“可是,一个人既然知道灾难在等着他,而且是灭顶之灾,为什么不向警方求助呢?”

“或许这种灾难是别人帮不上忙的。有件事你们必须清楚,那就是他出门随身携带武器。他的衣袋里总是揣着手枪。可惜他昨晚只穿着睡衣就进了书房,手枪被留在了卧室里。我猜想,他以为拉起了吊桥,呆在屋里就安全了。”

麦克唐纳说:“我想把时间摸得更清楚一点。道格拉斯先生离开加利福尼亚已经六年了,你是他来后的第二年来的,对吗?”

“是的。”

“他再婚已有五年了,那么,你是在他结婚前后回来的,是吗?”

“大约是在他结婚前一个月回来的。我还做了伴郎呢!”

“在他们结婚之前,你认识道格拉斯夫人吗?”

“不认识。我离开英国已有十个年头了。”

“他们婚后 ,你和她时常见面吧 ?”

巴克严肃地看着麦克警官。

“是的 ,我经常看见她 ,”巴克回答说 ,“因为要拜访朋友 ,是不可能不见到他妻子的。但是 ,如果你认为这有什么不妥……”

“巴克先生 ,我没有这样认为。与案件相关的情况 ,我都有了解 ,但愿没有冒犯你。”

“可有些问题未免太失礼了 !”巴克动怒道。

“我们只是调查事实 ,这对你我都有好处。你同格拉斯夫人的友谊 ,道格拉斯先生赞同吗 ?”

巴克的脸色更加苍白 ,他的双手紧张地交握在一起。

“你无权问此类问题 !”他大声说 ,“这与你要调查的案子有关吗 ?”

“我必须问这个问题。”

“那我可以拒绝回答。”

“你可以这样做 ,但你要明白 ,这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因为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就不会拒绝回答。”

巴克紧绷着脸站着。他双眉紧蹙 ,思索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 ,微笑着说道 :“咳 ,我想各位也只是公事公办 ,我不该妨碍你们执行公务。不过请不要拿这个问题去打搅道格拉斯夫人 ,她已经够难受了。我可以告诉你们 ,道格拉斯先生的缺点就是醋劲太大。他对我非常友好 ,可以说没人比他对我更好了。他对妻子的爱也是热烈而专一。他喜欢我上这儿来 ,还经常派人去请我。可是每当我和他夫人交谈或彼此同病相怜时 ,他的醋坛子就打翻了 ,总会大发雷霆 ,说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话。我已经有好多次发誓说再也不上这儿来了。但是事后他又后悔不已 ,向我写信致歉 ,恳求我的原谅 ,我也只好让步。不过 ,先生们 ,请听我一言 :我敢说天下没有比道格拉斯夫人更忠于丈夫、热爱丈夫的妻子了 ,

而我也算得上是这世上最忠于朋友的人了。”

他的话热烈而真挚，可麦克唐纳警官还是没有转移话题，他问道：“你知道死者手上的结婚戒指被摘走了吗？”

“似乎是如此。”

“你说‘似乎是’是什么意思？这可是事实啊！”

巴克此时显得有点局促不安，他犹疑地说：“我说‘似乎是’，因为没准这戒指是他自己摘下来的。”

“戒指失踪是事实，无论是谁取走的，都会引人想到一个问题，这桩惨案与他的婚姻是不是有点关系？”

巴克耸了耸他那宽阔的肩膀。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关联，”巴克回答说，“可是如果你想暗示道格拉斯夫人的名誉有什么问题，”他的双眼冒出怒火，接着明显努力压抑住他的感情，“那就想歪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好吧，我没什么好问的了。”麦克唐纳冷冷地说。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要麻烦你，”谢洛克·福尔摩斯问道，你进入房间的时候，桌上只点着一支蜡烛，是吗？”

“是的。”

“你是从烛光中看到惨状的吗？”

“对，是这样。”

“你马上就按铃求援了，对吗？”

“对。”

“他们很快就赶到吗？”

“几乎没用一分钟就来了。”

“可是他们赶到的时候，看到蜡烛已经熄灭，点上了油灯，这好像有点奇怪吧！”

巴克又显出踌躇的样子。

“福尔摩斯先生，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呀！”他顿了一顿，说道，“烛光很暗，因而我首先想到让屋子亮一点，就顺手从桌上把

灯拿来点上了。”

“是你吹灭蜡烛的吗？”

“是的。”

福尔摩斯没有再提问题。巴克先生从容地看了我们每个人一眼，转身走了出去，给我的感觉是他好像有对立情绪。

麦克唐纳警官派人给道格拉斯太太送过去一张纸条，说想要到她的卧室里去拜访她，可她传来话说要在餐室中与我们见面。不一会儿她走进餐室，是个年纪刚三十岁、身材修长、长相秀美的女子，并不多言，但极为沉着。他原本以为她会伤心不已、神情恍惚，但实际并非如此。她面容苍白、瘦削，确实像受过极度惊吓，但她举手投足仍然从容镇定，丝毫不乱。她纤细的手扶在桌上，一点儿也不颤抖——同我的手一样。她用哀怜的眼神看着我们，这目光中带有询问的意味，突然，这目光转化为言语，她说：“案情有什么进展吗？”

这实在有点出乎我的想象，因为她提问的时候似乎并不是带着期望的口吻，而是惊疑。

“道格拉斯太太，我们已尽力采取措施，”麦克唐纳说，“放心吧，我们不会漏过什么的。”

“请不要在乎钱，”她面无表情、不急不徐地说，“我希望你们全力去查此案。”

“也许你能提供一些对案子有帮助的情况吧？”

“我也说不好，但我所知道的都可以告诉你们。”

“据塞西尔·巴克先生说，你实际上并没有到案发当场，因此没有目睹惨景，是吧？”

“是的，我没有去，因为巴克先生劝我上楼了。他央求我回到我的房间里去。”

“嗯。你听到了枪声，就马上下楼了，是吗？”

“是的，我穿上睡衣就下楼了。”

“从你听到枪声到巴克先生在楼下阻止你 ,这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

“大约两分钟左右 ,我也很难说得准。巴克先生劝我不要进书房 ,他说我去也于事无补了。因而 ,管家艾伦太太就扶我上了楼梯。这真是一场噩梦啊 !”

“你能否告诉我们 ,你是在你丈夫下楼后多久听到枪声的 ?”

“我说不清楚 ,他是从更衣室下去的 ,他出去时我没有听见。他怕失火 ,所以每晚都在庄园里转转 ,火灾是他最害怕的。”

“道格拉斯太太 ,这正是我想要谈到的问题。你和你丈夫是在英国相识的 ,是吗 ?”

“是的 ,我们结婚已经五年了。”

“你听到他提过在美洲曾发生什么对他有危险的事吗 ?”

道格拉斯夫人思索良久 ,才开口答道 :“是的 ,我总感觉他被一种危险包围着 ,但他不肯告诉我。这并非因为他不爱我 ,而是他怕我担心。事实上 ,我们夫妻非常恩爱 ,几乎无所隐瞒 ,他因为害怕我知道后整日提心吊胆地生活 ,对此事缄口不提。

“那你是如何得知的呢 ?”

道格拉斯夫人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说 :“一个深爱丈夫的妻子 ,会对他心中的隐秘毫无察觉吗 ?我从许多方面都看出了这一点——他总是避而不谈在美洲生活的某些经历 ,他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和他不经意的只言片语 ,以及他注意不速之客的方式。我敢肯定 ,他有一些非常危险的手 ,他们始终在追杀他 ,因而他总是时刻警惕着。因为我知道了这一点 ,所以一旦他回来得比平常晚 ,我就十分担心。”

“请问 ,”福尔摩斯说 ,“他说的哪些话引起了你的猜测呢 ?”

“‘恐怖谷’ ,”道格拉斯太太回答道 ,“我追问他时 ,他用的就是这个词。他说 :‘我一直陷在“恐怖谷”之中 ,至今也无法摆脱。’有时候 ,他极度紧张 ,我就问 :‘难道我们真的永远摆脱不了这个

“恐怖谷”了吗？”他回答道：“是的，有时候我确实这么想。”

“那你肯定问过他，‘恐怖谷’是什么意思吧？”

“每当我问他时，他就脸色阴沉，不停地摇头说：‘我们两人中有一人处在“恐怖谷”中，就已经够糟了。’愿上帝保佑，灾难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肯定存在着这么一个山谷，他在那儿呆过，发生了某些恐怖的事情，这是确定无疑的。此外，我就没有什么可说了。”

“你有没有提过某些人的名字呢？”

“有的。三年前他狩猎时遇上了点意外，发起了烧，不断地说着胡话。我记得他提到过一个叫麦金蒂的名字——身主麦金蒂。他说这个名字时很愤怒，而且带些恐怖。等他病好了，我问身主麦金蒂是何人，他主宰谁的身体。他哈哈一笑，说：‘感谢上帝，他可主宰不了我的身体。’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不过，身主麦金蒂和‘恐怖谷’之间应该有着某种联系。”

“还有一个问题，”麦克唐纳警官说，“你和道格拉斯先生是在伦敦的一家公寓里相识并订婚的，对吗？关于你们的婚事，有没有恋爱经历或奇特之处呢？”

“恋爱当然是有的，可没什么奇特之处。”

“他没有情敌吗？”

“没有，当时我还没有男友呢。”

“你应该知道，他的结婚戒指被摘走了。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是他的旧日仇敌追踪到这儿并下了杀手，那为什么要取走他的结婚戒指呢？”

道格拉斯夫人的唇边掠过一丝微笑。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她说，“不过，倒的确是挺古怪的。”

“好了，我们不再打扰你了，这时候麻烦你，真是过意不去，”麦克唐纳说，“以后当然还会碰到一些问题，到时我们会再来拜访。”

她站起身来 ,用先前那种带有疑问的眼光迅速扫了我们一下 ,极像是在说 :“你们对我的证词有何意见吗 ?”之后 ,她鞠了一躬 ,裙边轻掠过地面 ,走出了房间。

“她真是个美丽的女人 ,非常美丽 ,”麦克唐纳在她走出门后说 ,“巴克肯定经常上门 ,他这个人八成挺招女人喜爱的。他承认死者是个醋劲很大的人 ,那他也该明白道格拉斯为什么吃醋了。婚戒指的丢失也是个问题 ,不可小视。凶手从死者手上取走戒指……福尔摩斯先生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

我的朋友双手托着腮坐着 ,陷入了沉思之中。过了一会儿 ,他站起来 ,拉响了传呼铃。

“艾姆斯 ,”福尔摩斯对走进来的管家说 ,“塞西尔·巴克先生现在在哪儿 ?”

“我去看看 ,先生。”

过了一会儿 ,艾姆斯回来了 ,说巴克先生正在花园里。

“艾姆斯 ,你记得昨晚在书房的时候 ,巴克先生穿的是什么鞋吗 ?”

“记得 ,福尔摩斯先生。他穿着一双拖鞋 ,出去报警时 ,他换上了长统靴。”

“那么 ,拖鞋现在在哪儿呢 ?”

“在大厅的椅子底下。”

“好 ,我们要看看鞋子 ,以便验证哪些脚印是巴克先生的 ,哪些是凶手留下的 ,这个很重要。”

“好的 ,先生。可是 ,那双拖鞋上已经染上血迹了 ,我的鞋也是如此。”

“房里那种情形 ,染上血迹是免不了的。艾姆斯 ,你可以出去了 ,如果有事 ,我们会拉铃叫你的。”

几分钟后 ,我们来到书房里 ,福尔摩斯已经把那双拖鞋从大厅里拿来了。果如艾姆斯说 ,鞋底上已沾上了黑色的血迹。

“奇怪，”福尔摩斯站在窗户边，在阳光下仔细地看鞋底，喃喃道：“奇怪……”

突然，他像猫一样蹿过去，俯身把一只拖鞋放在窗台的血迹上。完全吻合！他向几个同事无言地笑了笑。

麦克唐纳欣喜若狂。他用方言絮絮叨叨地讲起来，就像棍棒敲在了栏杆上。他嚷道：“老兄，案情已经明朗了！窗上的是巴克印上去的，这个比别的靴印要宽得多。你说这似乎是双八字脚，原来如此。不过，这究竟是什么名堂呢，福尔摩斯先生，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是啊，这是什么名堂呢？”我的朋友若有所思地重复着麦克唐纳的话。

怀特·梅森掩嘴轻笑起来，并职业性的满意地搓着那双肥大的手，高声说：“我说这案子不同寻常，果真如此。”

突 破 口

三个警探还有一些细节要调查，因此我就得独自一人返回乡村旅馆。回去之前，我在具有古典情调的庄园里散了散步。庄园的侧翼有个花园，周围环绕着一排排古老的紫杉树，修剪得有些奇怪。花园里的草地连绵一片，中央是个古老的日晷仪。花园的景色清雅之极，令我紧张的神经不禁为之松弛，而忘掉了阴森恐怖的书房和摊四肢、布满血迹的尸体，或者只当它是一场可怕的梦。正当我沉浸在鸟语花香之中时，发生了一件事，又让我想起了那件惨案，在心中留下不愉快的记忆。

上文我提到过，花园的四周有一排排的紫杉。离庄园别墅最远的那一端，紫杉很茂盛，因而形成了一道绵密的树墙。它的后面有个长条石凳，从别墅这个方向走过去是看不见的。我向那儿走过去，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先是一个男人的嗓音，接着是一个

女人柔美的笑声。一会儿我就走到了树墙的尽头,说话的人还没有发现我。原来说话人是道格拉斯太太和巴克先生。道格拉斯太太的样子让我深为吃惊:她在餐具室里所表现出的贤淑端庄的气质、幽怨悲哀的神色都消失不见了,而代之以欢快和轻松,她双眸发光,笑纹还显现在脸上。巴克坐在那儿,身子前倾,双手握在一起,两肘支在膝上,英俊的面庞上荡漾着笑意。他们看到了我,马上又摆出一副庄重严肃的姿态,可惜已经为时过晚。他俩迅速地低低说了句什么,然后巴克先生走到我身边,说道:“对不起,先生,请问你是华生医生吗?”

我冷淡地点了点头,我确信自己的态度在表情上表露无遗。

“我想就是你,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和福尔摩斯先生的友谊。你愿意过来和道格拉斯太太说句话吗?”

我沉着脸随他走过去,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地板上那个几乎被打碎脑袋的尸体。惨案发生还不过几个小时,死者的妻子竟然在他的花园的树后面与他的好朋友调笑。我冷冷地对这个女人打了声招呼,餐具室里对她的同情一瞬间都烟消云散,对她恳求的目光我也视而不见了。

“或许你认为我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吧?”她说。

我耸了耸肩,说道:“这与我无关。”

“也许有一天你会公正地对待我,如果你知道……”

“华生医生没必要知道,”巴克急切地打断她说,“他刚才不是说过嘛,这事与他无关。”

“是的,”我说,“我还是告辞吧,我的散步还没结束呢。”

“华生先生,请留步,”妇人用祈求的口气说,“有一个问题,你的回答比别人更有权威,因为你是最了解福尔摩斯先生的人,他知道他和警局的关系。这个问题对我至关重要,你能否告诉我,如果我告诉他一个秘密,他可不可以不让警方知道呢?”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巴克恳切地说,“他是独立办案呢,还

是与警方联手？”

“这个问题我不知是否该回答。”

“求求你，华生医生，我恳求你告诉我，只要你说句话，那对我们的帮助就大了。”

女人的态度非常之恳切，刹那间我就忘记了对她的不满，感动得对她施以援手。

“福尔摩斯先生向来独立办案，”我说，“他自拿主意，根据自己的判断处理问题。但是，他对与他一起办案的警探是忠实的，如果有把罪犯捉拿归案的证据，他也绝不隐瞒。其他的情况，恕我不能相告。如果你想知道得更清楚一点，我建议你去问他本人。”

说完，我就抬了抬帽子走开了，他们俩仍坐在树墙遮掩下的地方。我走到树墙的尽头，回头看见他们正热烈地交谈着。他们的眼睛仍然注视着我，显然还在议论刚才的话题。

福尔摩斯和他的两个同行讨论了一下午的案情，大约五点才回来，我吩咐仆人给他端上茶点，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说道：“我不希望他们告诉我什么秘密，实际上也没什么秘密。如果我们以合谋杀人的罪名去逮捕他们，那他们脸上就很不好看了。”

“你觉得这件事的结果会如何？”

福尔摩斯兴致很高，他幽默地说：“等我消灭了这第四个鸡蛋，就告诉你全部的情况。我不敢说已经发现案情真相了——还差得远呢。不过，如果我们找个丢失的哑铃……”

“哑铃？”

“华生，难道你看不出来，这个案子的关键是那个丢失的哑铃吗？哎，你也不用丧气，咱们只是私下里说说，因为麦克唐纳警官和精明的怀特侦探都没有认识到这个细节的重要性。哑铃只有一个，想想看，一个运动员只有一个哑铃会是什么样子？那势必

造成畸形的发展,脊椎会由此变得弯曲。华生,这很不对劲呀!”

福尔摩斯坐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吃着面包,眼睛里闪烁着调皮的神色,看着我抓耳挠腮的为难的模样。

福尔摩斯的食欲这么旺盛,说明他已经很有把握了。因为他被难题困扰时,总是寝食难安,日思夜想,把自己搞得像个苦行僧一样,他那原本瘦削的面庞会变得更加消瘦、憔悴。

后来,福尔摩斯点上烟斗,坐在这家老式乡村旅馆的火炉边,慢悠悠地讲起这桩案子,似乎不像是在讲述自己苦思冥想后得到的结论,倒像是喃喃自语地回忆着什么。

“谎言,华生,这是个完完全全的奇特的谎言。一开始我们就被谎言蒙蔽了,就是这样。巴克所说的话全是在撒谎,而道格拉斯夫人证实了他的话,因此她也在撒谎。他们俩一起撒谎,是事先串通好的。现在,我们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撒谎?他们想试图隐瞒什么?华生,咱俩试试,看能不能发现谎言掩盖下的事实真相。

“我是怎么推断出他们是在撒谎呢?因为他们这个谎撒得并不高明,不符合实情。想想看吧,按他们所说的,凶手得在一分钟之内从死者手上摘下结婚戒指,而这个戒指又是套在另一戒指下面的。取出结婚戒指后,再把那只戒指戴回去。这可能吗?另外,他还把奇怪的卡片放在死者身边,这更不可能办到了。也许你会说,戒指是在死者死之前被摘下来的。再思索一下,华生,我相信凭你的判断能力会否定这一说法。蜡烛只点了一会儿,说明死者和凶手会面的时间不长。既然大家都说道格拉斯胆量过人,他会因为被吓唬一下就随便交出结婚戒指吗?这可能吗?不,不会那样的。华生,事实上,油灯点上后,凶手和死者呆了一段时间,我非常确信这一点。

“至于死亡的原因,当然是枪杀。可是,枪杀的时间要早得多。我相信,这桩案子是蓄意合谋的,合谋者就是两个听到枪声

的人——巴克先生和道格拉斯太太。我证明窗台上的血迹是巴克印上去的,是为了给警方造成假线索。你不得不承认,事情已经对巴克不利了。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凶杀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一直到十点半时,仆人还在庄园里进进出出,因而凶杀肯定不会发生在这之前。十点四十五分,仆人回到了住处,艾姆斯还呆在餐具室里。下午你离开之后,我们作了一些试验,发现麦克唐纳只要把书房的门关上,无论弄出多大的声响,我在餐具室里什么也听不到。

“不过,女管家的卧室就不同了。这间卧室离走廊不远,如果声音很响时,我在这间卧室里可以隐约听见。如果从近距离射击——本案就是这样——火枪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枪声虽不会很响,但在寂静地夜晚,艾伦太太在她的卧室里是可以听见的。她的耳朵不太灵,但在她的供词中提到,警报发出前半个小时,她听见了像关门一样的砰的一声。那时候是十点四十五分。我相信,那砰的一声就是枪响,而那时才是案发的实际时间。

“如果真是这样,而我们又假设巴克和道格拉斯太太不是凶手,那么,他们从十点四十五分听到枪声下楼,到十一点一刻拉铃叫仆人,这中间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没有立即报警?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难题一解决,我们的案子就有了大进展。”

“我也认为他们俩是串通一气的,”我说道,“丈夫死了才不过几个钟头,而道格拉斯夫人竟与别的男人在一起嬉笑,这就足以证明她是冷漠无情的人了。”

“是的。就在她提供证词时,也不像是丈夫刚被杀害了。华生,你知道我不是个女性崇拜者。可是,我凭着生活经验,直觉一个女人如果听了别人的劝阻就不去看死去的丈夫,那么她对她的丈夫不可能有很深的感情。华生,要是我娶妻的话,一定得培养

她对我的感情,使她不至于在我的尸体躺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时,她却跟着女管家走开。他们安排得很糟糕,就是没有经验的侦探,也会为女主人遇到这种情形而没有惊慌和失声尖叫而感到奇怪。就算没有其他证据,单单这个情况就让我怀疑这是有预谋的了。”

“那么,你的意思是巴克和道格拉斯合谋杀死了道格拉斯?”

“你这话就像子弹射出一样,可真够直来直去的,”福尔摩斯朝我挥着烟斗说,“如果你说他们俩知道内幕,并密谋掩盖了真相,这话我倒是非常赞同。但是你说他们谋杀,前提就不是那么充分了。咱们还是把这个难题仔细分析一下。

“假设他们俩有不正当的关系,因此决心合谋干掉那个挡在他们路上的碍眼的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胆的设想,因为经过我们对仆人和其他人的周密调查,怎么也不能证明这一点。恰恰相反,许多证据表明道格拉斯夫妇的感情非常深厚。”

“这不是真的,我敢说,”我说道,同时道格拉斯夫人的如花笑靥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好吧,不过他们至少给别人造成了恩爱的印象。假设道格拉斯夫人和巴克老谋深算,他们蒙骗了所有的人,并且合谋杀害道格拉斯,而道格拉斯又恰好受到生命威胁……”

“那个说不定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词。”

福尔摩斯思索着,说道:“华生,我明白,这代表了你的意见,即认为所有的一切均属捏造。没有什么潜伏的危险,没有什么秘密团体,不存在什么‘恐怖谷’,而所谓身主麦金蒂也是子虚乌有的。不错,这也算是个说得过去的推断。让我们看看这种结论会出现什么情形——自行车是为了配合他们的说法而被扔在花园里的,作为凶手是外来者的物证,窗台上的血迹和尸体旁的卡片也是如此,卡片可能是在屋里写好的。华生,假设一切如你所推断的,可是,我们面临了一个更大的难题,这个难题使其他的环节

都显得不对劲了。众多的武器中,他们为什么单选中一支截短的美国火枪呢?难道他们不明白枪声会把人引来吗?像艾伦太太那样把枪声当成了关门声而没有出来查看,只是偶然的情况。华生,你认为这对罪犯会那么愚蠢吗?”

“是的,我承认这个问题我无法解释。”

“此外,你所谓的奸夫淫妇在得逞后把死者的结婚戒指摘走了,他们会以这样炫耀胜利的方式来张扬其罪行吗?华生,你认为这些符合逻辑吗?”

“的确不合逻辑。”

“还有,把自行车藏在外面,你认为这样做有意义吗?即使最蠢的侦探也会说,这是故意设下的圈套。因为,罪犯要逃走,首要的就是自行车啊!”

“我实在无计可施了。”

“凭人类的智力想解释一系列相关的事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来指明一条思路吧,全当做一次智力练习,你看看是否可行。我承认这只是一种想象,但想象不就是真实之母吗?”

“假定道格拉斯生前的确犯过罪,这个罪恶极其可耻,因此他招致了仇人的追杀。出于某种原因——这原因我们目前还搞不清——凶手拿走了他的结婚戒指。也许,这个冤仇是他第一次婚姻时结下的,因而他的结婚戒指被取走了。

“凶手还未逃跑,巴克和道格拉斯夫人就赶到了屋里。但是,他们并没有抓他,因为他以一件耸人听闻的丑事相要挟。于是,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放他逃走,甚至还为他拉下吊桥,再默默地拉上吊桥。出于某种原因,凶手认为步行比骑车更安全,因而把自行车扔在了他安全逃走后才可能发现的地方。到现在为止,这种推理还是可行的,对吗?”

“是的,没什么问题。”我说道,但是有所保留。

“华生,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同寻常的。我们继续探讨下去。

巴克和道格拉斯夫人不一定是罪犯,但他们自知难逃嫌疑,既不能说明自己没有杀人,又不能证明没有纵容凶手。因此,他们手忙脚乱地处理了事后现场,结果破绽百出。巴克把自己拖鞋底上的血迹印到窗台上,假作凶手逃遁时的脚印。他们两个是肯定听见了枪声的,但他们是在做好安排后才拉铃的,这时已过了作案时间整整半个钟头。”

“你想怎样来证明这些呢?”

“凶手既是外来者,那么能把 he 缉拿归案是最有效的证明方法。不过,我们也可以变通嘛,科学的方法毕竟多种多样。我想,如果我能独自一人在书房呆上一晚,会很有收获的。”

“单独呆一个晚上!”

“对,我准备现在就去。我已经和可敬的管家艾姆斯先生说好了,他可不是巴克的人。我要在那间屋子里坐坐,看里面的空气是否能使我产生灵感。华生,我的朋友,你尽管笑吧,我是相信守护神的,你就等着看吧。顺便问一句,你有一把大雨伞吧?带来了吗?”

“就在这儿。”

“太好了,如果不介意的话,可否借我一用?”

“没问题。不过,拿这个东西当武器可够蹩脚的。万一有什么危险……”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华生,否则,我就请你帮忙了。可是,这把伞我一定得借来用用。现在,我要等我的同事们从滕布里奇韦尔斯市回来,他们还在那儿查找自行车的主人呢。”

傍晚时分,出去调查的警官麦克唐纳和怀特回来了,欢天喜地说调查有了发现。

“老兄,我承认当初曾怀疑过凶手是否是外来者,”麦克唐纳说,“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们已经认出了自行车,并且查出了车主的外貌特征。这一趟可没有白跑啊!”

“这么说 ,案子就要水落石出了 ,”福尔摩斯说道 ,“我由衷地向二位道喜。”

“我是这么想的 :既然道格拉斯先生被害的前一天到过滕布里奇韦尔斯 ,并且回来后就表现得心神不宁 ,据此可以推断 ,他在那儿感到了危险的存在。进一步 ,我推想凶手应该是从滕布里奇韦尔斯市骑车而来。因此 ,我们把自行车拿到各家旅馆去看。结果 ,伊格尔商业旅馆的经理一下就认出了这辆车子 ,说车主名叫哈格雷夫 ,两天前他曾到那儿开过房间。他的全部家当就是这辆自行车和一个小手提箱 ,他在登记本上写的是从伦敦而来 ,但没有具体的地址。手提箱是伦敦制造的 ,里面的物品也是英国货 ,但他本人却肯定是美国人。”

“好极了 ,”福尔摩斯兴奋地说道 ,“这件工作做得极为踏实 ,而我和我的朋友还在这儿编造各种理论呢。麦克先生 ,这对我是一次教训 ,看来还是得脚踏实地地干些事。”

“是的 ,福尔摩斯先生。”麦克唐纳警官颇为得意地说。

“这也不违背你的推理啊。”我提醒福尔摩斯说。

“那也不一定。还是让我们听完结果吧 ! 麦克先生 ,有没有线索查明此人的身份呢 ?”

“很显然 ,他小心戒备着 ,以免让人认出来。因此 ,找不到文件书信之类的东西 ,衣服上也没有记号。他房里的桌上有一张本郡的自行车路线图。昨天早晨用过早饭后 ,他就骑上自行车离开旅馆 ,直到我们去查访时 ,他没有回来过。”

“福尔摩斯先生 ,对此我感到十分不解 ,”怀特·梅森说道 ,“如果这个人不想引人怀疑 ,就该返回旅馆 ,像游客一样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像现在这样 ,旅馆主人会向警察报案 ,他的失踪马上就会和谋杀联在一起。”

“不错 ,一般人都会想到这一点。可是 ,既然目前还没抓住他 ,说明他还是足够机灵的。对了 ,他长什么样呢 ?”

麦克唐纳翻看了一下记录本。

“我们把他们所能提供的都记下来了。他们说得并不太详细,但茶房、管事的和女招待所说的基本一致。此人身高五英尺五英寸,大约五十岁,头发有点儿花白,胡子是淡灰色的,长着个鹰钩鼻子,面孔带着杀气,令人生畏。”

“行了,别说了,这简直是在说道格拉斯了,”福尔摩斯说道,“道格拉斯正好也是五十岁左右,须发灰白,身高也差不多。还有其他情况吗?”

“他穿着一身厚的灰衣服和一件双排扣的夹克,披一件黄色短大衣,戴一顶便帽。”

“关于那支火枪,有什么情况吗?”

“那支火枪不到两英尺长,完全可以放到他的手提箱里。它也可以很容易地揣在大衣里随身携带。”

“你觉得这些与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福尔摩斯先生,”麦克唐纳说,“你要知道,听到这些情况还不到五分钟,我就发了电报。我们只要抓住这个人,就能很好地做判断。就在案子进行到棘手的时候,我们的这一发现无疑使案情有了进展。起码我们了解到有一个自称哈格雷夫美国人两天前来到滕布里奇韦尔斯市,他带来一辆自行车和一个手提箱,箱子里装的是截短了的火枪,可以断定他的行凶是有预谋的。昨天早晨,他把火枪藏在大衣里,骑车带到这里。据说没人看见他过来,不过他可以不经过村子就到达庄园大门口。再说,路上骑车的人很多,即使他在村子里骑车,也不会有人去注意他。可能他马上就把自行车藏在了现在所发现的月桂树丛中,也可能他当时也埋伏在那儿,观察着庄园里的动静,待机而动。不过,我们都觉得在室内使用火枪是怪事。或许,他原本打算在室外行动。火枪在室外使用有个好处,那就是不会打不中。何况,如果在爱好射击运动的人聚居的地方,枪声是很平常的,不会引起人们的特

别注意。”

“一切已经再清楚不过了！”福尔摩斯说道。

“凶手就这样等着，但没有等出道格拉斯先生，那么他该怎么办呢？傍晚时，他扔下自行车，走近庄园。他发现吊桥是放下的，可附近没有一个人。他借机走了进去，当然，如果他碰上了别人，他会编造一些理由，但他并没有碰上任何人。于是，他溜进了首先看到的房间，即书房里面，隐藏在窗帘之后。从那里，他看到吊桥已经拉了上来，这下子只有趟过护城河才能逃生了。他一直等着，直到十一点一刻时道格拉斯走进书房进行例行的检查。他按照原先的计划向道格拉斯开枪，之后他逃之夭夭。他想到旅馆里的人会说出自自行车的特征，这对他很不利，于是便把自行车扔在了这儿，另外想办法到伦敦或事先安排好的一个地方去。福尔摩斯先生，你认为呢？”

“很好，麦克先生，从当前的情形来看，你说得很有道理，至少思路很清晰。这是你所认为的事情经过，而我的观点是：犯罪时间比证人所说的要早半个小时，道格拉斯夫人和巴克先生一起掩盖了案情真相，他们把杀人犯放跑了，或者至少是他们进屋后，凶手才逃走，他们在窗台上伪造了罪犯逃跑的假象，而十之八九是他们亲手放下吊桥，放凶手一条生路。这就是我对案子前半情况的分析。”

这番话让另两个侦探听得直摇头。

“福尔摩斯先生，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真是闹不明白了。”这个伦敦警官说道。

“而且，更加难以理解了，”怀特·梅森说道，“道格拉斯太太从没去过美洲，她和一个美洲来的凶手哪来的关系，从而使她包庇罪犯呢？”

“我不否认存在这些困惑，”福尔摩斯说道，“所以我准备今晚就着手去查，或许能发现一些新线索。”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能帮上忙吗?”

“用不着,先生们。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天色漆黑,再加上华生医生的雨伞就够了。对了,还有艾姆斯,忠诚的管家艾姆斯先生,他无疑会破例给我些帮助。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为什么一个运动员锻炼身体会只用一个哑铃?这似乎不近情理。”

半夜时,福尔摩斯调查回来了。我们住的房间里有两张床,不过这已经是这家乡村旅馆对我们最特别的优待了。我已经睡得很沉了,可福尔摩斯进门时把我惊醒了。

“哦,福尔摩斯,”我嘟囔着,“你发现什么了吗?”

他手里拿着蜡烛,沉默不语地站在我身边。接着,他那瘦削的身影向我俯过来。

“华生,”他低低地说,“现在你和一个头脑不清、神经失常的白痴睡在一个屋里,你不害怕吗?”

“不,一点儿也不。”我惊讶地回答道。

“还行,运气不算太糟。”他说道。这一宿他再也没说话。

揭 密

次日吃过早餐后,我们到当地警局去,麦克唐纳警官和怀特·梅森正在警官的小会客室里秘密商谈着什么。在他们面前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大摞书信和电报,他们正进行着认真的整理和摘录,已经完成了三份了。

“还在追踪那个神秘的车主吗?”福尔摩斯饶有兴致地问道,“这个家伙有消息吗?”

麦克唐纳丧气地指着面前的一堆信件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莱斯特、诺丁汉、南安普敦、德比、东哈姆、里士满和其他十四个地方发来了关于此人的消息。其中,利物浦、莱斯特和东哈姆三

地的情况对他十分不利。实际上他早就被盯上了。不过 ,似乎全国都有穿黄大衣的亡命之徒。”

“嗨 ,”福尔摩斯颇为同情地说道 ,“麦克先生 ,怀特·梅森先生 ,现在请允许我给你们二位提一个非常恳切的建议。你们应该记得 ,咱们在办案之初时 ,我就说过 :我不会向你们宣布没有把握的结论 ,我要按自己的思路制定计划 ,直到它证明是正确的 ,并让我满意为止。所以 ,目前我还不打算把自个儿的全部想法都和盘托出。不过 ,我也曾说过对我你们没有私心 ,此时看见你们正为一件无用的事而徒费精力 ,如果不加以制止就是我的过错了。因此 ,我向你们提出忠告 ,其内容只有三个字 :‘放弃它’。”

麦克唐纳和怀特·梅森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这位大名鼎鼎的同行。

“你觉得已经拿这个案子没辙了 ,是吧 ?”

“不 ,案情会水落石出的 ,只是按你们的方法不会达到那个效果。”

“可是骑自行车的是实有其人啊 ! 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外貌特征、手提箱 ,当然 ,还有这辆自行车。他一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为什么我们不尽快把他捉拿归案呢 ?”

“是的 ,是的 ,他无疑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而且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不过 ,我不愿看到你们在东哈姆或利物浦这样的地方耗费时间和精力 ,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其他简便的路子。”

“你有什么事情向我们隐瞒了 ,这可不太对 ,福尔摩斯先生。”麦克唐纳气恼地说。

“麦克先生 ,你应该了解我的工作习惯。我希望在短时间内尽量保密 ,只是试图验证一下我所设想的细节是否正确 ,这个并不难。完事后 ,我就告辞回伦敦去 ,把我所发现的结果都留给你们 ,为你们效劳。否则 ,我就太对不起你们了。在我经手的案子中 ,就属这桩案子最为离奇有趣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的行为真让我迷惑不解。昨天我们从滕布里奇韦尔斯市回来看见你时,你还基本上肯定了我们的做法。为什么今天你的想法又突然转变了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既然你这样问,我也不便隐瞒。昨天我向你们提到过想要独自在庄园里呆上一晚,我那样做了。”

“噢?有什么发现吗?”

“这个嘛,恕我暂且只能给你们一个极普通的回答。顺便说一下,我读到过一份关于这座古宅的介绍材料,简单而有趣。这个材料在本地的烟酒商店只要花一个便士即可买到。”福尔摩斯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本册子,册子的封皮上印有庄园图案的版画。

他接着说:“亲爱的麦克唐纳先生,当一个人置身于古老的庄园中并被其气息所感染时,用这本小册子来做调查是很能增加情趣的。你们不要不耐烦,因为这册子虽小,却能让人在头脑中勾出这座古宅往日的辉煌。让我来为你们念上一段吧。‘伯尔斯通庄园是在詹姆士一世登基后的第五年,在一些古建筑物的遗址上修建的。在詹姆士时代有护城河的宅邸中,它是残留下来的最完美的一座……’”

“好了,福尔摩斯先生,别再兜圈子了。”

“看来你们已经不耐烦了。好吧,既然你们没兴趣,我也不再多念了。不过册子里提到在1644年反对查理一世的议会党人中,有一个上校取得了这块宅基。英国内战期间,查理一世本人在这里躲藏了几天,另外,乔治二世也到过这里。你不得不承认,这中间有许多问题与这座古宅相关。”

“是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福尔摩斯先生,可这个与我们的案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真的没关系吗?亲爱的麦克先生,干咱们这一行的,就得视野开阔,这是首要的立足点。交叉运用各种概念和知识是十分重

要。请原谅 ,虽然我只是个犯罪问题专家 ,但毕竟比你年长些 ,因而经验也丰富些。”

“是的 ,我承认 ,”麦克唐纳说 ,“我承认你说的不无道理 ,但何必这么拐弯抹角呢 ?”

“那好 ,咱们就不谈历史 ,只谈现实。刚才我已经说过 ,昨天晚上我去了庄园 ,但并没有去见巴克先生和道格拉斯太太。我觉得没必要去打扰他们 ,不过我听说道格拉斯太太并没有表现出伤心欲绝 ,相反 ,还安稳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特意拜访了好心的艾姆斯先生 ,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 ,让我在书房里呆一阵子 ,并且帮我保守秘密。”

“什么 ? 和一具死尸呆在一起 ?”我嚷了出来。

“不 ,一切已经正常了。麦克先生 ,听说这是你做的 ,对吗 ? 书房已经复原了 ,我在里头呆了十五分钟 ,很有收获。”

“你做了什么事 ?”

“我并没做什么神秘的事情 ,因为没必要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我只是在寻找那只丢失的哑铃。据我的判断 ,它在此案中起关键作用。我最终把它给找着了。”

“在哪儿找到的 ?”

“再进一步 ,案情就真相大白了。让我再做一点儿工作 ,只稍稍往前一步 ,我就能把前因后果对你们说个一清二楚。”

“好吧 ,我们只能尊重你的主张 ,”麦克唐纳说 ,“可是你让我们放弃手头的工作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

“很简单 ,因为你们查错了对象。”

“我们调查的是伯尔斯通庄园的约翰·道格拉斯的被杀案。”

“不错 ,这话没错。可是你们不必耗神去查询那辆自行车的神秘主人了。我敢发誓 ,这对你们毫无用处。”

“那么 ,我们该怎么办呢 ?”

“如果你同意 ,我会告诉你要做些什么。”

“好吧。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作法虽然让人难以捉摸 ,但总是有道理的。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

“怀特·梅森先生 ,你的意思呢 ?”

这个乡镇警官茫然地看着他们俩。对他来说 ,福尔摩斯和他的那一套真是够奇怪的。

“我没什么意见 ,如果麦克唐纳警官认为可行 ,我就照着办。”怀特·梅森说道。

“那再好不过了 !”福尔摩斯说 ,“对了 ,我建议你们二位到乡间去舒舒服服地散个步吧。我听说 ,从伯尔斯通小山边到威尔德一带 ,景色十分优美。虽然我对这里还不太熟 ,但可以向你们推荐一家饭馆 ,不过 ,我相信你们自己就可以找到合适的饭馆吃午饭。晚上 ,尽管有些累 ,却能高兴地……”

“福尔摩斯先生 ,我真不知你在开什么玩笑 !”麦克唐纳动怒道 ,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好吧 ,好吧 ,随你们的便好了 ,这一天你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 ,”福尔摩斯笑着拍拍麦克唐纳的肩膀说 ,“你们想干什么、想去哪里都随你们的意 ,不过 ,务必在傍晚前赶回我这儿来。切记 ,麦克先生。”

“这话才像是出自头脑清醒的人之口。”

“刚才我提的建议是很不错的 ,不过 ,我并不强行让你们接受 ,只要你们在我需要你们的时候在这里就行了。不过 ,你们离开之前 ,请先给巴克先生写一张便条。”

“可以。”

“如果你愿意 ,我来口述。准备好了吗 ?”

“亲爱的先生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护城河的水排除干净 ,以便找到一些我们所希望……”

“这不可能 ,”麦克唐纳说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噢 ,亲爱的先生 ,你就按我说的写好了。”

“好吧 ,说下去。”

“……找到一些我们所希望的调查有帮助的东西。我已经作好安排 ,明早会有工人们来把河水引走……”

“不可能 !”

“把河水引走 ,所以我事先向你说明一下。”

“现在就签上名吧 ,四点钟时派专人送去。那时我们再在这间屋里见面。见面之前 ,我们可以各自干自己的事。现在 ,我向你们担保 ,咱们的调查可以先告一段落。”

临近傍晚时 ,我们又聚在了一起。福尔摩斯的态度极为严肃 ,我是满怀着好奇 ,而那两个侦探则十分生气和不满。

“现在 ,先生们 ,”福尔摩斯严肃地说 ,“咱们一道去考察情况 ,你们据此作出自己的判断 ,看我的观察能否说明我的结论有道理。夜间天气很凉 ,不知道要出去多久 ,请你们多穿些衣服。我们得赶在天黑前到达现场 ,如果没问题 ,咱们现在就动身吧。”

庄园花园的四周有栏杆 ,我们顺着栏杆走 ,直到有一处栏杆有个豁口 ,我们就从那儿钻进了花园。暮色越来越深 ,我们跟着福尔摩斯来到一片灌木丛旁 ,这儿几乎就正对着宅子的正门和吊桥。吊桥还没有拉上去。福尔摩斯在月桂树丛后蹲下来 ,我们三个人也跟着蹲下。

“现在我们该干些什么呢 ?”麦克唐纳冒失地问。

“等待 ,注意不要弄出声音来。”

“我们要等待什么呢 ?你最好如实相告。”

福尔摩斯笑道 :“华生总是说我像是现实生活中的戏剧家 ,怀有艺术家的情调 ,执著地要进行一次成功的表演。麦克唐纳先生 ,如果我们不能使自己的表演更为精彩有趣 ,那么干这一行也太枯燥乏味了。请问 ,直接的告发与严峻的判决 ,这样结案 ,能算得上是好剧吗 ?运筹帷幄 ,神机妙算 ,并巧妙地证实自己推断的正确性 ,这不是我们这行该骄傲的事吗 ?现在 ,你应该怀有猎人

得手前的激动。如果事情全按既定的时刻表来发展,又有什么激动可言呢?麦克先生,请你们耐心一点,一切就要水落石出了。”

“行啊,我希望在我们没有冻死之前,这种令人骄傲和激动的事情可以实现。”这个伦敦侦探无奈地开玩笑说道。

我们几个人也都打心眼里有这种愿望,因为这样的守候真是太难受、太难捱了。狭长而阴森的古堡逐渐笼罩在夜色之中,护城河里升起的一股深重的寒气真是冷得刺骨,我们冷得不住地打哆嗦,牙齿上下打颤。大门口只挂着一盏灯,而那可怕的书房里有一盏固定的球形灯。四周万籁俱寂,漆黑一片。

“还要这样呆多久啊?”麦克唐纳快熬不住了,问道,“我们到底在等待什么呢?”

“我可不像你那么在乎等多久,”福尔摩斯非常严厉地说道,“如果罪犯把他们的犯罪时间安排得像列车时刻表一样准确,那当然对我们很有利。至于我们在等候什么……你看,等候的东西出现了!”

我们看过去,发现书房里明亮的黄色灯光被一个来回晃动的身影挡住了。接着,离我们的隐身之地不到一百英尺的书房的窗户吱呀一声打开了,我们模模糊糊地看到窗口探出一个人的头和身子,向四处张望。他向前方注视了良久,动作鬼鬼祟祟的,似乎怕被人发觉。之后,他俯下身去,暗夜中响起了河水被微微搅动的声音,这个人似乎在用什么东西搅动护城河水。后来,他像渔夫捞鱼一样,从水里捞起一件圆鼓鼓的东西,把它拖进窗去。这个人一起身,灯光又被挡住了。

“行了,赶快动手吧!”福尔摩斯叫道。

我们急忙站了起来,但四肢都已麻木了,只好摇摇晃晃地跟在福尔摩斯后头。他迅速地奔过吊桥,使劲打响了门铃。门开了,艾姆斯惊讶地站在门口。福尔摩斯什么也不说,把他推在一边,就向书房冲去,我们也跟着他跑进去。我们所等候的人还站

在那里。

桌上的油灯放出光芒,正是我们刚才从窗外看到的光。此刻油灯正拿在塞西尔·巴克先生手中。我们进来时,他举起油灯照向我们。灯光映照在他那坚毅、勇敢、刮得光光的脸上。他的双眼快要喷出怒火来。

“你们要干什么?”巴克嚷道,“你们在找什么?”

福尔摩斯向四处扫视着,一下子就发现了那个藏在写字台下面的精湿的包袱,并一个箭步蹿过去。

“找的就是这个东西,巴克先生,你刚从护城河里捞上来的包着哑铃的包袱。”

巴克的脸上显出了惊异之色。他盯着福尔摩斯,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很简单,因为是我把它放进水里的。”

“你?”

“确切地说,‘是我重新把它放进水里的’。”福尔摩斯说道,“麦克唐纳先生,你还记得我曾提过缺了一只哑铃,提醒你注意这一点,可是你却把注意力投在了别的方面,没有认真思索这件事,以致失去了得出正确结论的机会。这屋子既然环水,而哑铃又是一件有重量的物体,因而不难想到它是用来加重什么东西并沉到水里去了。这种推测是可以验证的。昨天艾姆斯先生允许我留在这屋子里,在他的帮助下,我用华生医生的雨伞的伞柄把这个包袱钩了出来,并检查了一遍。

“可我们还得查出这个包袱是谁放进去的,因此宣布明天把护城河的水抽干,逼得这个放包袱的人必须在今晚把它取出来。现在,巴克先生,至少有四个人目睹了是谁把包袱打捞起来的。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谢洛克·福尔摩斯把湿包袱放在油灯边,解开上面的绳索,从中取出一只哑铃,放到了墙角另一只哑铃的旁边。然后,他又抽

出一双长统靴。

“你们瞧,这靴子是美国式的。”福尔摩斯指着鞋尖说道。他又从包袱里拿出一柄带鞘的杀人长刀,最后解开了一包衣物,里面有一整套内衣裤、一双袜子、一身粗呢衣服,以及一件黄色短大衣。

“除了这件大衣,这些衣服都很平常,”福尔摩斯说,“这件大衣值得人思索一番。”

福尔摩斯把大衣举到灯前,用细长的手指着它说道:“瞧,这件大衣的衬布里有一个这样的口袋,它的式样好像正为放下那支截短的火枪而设计。衣领上的标签印着美国维尔米萨镇的尼尔服饰用品店。我曾在一个修道院院长的藏书室里呆过一下午,了解到维尔米萨是美国的一个繁荣的小城镇,处在著名的盛产煤铁山谷的谷口。巴克先生,我记得你在提到道格拉斯先生的第一位夫人时,曾经说过产煤地区的事,由此可以推想:死者身旁的卡片上的 V.V. 两个字母,就是维尔米萨山谷(Vermessa Valley)的代称。凶手也许就是从这个山谷派出的,这个山谷即为恐怖谷。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巴克先生,你说呢?”

当这个大侦探讲述时,塞西尔·巴克的表情真是变化万端:时而生气,时而惊诧,时而恐惧,时而疑惑。最后他冷冷地讽刺福尔摩斯说:

“福尔摩斯先生,既然你已经一清二楚了,又何必我来说呢?”

“本来我可以说出更多的情况,不过还是你自己说出来比较体面。”

“噢,你这么认为吗?那好,我只能说如果这里面有秘密的话,也不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们找错人了。”

“巴克先生,如果你保持这种强硬的态度,”麦克唐纳冷漠地说,“那我们就先拘捕你,等拿到逮捕证再逮捕你。”

“悉听尊便。”巴克傲慢地说。

看来指望他是得不到什么情况了，从他那顽强刚毅的面容就看得出来，他是誓死也不会违背自己意愿的。正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打破了这种僵持局面。原来，道格拉斯夫人一直站在半开的门外听我们谈话，这时才走进屋里来。

“你已经为我们尽力了，塞西尔，”道格拉斯夫人说道，“无论结果会怎样，你已经尽了力。”

“不只是尽力，而且是非常尽力，”谢洛克·福尔摩斯严肃地说，“太太，我对你深表同情，但请你充分相信我们的办案能力，并把警探当作知心人。这方面我可能有过失，因为你曾向华生医生表露过想告诉我某些秘密，但我并未理会，因为当时我认为你与此案有直接关系。现在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我当初所料，其中有些问题得说明白，你还是让道格拉斯先生出来亲口讲讲吧。”

一听这话，道格拉斯太太顿时大惊失色，不由得失声叫了出来。这时，我们看见一个人好像从墙里冒出来一样，从阴暗的角落里出现并走了出来，我和另外两个侦探也禁不住惊叫了一声。

道格拉斯太太转过身来，立刻投入了他的怀抱，巴克也抓住了他伸过来的那只手。

“这样最好了，杰克，”他的妻子喃喃说道，“我相信这样最好了。”

“不错，这样的确是最好的，道格拉斯先生，”谢洛克·福尔摩斯说道，“我坚信你以后会发觉这样最好。”

这个人刚从黑暗的角落里出来，不能适应亮光，仍站在那儿眨着昏花的眼睛。这张面孔与众不同——一双透露出果敢坚毅的灰色大眼睛，灰白色的胡须剪得短短的，下巴凸出，嘴角现出幽默感来。他将我们细致地打量了一番，然后朝我走过来并递给我一个纸卷，这一动作让我惊讶不已。

“久闻大名了，华生医生，”他说道，声音既不像英国人又不像美国人，但听起来舒服，“你是你们这群人中的历史学家。我敢用

全部家产与你打赌 ,现在你手头拿到的这份故事材料是你以前从未碰到过的。你可以随意地选用表述方式 ,不过 ,有了这些素材 ,你就不会让读者失望的。我在这儿藏了两天 ,用处在困境中的白天的光阴把这些经历写成了文字。你和你的读者朋友可以运用这些材料 ,它就是关于恐怖谷的故事。”

“那是过去的故事 ,道格拉斯先生 ,”谢洛克·福尔摩斯平静地说 ,“你可否讲讲当前的事情呢 ?”

“当然 ,”道格拉斯说道 ,“不过 ,你们不介意我在讲述的时候抽烟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也爱抽烟 ,对吗 ,福尔摩斯先生 ?想想吧 ,枯坐了两天 ,口袋里明明有烟草 ,却怕抽烟时烟味暴露了自己 ,这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啊 !”

道格拉斯倚着壁炉台 ,吸着福尔摩斯递过来的雪茄 ,说道 :“福尔摩斯先生 ,你的大名早已是如雷贯耳了 ,可没想到竟是这样和你相见。在你还没有读到这些材料之前 ,”道格拉斯指着我手中的纸卷说 ,“你会说 ,我给你们讲述的是新奇的事。”

麦克唐纳警官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新出现的人 ,惊诧之极。

“我是彻底糊涂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麦克唐纳终于嚷了起来 ,“如果你就是伯尔斯通庄园的主人约翰·道格拉斯先生 ,那前两天的死者又是谁呢 ?还有 ,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我觉得你就像玩具匣里的玩偶一样突然从地板里钻了出来。”

“哦 ,麦克先生 ,”福尔摩斯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说道 ,“难道你没读过那本出色的地方志吗 ?上面很清楚地记载着国王查理一世避难的故事。那个时候没有安全的藏身之处是无法保命的。那时的藏身之处应该还可以用 ,所以我深信能够在这幢宅子里找到道格拉斯先生。”

“福尔摩斯先生 ,你怎么把我们捉弄了这么久 ?”麦克唐纳生气地说 ,“你明知道那些事是荒唐的 ,却眼看着我们在那上头白费力气。”

“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 ,亲爱的麦克先生。直到昨天晚上 ,这个案子有了一个全盘的 认识。因为只有在今晚才能证实我的推论 ,所以我让你们二位 在白天休息。除此之外 ,我还能怎么做呢 ? 当我从护城河里捞起衣物包袱时 ,立刻认识到死者不是约翰·道格拉斯先生 ,而是从滕布里奇韦尔斯市骑车来的人。不会再有其他可能了。我又开始思索道格拉斯先生藏身何处 ,而最大的可能便是在他的妻子和朋友的帮助下 ,隐藏在别墅的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曾是逃亡者的匿身之地。等到风头过了之后 ,再寻找合适的时机逃出去。”

“不错 ,你的推想完全正确 ,”道格拉斯先生点头说道 ,“我原本以为已经从你们英国的法律下逃脱了 ,我不能想像受到裁决会是什么样子。而且 ,借此机会我也永远地摆脱了那些盯梢的猎狗。不过 ,从头到尾 ,我都没做过亏心事 ,我做过的 事没有什么不能再做的。我向你们讲述我的经历 ,由你们自己去评判。警官先生 ,用不着你的提醒 ,我不是个在真理面前畏缩的人。”

“我不准备从开头讲起了 ,这上面都写得很详细 ,”他指着 我手中的纸卷说 ,“你们会看到许多荒唐古怪的事情 ,起因只有一个 :有些人因各种原因与我结下了冤仇 ,他们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把我给整死。我活着一天 ,他们就不安分一天 ,折磨得我没有安身之所。他们从芝加哥追到加利福尼亚 ,逼得我离开了美国。我来到英国 ,结了婚并安顿下来 ,想在这儿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

“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妻子 ,何必让她多操心呢 ? 要是她知道了 ,就片刻都不得安宁 ,成天心惊胆战的。不过 ,她已经猜到一些了 ,因为有时我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昨天你们看到她时 ,她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她已经把她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巴克也不知道内情 ,因为案发当晚时间太仓促 ,来不及跟他们讲清楚。我的妻子今天才知道这些事 ,如果早点告诉她就好了。不过这很难开口 ,亲爱的 ,”道格拉斯握着妻子的手说 ,“现在我做得不

错吧？”

“言归正传吧，先生们，案发前一天我到滕布里奇韦尔斯市购物，在街上瞥见一个人。虽然只是一眼，但凭我在这方面的敏感，我可以断定此人就是我所有的仇敌中最凶残的一个，多年来他始终像一条饿狼一样，紧追着驯鹿不放。我意识到有大麻烦了，因而立即回家作好准备，我相信自己可以应付他。1876年的一段时期，我十分走运，美国人对这个尽人皆知。我确信好运总是伴随着我。”

“案发当天我一整天都在警惕着。为确保安全，我没有进到花园里去，因为如果我靠近他，他就会抢先用火枪朝我开枪。晚上吊桥拉起来后，我心里安定了不少，不再顾及这件事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潜伏在屋里等待我的出现。就寝前我换上睡衣，按惯例检查屋子，还没进书房，就感到有危险存在了。我想，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第六感官会发出警告，这样的事我碰到过好多次。这一次我又很清楚地感受到这种信号，却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突然我发现了窗帘下露出一双长统靴，就立刻明白了。”

“这时我手里拿着一支蜡烛，但房门开着，大厅里的灯光都照了进来，我立刻放下蜡烛，蹑到壁炉台边把台上的铁锤抓在手中。这时他向我猛扑过来，只见刀光一闪，我便挥起铁锤向他砸去，只听刀子哐啷一声掉在了地上，看来我把他打中了。他像一条鳝鱼一样，迅速地绕着桌子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从衣服里掏出枪来，把机头打开，但我在他没开枪之前，抢先死死地抓住枪管，我们就这样争夺着，持续了大约一分钟。如果他一松手，就意味着送了他的命。”

“他没有丢开枪，但枪托始终朝下。不知是我碰响了扳机，还是我们争夺时震动了扳机，总之，两发子弹都射在了他脸上。此人是特德·鲍德温，就是我在滕布里奇韦尔斯市看到的人。他向

我扑过来时我看出了是他，可枪响后，别说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恐怕也认不出他来了。虽然过去打打杀杀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可他那副样子还是让我感到恶心。”

“巴克急忙赶了过来，我仍倚在桌边喘气。我听到妻子下楼了，连忙到门口把她拦住，这种惨状不是一个女人能够忍受的。我对她说马上到她那里去。我只对巴克说了，他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接着，我们等其他的人赶到，可并没有人过来，因此我们断定他们都没有听见枪声，此事只有三个人知道。

“此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几乎要为此高妙的主意而得意洋洋了。这个人的袖子卷着，我看见了胳膊上的会党标志。你们瞧这儿。”

说着，道格拉斯卷起了自己的衣袖，一个烙印露了出来，这个烙印是褐色圆圈里带着三角形，正是我们在死者身上看到的那种。

“这个标志让我忽生一计。此人的身材、头发、体形都和我一个模样，而他的脸又没有谁能认得出了，这倒霉的魔鬼！于是，我把他的衣服脱了下来，我和巴克只用了一刻钟就把我的睡衣套在他身上，他就像你们看见时那样躺在地上。我们把他的东西打成一个包袱，用当时所能找到的重物给它加重，随后把它扔出窗外。死者本来打算放在我身边的卡片，这下子放在了他自己身边。”

“我又把戒指取下来套在他的手指上，可这个结婚戒指，”道格拉斯伸出他那只强健有力的手，说道，“你们看，它戴得实在是太紧了。结婚以来我就一直没动过它，要想摘下来非得用锉刀不可，而当时显然办不到，因此只好把这件小事放过去了。还有，因为当时我正贴着橡皮膏药，所以也拿一小块贴在死者同样的位置上。福尔摩斯先生，这一点被你忽略了。像你这样的聪明人，如果当时把膏药揭开，就会发现下面并没有伤痕。

“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如果我能再躲藏一段时间，然后和

我的‘孀妇’远走高飞,就可以安度余生了。只要我还活在这世上,那些恶魔就会无休止地缠着我;只有他们在报上看到鲍德温已经把我干掉的消息,我的威胁才可能永远解除。我没有时间向巴克和我的妻子解释清楚,不过他们和我心意相通,都全力帮助我。我知道这个宅子的藏身之处在哪儿,艾姆斯也知道,可他没想到这个竟然会与此事挂上钩。我躲进了密室里,其余的事就交给巴克去对付了。”

“巴克做了些什么,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他打开窗户,在窗台上伪造了凶手逃跑时留下的鞋印。越窗而逃是很困难的,但吊桥已经拉了起来,似乎没有其他的路可逃。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之后,巴克才使劲拉铃。后来的事情,用不着我来说了。先生们,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而且绝对真实。该怎样,你们就看着办吧。请问,对于我这样的情况,英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大家都不吭声,谢洛克·福尔摩斯打破沉默说:“英国的法律基本上是公正的,不会冤枉了你而判刑的。我想知道的是,这个人是怎么得知你住在这儿的呢?他又是怎么潜入屋子、躲在哪儿呢?”

“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

道格拉斯的面容变得苍白而凝重。

“这事只怕是还没完呢,”福尔摩斯说道,“还有比英国刑更可怕的危险在等着你,甚至比你的那些美国仇家都要厉害得多。记住我的告诫,不要放松防备。”

现在,请读者朋友们不要厌烦,让我们暂时离开这个苏塞克斯的伯尔斯通庄园,告别这位名叫约翰·道格拉斯的人发生怪案子的一年。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二十年前,把地点转移到离西方几千里的地方。我要向你们讲述一件骇人听闻的奇事,恐怕你会觉得它难以置信,不是事实。

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要在前一案还未了结时就开始另一个案子 ,你们读下去就知道了。在我详述了多年前的事情 ,你们揭开了那个过去的故事之谜后 ,我们还会回到贝克街的这座宅子里。这桩案子同别的稀奇古怪的事件一样 ,总会有它的结局。

初生牛犊

1875 年 2 月 4 日 ,天寒地冻 ,吉尔默敦山峡谷里积满了厚厚的雪。因为蒸汽扫雪机的开动 ,铁路仍然开通着 ,从煤矿到铁工区的漫长的铁路线上 ,夜车正缓缓地驶过斯塔格维尔平原 ,轰隆轰隆地爬上陡峭的山坡 ,朝维尔米萨谷口的中心地带维尔米萨镇开去。火车开到这里后向下驶去 ,途经巴顿支路、赫尔姆代匀 ,到达物产富饶的梅尔顿县。虽然这是条单轨铁路 ,但每条支线上都分布着装满煤和铁矿石的货车 ,充分显示了这里矿藏的丰富。正因为此 ,促使许多粗野的人来到这不毛之地 ,荒凉的角落开始热闹起来。

从前这里是穷乡僻壤。首批开拓者来到这风景优美的草场和水草丰茂的牧地进行勘探时 ,怎么也不敢相信它竟是布满黑色岩石和茂密森林的荒凉之地。山坡上是郁郁葱葱、参天避日的茂林 ,山顶矗立着光秃秃的石块 ,两侧则屹立着白雪和黑岩。一列火车绕着弯弯曲曲的山谷 ,往上迟缓地爬行着。

前面的客车车厢里点起了油灯。一节简陋的长车厢里坐着二三十个人 ,其中大部分是工人。经过了一天在深谷里的劳动 ,他们坐火车回去休息。至少有十几个人是矿工 ,从他们满面尘灰的脸和携带的安全灯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吸着烟 ,低低地交谈着 ,并不时向车厢对面坐的两个人瞟一眼。那两个人穿着制服 ,戴着徽章 ,显然是警察。

车厢里还有几个劳动妇女 ,一两个当地的小业主 ,以及一个

青年。这个青年独坐在一角,我们要对他细致地描绘一番,因为他正是与我们的故事相关的一个人物。

此人年纪不超过三十岁,中等身材,眉宇间有一股英气。他那双灰色的带有幽默感的眸子灵动地转着,透过镜片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人。看得出来,他性情开朗直率,喜欢并且善于广结朋友。他面带微笑,样子非常机敏。如果有人再细细地观察一下,会发现他的双唇和嘴角间透露出一股果敢坚毅之色,看来他是个心思缜密的人。总之,这个快乐的褐色头发的爱尔兰青年将来定会在他进入的圈子里闯出名声。

这个年轻人和他附近的一名矿工搭了一两句话,但对方言语粗鲁而冷漠,年轻人只好作罢,闷闷不乐地看着窗外的景致逐渐暗淡下去。

沿线的景色让人扫兴。在暗下去的天光中,隐约可以看见山坡两侧闪着炉火的红光,到处堆积着矿渣和煤渣,时而耸立出一架煤矿的竖井。低矮的木屋零零散散地坐落在铁路旁,窗口透出的灯光勾勒出木屋的轮廓。沿线的许多停车站里都挤满了皮肤黝黑的乘客。

维尔米萨区盛产煤矿的山谷,可不是有闲阶层和文人骚客来消磨时间和观光的地方,而是面临着严峻的生活危机的人为生存下去而挑战自然的地方。这里进行的是原始的体力劳动,干这些粗笨活的是强悍粗野的工人。

青年乘客抑郁而好奇地望着窗外的荒凉景象,不难看出这地方对他来说是生疏的。他好几次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看一看,并在空白处快速地写下一些字。后来,他从身后掏出了一样东西——一支最大号的海军用的左轮火枪。像他这么斯文的人竟然带着这么个东西,不免让人感到吃惊。他把手枪侧向灯光时,弹轮上的铜弹发出了光泽,看来枪内装满了子弹。他把枪放回衣袋里时,被邻座的一名工人瞥见了。

“嗨，朋友，”这个工人笑道，“你似乎在防备什么。”

青年人自然地笑了笑。

“这个，”他说道，“在我原来呆的地方，时常会用到它。”

“你从哪儿来？”

“芝加哥。”

“你对这儿还不熟吧？”

“是的。”

“以后你会发现，在这儿也用得着那玩意儿。”工人说。

“噢？是吗？”青年人问道，似乎很在意这个。

“难道你没听说附近出过乱子吗？”

“这倒没有。”

“哎，这儿经常出事，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听说的。你来这是干吗？”

“我听说这儿很容易找活儿干。”

“你是工会里的人吗？”

“是的。”

“那么我想你会找到事做的。你在这儿有朋友吗？”

“没有，不过我有办法结交朋友。”

“如何结交呢？”

“我是自由人会的会员，到处都有这个组织的分会，这样，我就可以通过它而交到朋友。”

听到这话，那个工人产生了异常的反应。他谨慎地朝车上其他人扫视了一眼，看见矿工们仍在低声交谈，而两个警察在打盹。他走到年轻乘客身边，紧挨着他坐了下来，伸出手，说道：

“把手伸过来。”

两个人握手，对了暗号。

“看来你没说假话，不过还得再证实一下。”

他伸出右手，举到右眉边，青年立即伸出左手，举到左眉边。

“黑夜是不愉快的。”

“对身在他乡的游子来说 ,黑夜是不愉快的。”另一个对道。

“太好了。我是维尔米萨山谷三四一分会的斯坎伦 ,很高兴在这儿遇见你。”

“我是芝加哥二十九分会的约翰·麦克默多 ,身主是 J.H. 斯科特。我的运气不错 ,刚来就碰到了兄弟。”

“我们在这儿的人很多。本会的势力在维尔米萨山谷非常庞大 ,美国的其他地方都难以相比。我们需要像你这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可是不明白 ,难道像你这样风华正茂的工会会员 ,在芝加哥会找不到工作吗?”

“哦 ,实际上我找到过很多工作。”麦克默多说道。

“可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麦克默多向那边的警察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我想 ,那些家伙会对这个感兴趣的。”

斯坎伦会意地点了点头 ,同情地说 :“有麻烦事了 ,对吧?”

“是的 ,大麻烦。”

“犯了罪?”

“还有其他原因。”

“不会是杀了人吧?”

“谈这些还为时尚早 ,”麦克默多说道 ,同时吃惊地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 ,“我离开芝加哥自有原因 ,不方便对你讲。你是谁 ,干吗对这个穷追不舍?”

透过镜片 ,麦克默多那双灰色的眸子燃烧出愤怒的火焰。

“得了 ,兄弟 ,请原谅。人们不会认为你犯过什么的。你现在要往哪里去呢?”

“维尔米萨。”

“第三站便是。你打算住在哪儿?”

麦克默多掏出一个信封 ,凑近昏暗的油灯来看。

“地址是谢里登街 雅各布·谢夫特。这所公寓是我在芝加哥认识的一个人给介绍的。”

“我不知道这所公寓 ,对维尔米萨我并不太熟。我住在霍布森领地 ,马上就该到了。下车前 ,我给你一个忠告 :如果有什么麻烦事 ,就直接到工会找头领麦金蒂。他是维尔米萨分会的身主 ,在这儿 ,没有他的支持是干不成啥事的。再见了 ,兄弟 ,没准哪天晚上咱们能在分会里碰面。记好我的话 :有麻烦就去找身主布莱克·杰克·麦金蒂。”

斯坎伦下车后 ,麦克默多又陷入了深思。天已完全黑了下来 ,高炉中喷出的火焰在黑暗中跳跃着、嘶叫着 ,闪着光芒。红光中映出一些黑色的身影 ,随着起重机或卷扬机的运转和轰隆隆的奏鸣弯腰、挥手、转身。

“我猜地狱就是这个样子。”有个人说。

麦克默多回过头 ,看到一个警察扭动着身躯 ,向窗外被火光映红的平原望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另一个警察说 ,“地狱的确就是这个样子。我不觉得那儿的魔鬼会比这儿的坏。年轻人 ,我看你是初到此地吧 ?”

“的是 ,那又怎么样呢 ?”麦克默多没好气地答道。

“噢 ,那我可得劝你交朋友要慎重。先生 ,如果我是你 ,决不会刚到就和迈克·斯坎伦这帮人交朋友。”

“我和谁交朋友 ,与你有何相干 ?”麦克默多粗野地嚷道 ,声音惊动了所有人 ,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请你来劝告我了吗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大傻瓜 ,没你的劝告就干不了事啦 ?没人跟你讲话你就别多嘴 ,我要是你 ,就……喂 ,你就一边呆着去吧 !”

他怒气冲冲地对着警察 ,像一只狂叫的狗。

两个警察仁厚、老练 ,对自己善意的忠告遭到如此强硬的抨击 ,不禁惊诧万分。

“请原谅,先生,”一个警察说,“看来你是刚到这儿,我们给你提个醒,也是一番好意嘛!”

“我虽然是刚来这儿,可对你们这帮家伙却并不陌生,”麦克默多冷酷地叫道,“你们都是一副德性!谁要你们的劝告?趁早收回去吧!”

“用不了多久咱们会再碰面的,”一个警察冷冷地说,“如果我是法官,我就敢断定你是难得的好种。”

“不错,”另一个警察说,“小心啊,我们会再见面的。”

“我可不怕你们,你们也别想威胁我!”麦克默多嚷道,“我叫杰克·麦克默多,记下了吗?要找我的麻烦,尽管去维尔米萨谢里登街的雅各布·谢夫特公寓好了,我不会躲着你们的。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惧怕你们这帮家伙,可别想错了!”

年轻的初到者的这种大胆激烈的行为引起了工人们的赞叹和同情,他们开始小声议论,两个警察无奈地耸了耸肩,也互相低语起来。

几分钟后,火车开进了一个光线微弱的车站,这儿有一片空旷的场地,因为维尔米萨是这条铁路线上最大的城镇。麦克默多提起他的皮革旅行包,开步朝暗处走去,这时一个矿工上前来和他搭话。

“嗨,老兄,你用那种口气对警察说话,”他叹服地说道,“听了可真带劲。让我来帮你拿旅行包,给你带路,我回家正好要路过谢夫特公寓。”

他们从月台经过时,其他的矿工都友善地向麦克默多问好。因此,尽管麦克默多还未在此地站稳脚跟,他敢跟警察对着干的名声却已远扬了。

乡村是恐怖的发源地,但城镇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更让人沉闷的。在狭长的山谷里,起码有一种阴森的壮烈感,烟焰涨天,云雾缭绕,勤劳有力的人们在这些小山上创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宏伟

功绩 ,这些小山都是那些人在巨大的坑道旁堆积而成的。相比之下 ,城镇显得龌龊而不堪入目。宽阔的大道被往来的车辆轧出许多泥泞的车辙。人行道非常狭窄 ,坑洼不平 ,难于行走。许多煤气灯仅只照亮了一排木板房 ,每座房子都有临街的阳台 ,既脏且乱。

麦克默多和那名矿工向市中心走去 ,那里一排排店铺灯火通明 ,酒馆、赌场更是灯光辉煌 ,矿工们毫不吝惜地大把挥霍着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

“这就是工会 ,”带路的矿工指着一家像旅馆一样的大酒店说 ,“杰克·麦金蒂是这儿的头儿。”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麦克默多问道。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他的大名吗 ?”

“我对这儿很生疏 ,怎么会听闻他的名声呢 ?”

“嘿 ,我还以为工会里无人不知他呢 ! 他的名字经常登报呢。”

“为什么呢 ?”

“这个呀 ,”矿工压低了声音说 ,“闹出事来了呗 !”

“什么事 ?”

“先生 ,你可真奇怪 ,难道你不知道这儿只会听见一种事 ,那就是死酷党人的事。”

“我似乎在芝加哥听过这名字。他们是一帮杀人凶手 ,对吗 ?”

“嘘 ! 不能说 ,千万不要再说了 !”矿工惶恐地站在那儿 ,吃惊地注视着他的同伴 ,说道 ,“朋友 ,如果你在大街上这么大声地说这种话 ,恐怕在这儿活不了多久。许多人就因为比这更小的事而丧了命。”

“好吧 ,对他们的事我就当啥也不知道 ,本来这些事就是道听途说。”

“不过，这些话并不完全都是假的。”矿工一边说，一边小心地看了看四周，紧盯着暗处，好像怕那里藏着什么危险一样。“如果说是杀人，那天下杀人的事多着哪！你可要当心，切忌把这些与杰克·麦金蒂这个名字联在一起。只要他听到一点风吹草动，都不会轻易放过的。你要找的房子到了，就在街后的那一座。房东老雅各布·谢夫特可以算得上是镇上的老实人。”

“真是多谢你了。”分手时麦克默多对他的新朋友说道。他提着旅行包，迈着沉重的步伐向那所公寓走去。走到门口，他使劲敲了下门。

门开了，但开门的人却让他大吃一惊。这是一个容貌非凡的年轻德国女子，肌肤丰润。她生着金黄色的头发，眼睛乌黑发亮，十分美丽。她好奇地打量着来客，白皙的脸蛋泛出娇羞的红晕。在门口的路灯照耀下，麦克默多觉得从未见过如此绰约的丰姿。她和周围阴暗肮脏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显得楚楚动人。即使在一堆黑煤渣里生出一支紫罗兰，也没法与此相比。他站在那儿惊呆了，一时意乱神迷。这个女子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还以为是父亲呢，”她带着德国口音的话娇柔不已，“你找我父亲吗？他上镇里去了，我正等着他回来呢！”

麦克默多仍出了神般痴痴地望着她，看得那女子害羞地垂下了头。

“噢，小姐，”麦克默多终于开口说道，“我并不是专门来找他的。别人介绍我到这儿来住宿，我觉得不错，现在更觉得没有比这儿再好的了。”

“你未免也太急于做决定了吧！”

“除非是瞎子，谁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麦克默多答道。

听到这夸奖的话语，姑娘不由得嫣然一笑。

“先生，请你进来吧！”她说道，“我的名字是伊蒂·谢夫特，是谢夫特先生的女儿。我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现在由我来打理家

务。你先在前厅的炉子边坐下 ,等我父亲回来。看 ,他回来了 ,有什么事你和他商量吧 !”

只见一个老人缓缓地从小路上走过来。麦克默多简短地向他说明来意 :是芝加哥的一个叫墨菲的人介绍他过来的 ,而墨菲也是被别人告知才晓得这个地址的。老谢夫特一口答应下来。麦克默多毫不犹豫地掏了房钱 ,其他条件也完全同意了。看来他很有钱 ,一口气就付每周七美元的食宿费。

于是这个公然称自己是逃犯的麦克默多 ,开始在谢夫特家住了下来。这一步注定了以后会招来数不清的漫长而恼人的麻烦 ,最终是天涯羁旅。

麦 金 蒂

麦克默多很快就闯出了名声 ,无论他走到哪儿 ,都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不出一个星期 ,麦克默多就成了谢夫特寓所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儿虽有十来个住宿者 ,但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或普通的商店店员 ,与这个爱尔兰青年的性情大相径庭。晚上他们聚在一块儿时 ,总是麦克默多唱主角 ,他风趣幽默 ,语出惊人 ,而他的歌声尤为动听。麦克默多是个天生适于做朋友的人 ,他总是能让他周围的人感到愉悦畅快。

但是同他上次在火车上一样 ,他会不时地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莫名其妙的怒气 ,既让人敬佩 ,又让人不寒而栗。他从不把法律和所有的执法人员放在眼里 ,因而有些人为此而高兴 ,而有些人则惶恐不安。

麦克默多一开始就公开表示了自己对房东女儿的爱慕 ,他说从第一眼看见她起 ,就被她的玉人风采所深深吸引。他可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第二天他就大胆地向姑娘表白了自己的心迹。此后 ,他又接二连三地说爱她 ,似乎一点儿也不考虑遭拒绝的后果。

“难道还有另外的人吗？”他叫道，“那好，我们走着瞧，让他倒霉去吧！遇上你是我一辈子的幸运，我能把自己倾心爱恋的人让给别人吗？你可以继续说‘不’，伊蒂，但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说‘好’，我还算年轻，完全可以等待。”

麦克默多是个颇具实力的求婚者，他具有爱尔兰人能言善辩的本领，灵活机动，并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神秘的吸引力，颇受妇女们的青睐，最终俘获她们的芳心。他向她谈到他的出生地莫纳根郡的美丽的山谷、遥远的神秘的岛屿、矮小的山峦，以及湖边如茵的绿草地。从当前他们所身处的满是尘灰和积雪的地方去想象那如诗如画的景致，更增添了一种神秘和情趣。

他讲到了在北方的生活，底特律和密执安州的部分伐木区新兴的市镇是他所熟悉的，在芝加哥他曾在一家锯木厂里做工。他还含蓄地提到过一些风流韵事，以及大都市里所遭遇的扑朔迷离的怪事。那些事古怪而神秘，有时非言语所能形容。他经常神思不定地偏离话题，又时而中断话题，任思绪飘到神奇的世界，有时甚至就在阴森而荒僻的山谷里结束了讲述。伊蒂总是静静地聆听着，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里流露出爱怜之色，最终就迅速而顺理成章地转变为爱情。

由于曾受过良好的教育，麦克默多很快就找到了一份记账员的临时工作。工作占去了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所以他分不出身到自由分会去报到。一天晚上，他在火车上结识的伙伴迈克·斯坎伦来看望他，这才让他想起了自由分会的事。斯坎伦是个面容消瘦的小矮个，他的眼睛黑黑的，生性胆小。见到麦克默多，他很高兴。两杯威士忌下肚后，他向麦克默多说明了来意。

“我说，老兄，”斯坎伦说道，“我记得你的地址，所以特地前来拜访。真是奇怪，为什么你没到身主那儿报到，去拜见一下麦金蒂首领呢？”

“哦，我在找活儿干，忙得脱不开身。”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一定要抽时间去拜谒他。哎，老兄，不是我说你，你到这儿以后的第一天早晨就该去工会报到，你竟然没去，这成什么话啊？万一把他给得罪了，你可……我也不多说了。”

麦克默多感到有些诧异，便问：“斯坎伦，我入会已有两年多了。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规矩呢？”

“芝加哥或许没有。”

“可那个是相同的组织啊！”

“是吗？”斯坎伦长久地注视着他，眼睛里带着杀气。

“难道不是吗？”

“关于这个，以后的一个月里你再细细地讲给我听。听说我下车后你和警察发生过争执。”

“你怎么会知道的？”

“这种地方，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传得很快。”

“我确实和他们争吵过，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我对那帮人的看法。”

“哎呀，伙计，你会成为麦金蒂的亲信的！”

“难道他也仇视警察吗？”

斯坎伦爆发出一阵笑声。

“你快去拜访他吧，老兄，”临走时斯坎伦告诫他说，“你要是再不去，那么他恨的就不是警察，而是你了。听听一个朋友的规劝，早点去看他吧！”

那天晚上又恰好发生了另外一件危急的事，迫使麦克默多不得不去拜见麦金蒂。或许是他对伊蒂的关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或许是善良的德国老板慢慢察觉到了他对伊蒂的爱意，总之，这位房东把年轻人叫到自己房里，开门见山地向他讲到了此事。

“先生，据我的观察，”他说，“你是渐渐地爱上我的伊蒂了，对吗？我没有误会吧？”

“没有误会 ,我确实是爱上她了。”

“那么恕我直言 ,你的爱是没有结果的。在你之前 ,已经有人追她了。”

“她也提到过。”

“是的 ,她讲了真话。不过 ,她告诉了你这个人是谁吗 ?”

“没有 ,我问过她 ,但她不肯告诉我。”

“这孩子呀 ,她当然不会告诉你 ,可能她担心会把你给吓跑。”

“吓跑 !”麦克默多一下子愤怒起来。

“是的 ,朋友。不过 ,你怕他也算不得是什么 ,谁让他是特德·鲍德温呢 !”

“这个魔鬼是什么人 ?”

“他是死酷党的一个首领。”

“死酷党 ! 以前我曾听说过。怎么到处都有死酷党 ,而总是神神秘秘的 ? 它到底有什么可怕的 ? 那些党徒又是些什么人呢 ?”

房东像其他那些谈到恐怖组织的人一样 ,很自然地压低了嗓门。

“死酷党 ,”他说 ,“就是自由人会。”

“什么 ?”年轻人大吃一惊 ,说道 ,“这怎么可能呢 ? 我自己就是自由人会会员呀。”

“你 ! 如果早知道你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就算你付给我每周一百美元的费用 ,我也决不会让你住进来。”

“自由人会有什么不好的吗 ? 它的宗旨是博爱和促进友谊啊 !”

“或许在有些地方是这样 ,在这里却不然 !”

“那么它在这儿是怎样的呢 ?”

“是一个暗杀组织 ,千真万确。”

麦克默多不以为然的笑了笑 ,问道 :

“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呢？”

“根据！这里有不下五十桩谋杀案可以作证！比如米尔曼和范肖尔斯特，以及尼科尔森一家，老海厄姆先生，小比利·詹姆斯……许许多多类似的案子都是证据！还要什么证据呢？这山谷里的男女老少，谁不知道死酷党？”

“嗨！”麦克默多诚挚地说，“希望你能收回刚才的话，或者向我道歉，两者做到其一，我就答应搬出去。请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我只是初到此地异乡客。不错，我是自由人员的会员，但我所知道的自由人会是个纯洁的组织，它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分会，而且都是以纯洁的面貌出现。现在，正当我准备到本地的分会注册时，你突然对我说这是一个地道的杀人团伙，名字就叫‘死酷党’。谢夫特先生，我认为你应该向我道歉，或者，你把它解释清楚。”

“我只能告诉你，先生，自由人会的首领就是死酷党的首领，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你得罪了其中的一个，另外的人就会向你报复。我们的证据已经够多了。”

“这不过是谣传，我要的是证据！”麦克默多说道。

“如果你呆的时间再长点，就自然会找到证据。唉，我怎么忘了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呢？不久你就会和他们同流合污。先生，请你另找住处，这儿不敢再留你了。一个死酷党人来纠缠我的伊蒂，而我无能为力，这就够让人痛苦的，难道我还能允许另外一个死酷党人做我的房客吗？先生，真的，过了今晚你就不能住在这儿了。”

这样一来，麦克默多不仅要被赶出舒适的住宅，更糟糕的是要和自己所心仪的女子分开。那天晚上，当屋里只有伊蒂一人时，他向她倾诉了心中的苦闷。

“你的父亲已经发话要赶我走了，”麦克默多说道，“如果说这只是个换动住处的问题，那倒无所谓。可是，伊蒂，说句真心话，

虽然和你相处只有一个星期 ,你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离开你真不知该如何生活 !”

“噢 ,麦克默多先生 ,求你别说了 !”姑娘回答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你来迟了 ,有一个人已经抢先一步 ,虽然我还没有答应嫁给他 ,可我也没法嫁给别人。”

“伊蒂 ,如果先来求婚的是我 ,你就会答应 ,是吗 ?”

姑娘用手捂住脸 ,抽抽噎噎地说 :“老天 ,我多么希望先来求婚的是你啊 !”

麦克默多当即跪在她的面前 ,大声说道 :

“看在上帝的份上 ,伊蒂 ,就按你的意愿来办吧 !难道为了当初轻率的承诺 ,你就甘愿毁掉咱俩的幸福吗 ?亲爱的 ,尊重你自己的意志吧 ,你刚才的心里话比任何许诺都要真实。”

麦克默多用自己那双强健有力的褐色大手把伊蒂白嫩的小手紧紧握住。他说 :

“说一声你是属于我的 ,让咱俩同舟共济。”

“我们远走高飞吗 ?”

“不 ,咱们留在这儿 !”

“哦 ,不 ,杰克 ,”被麦克默多搂在怀中的姑娘说 ,“咱们不能留在这儿。你带我躲得远远的 ,好吗 ?”

麦克默多的脸上显出犹豫不决的表情 ,最终呈现出果敢坚毅之色来。

“不 ,我们要留在这儿 ,”他说道 ,“伊蒂 ,咱们坚守此地 ,不要离开 ,我会保护你的。”

“为什么我们不离开呢 ?”

“不 ,伊蒂 ,我们不能离开。”

“究竟为什么呢 ?”

“因为如果我是被别人驱赶出来的 ,那我一辈子也抬不起头了。再说 ,这儿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们是自由国度里的自由公民

啊！你爱我，我也爱你，有谁敢干涉我们呢？”

“你不明白，杰克，你在这儿呆的时间还太短。你不知道鲍德温，也不知道麦金蒂和他的死酷党。”

“不错，我不知道他们，但我不怕他们，也不相信他们！”麦克默多说道，“我也是在野蛮人中摸爬滚打混过来的，亲爱的，我不怕他们，相反，他们到头来都怕我——真的，伊蒂，总是如此。看起来这几乎是发疯！如果他们真像你父亲所说的，在山谷里作恶多端，大家又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被绳之以法呢？伊蒂，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因为没人敢挺身而出，来指证他们。如果谁敢出面，准一个月也活不了。他们的党徒遍地都是，总是作假证为被告开脱。杰克，这些你都会自己发现的。我相信，美国的各家报纸对这个都进行了报道。”

“是的，我也看到过一些，但我总以为这都是捏造的。或许这些都事出有因，或许他们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干下过些事。”

“杰克，这话我可不爱听，和那个人的腔调一样。”

“鲍德温，他也这么说吗？”

“我就因为这个才讨厌他。杰克，我可以告诉你，我打心眼里厌恶他，但又畏惧他。我因为自己而怕他，但更为父亲而怕他。天知道，如果我不顺从他，我们父女俩都得遭殃！因此我只好半推半就地应付他。杰克，我们把父亲也带上，一同逃离这魔窟。”

麦克默多又表现出迟疑不决的样子，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说：

“你不会有危险的，伊蒂，你父亲也不会有危险。说到坏人，我可比他们更坏上十倍，日后你会发现的。”

“不，杰克，我对你十分信任。”

麦克默多苦笑了一下，说道：“唉，你对我了解得太少了！亲爱的，你的灵魂是那么的纯洁无瑕，根本无法想象以前我所遭遇

的事。咦 ,谁来了 ?”

门突然开了 ,一个青年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完全是一副主子的架式。这个青年眉清目秀 ,衣着华贵 ,年纪和体形都与麦克默多相仿。他戴着一顶宽边的黑毡帽 ,进门时连帽子也懒得摘。那张俊俏的脸庞上却生着一双傲慢而杀气腾腾的眼睛和弯曲的鹰钩鼻子。他狂傲地盯着火炉旁的一对青年男女。

伊蒂当即跳了起来 ,局促不安 ,甚为惶恐。

“很高兴见到你 ,鲍德温先生 ,”她说道 ,“你来得比我预想的要早些。

鲍德温用手叉着腰站在那里 ,瞪着麦克默多。

“这是谁 ?”他粗鲁地问道。

“鲍德温先生 ,这是我的朋友 ,新房客麦克默多先生。请允许我把你介绍给鲍德温先生。”

两个青年朝对方敌视地点了点头。

“伊蒂小姐已经把我和她的事告诉你了吧 ?”

“我并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关系。”

“噢 ,你不知道 ?现在你该明白了。告诉你吧 ,这个姑娘是我的人。今晚的天气看来不错 ,我们出去散步吧 !”

“谢谢你 ,不过我没有那份雅兴。”

“你不去 ?”那人怒目圆睁 ,似乎要喷出火来 ,“你恐怕是有兴致要决斗吧 ,房客先生 ?”

“不错 ,”麦克默多倏地站了起来 ,叫道 ,“你这个提议我倒是非常赞同 !”

“噢 ,天哪 ,杰克 ,看在上帝的份上 !”可怜的伊蒂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 ,“杰克 ,杰克 ,他会杀了你的 !”

“什么 ,你叫他 ‘杰克 ’ ?”鲍德温恨恨地说 ,“你们已经够亲热了 ,对吗 ?”

“噢 ,特德 ,你不要发火 ,求你宽容一点。如果你爱我 ,请看在

我的份上 ,发慈悲饶恕他吧 !”

“伊蒂 ,我想你要是能让我和他单独在一块儿 ,我们能把事情解决掉 ,”麦克默多心平气和地说 ,“否则 ,鲍德温先生 ,那我们就到街上去 ,今天的夜色不错 ,而且街区也足够宽敞的。”

“我甚至不用弄脏自己的手 ,就可以把你给解决掉 ,”他的对手说道 ,“在我干掉你之前 ,你会为来到这所房子而后悔。”

“那好 ,现在就动手吧 ,这是最好的时候 !”麦克默多叫道。

“我要选择恰当的时候 ,先生 ,咱们就走着瞧 !你看看这儿吧 !”鲍德温卷起袖子 ,露出了前臂上的烙印——一个圆圈里面套着三角形的奇怪标志。他指着这个标志说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

“不知道 ,我也不屑于去探究。”

“我发誓 ,今后你会知道的。你的死期不远了 ,或许伊蒂小姐会告诉你这些事。至于你 ,伊蒂 ,你得跪着来见我 ,听见没有 ?臭丫头 ,双膝跪着 ,让我来告诉你会受什么样的惩罚。这麻烦是你自找的 ,这苦果也得你来吃 !”他气汹汹地朝他们瞪了一眼 ,转身砰地关上门 ,挥袖扬长而去。

麦克默多和姑娘沉默地站了好久。然后 ,伊蒂伸开双臂紧紧地搂住麦克默多。

“噢 ,杰克 ,你真勇敢 !可是 ,你也惹了大祸了 ,你必须逃走 ,就在今晚 ,今晚就逃走 !这是惟一的生机了。他们肯定会加害于你的 ,从他那恶狠狠的眼睛就看出来了。他们人多势众 ,你怎么对付得了呢 ?况且 ,他背后还有麦金蒂和其他分会撑腰啊 !”

麦克默多挣脱了她的双手 ,吻了吻她 ,温柔地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来。

“亲爱的 ,你不要提心吊胆的 ,别忘了我也是自由人会的会员呢 !你父亲已经知道这个了 ,可能我比他们也好不了多少 ,你别把我当圣人看待。没准以后你会恨我 ,就像恨他们一样。现在我

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恨你？杰克！只要我活着，就决不会恨你的。据说除了在这儿，别处的自由人会成员都没有什么问题。我怎么可能把你当坏人看呢？不过，杰克，既然你是自由人会的成员，为什么不去和麦金蒂结交一下呢？要去就尽快，杰克，以免恶人先告状，被这条疯狗反咬一口。”

“我也是这么想的，”麦克默多说道，“我这就去作准备。你可以对你父亲说我今晚住在这儿，明儿一早我就另找住处。”

同往常一样，麦金蒂酒馆的酒吧间里挤满了人，这里就是所有无赖之徒的开心乐园。麦金蒂开朗豪放的外表为他罩上了一个假面具，掩盖了他的庐山真面，使他颇受爱戴。说到他的名望，从镇上到山谷三十英里方圆之内，以及山谷两侧的山上，无人不对他畏惧三分。大家不敢开罪于他，因此他的酒吧自然也拥挤不堪了。

大家都明白他是个不择手段的人，除了那些秘密组织，他还是高级政府官员，市会议员，路政长官，那些游手好闲之徒为了得到他的庇护，都纷纷投他的票，把他选进政府。各种名目繁多的税越来越重，公益事务无人照管，以致臭名远扬，查账人员到处收受贿赂，使账目蒙混过关。普通百姓都惧怕他们公开的敲诈勒索，个个都诚惶诚恐的，担心哪天会飞来横祸，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因此，年复一年，麦金蒂首领的钻石别针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他那华贵的背心下露出的金表链也越来越沉甸甸的，他酒馆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有占领市场一侧的势头。

麦克默多推开酒馆豪华的店门，挤进里面的人群。酒馆里烟雾缭绕，酒气弥漫，灯光闪烁。四面墙上都悬挂着巨大而耀目的镜子，折射出五彩鲜亮之色。穿短袖衬衫的侍者穿梭不停，为那些站在宽阔的金属柜台旁的流氓无赖们调制饮料。

酒店另一侧的柜台边 ,倚着一个身强体壮的大个子 ,他嘴里叼着一支烟 ,歪斜着 ,正好形成一个锐角。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麦金蒂。他肤色黝黑 ,满脸的络腮胡子 ,乱蓬蓬的黑发一直披到他的衣领上。从他的肤色来看他像意大利人 ,长着一双黑得吓人的眼睛 ,斜睨着 ,显出非常阴毒的样子。

此人体形匀称 ,相貌不俗 ,性情直爽 ,表面上看上去活跃、忠厚。无论他说出话来多么粗鲁 ,人们还是会说他是个直率坦诚、心地善良诚实的人。可是一旦他那双阴鸷的黑眼睛盯着别人时 ,顿时使对方不寒而栗 ,感到面临极大的危险 ,这危险中潜藏着权势、胆量和狡狴 ,可以置人于死地。

麦克默多细细地打量着他要找的人 ,和平常一样毫不在乎、无所畏惧地挤过人群 ,推开那一小撮溜须拍马的人。他们正在尽力吹捧那位能一手遮天的头领 ,为他最无聊的说笑而哈哈大笑。年轻的来客透过眼镜 ,用他那双威严的眼睛向另一双严厉地盯着他的乌黑的眼睛迎去。

“嗨 ,年轻人 ,我记不起你是谁了。”

“我是新来的 ,麦金蒂先生。”

“难道你没有称呼一位高贵的绅士的头衔的习惯吗 ?”“麦金蒂先生可是参议员呢 ,小青年。”人群中有个声音说道。

“对不起 ,参议员先生 ,我不懂这儿的规矩。不过 ,有人让我来见你。”

“哦 ,你是来见我的。瞧 ,我整个人都站在你面前了。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呢 ?”

“我不敢过早下结论 ,但愿你的心胸能像你的体魄一般宽阔 ,你的心地能像你的面容一样慈爱 ,这就绰绰有余了。”麦克默多答道。

“哟 ,想不到你竟像爱尔兰人一样伶牙俐齿 ,”酒馆老板大声说道 ,无法确定他是在纵容来者呢 ,还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 ,“这

么说 ,我的外表还看得过去啰 !”

“不错。”麦克默多说道。

“有人让你来见我 ?”

“是的。”

“是谁呢 ?”

“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的斯坎伦兄弟。参议员先生 ,祝您健康长寿 ,让我们为这愉快的会面而干杯 !”麦克默多端起一杯酒 ,翘起小拇指 ,举到唇边 ,仰脖一饮而尽。

麦金蒂紧盯着麦克默多 ,扬起他的两道浓眉。

“哼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麦金蒂说道 ,“不过 ,我得问得再仔细一点 ,你的名字是……”

“麦克默多。”

“嗯 ,我们还得考查一下 ,麦克默多先生 ,要知道我们这儿决不随随便便收人 ,也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话。你跟我到酒吧间后面去一下。”

两人一起走进一间装满酒桶的小屋子。麦金蒂谨慎地关上门 ,坐在酒桶上 ,若有所思地咬着雪茄 ,一双眼睛滴溜溜的 ,把对方又上上下下打量一番 ,默默地坐了两分钟之久。

麦克默多笑盈盈地受着麦金蒂的注视 ,若无其事地把一只手插在口袋里 ,另一手捻着他的褐色小胡子。麦金蒂突然弯下腰 ,抽出一支样式吓人的手枪。

“喂 ,我说伙计 ,”麦金蒂说道 ,“如果让我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 ,那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麦克默多正色道 :“一位自由人分会的身主这样欢迎外来的兄弟 ,我还从来没见过呢。”

“你把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拿出来吧 ,”麦金蒂说道 ,“如果办不到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是在哪儿入会的 ?”

“芝加哥第二十九分会。”

“什么时候？”

“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身主是谁？”

“詹姆斯·H·斯科特。”

“你们那个地区的议长是谁？”

“巴塞洛缪·威尔逊。”

“呵，想不到你倒反应得挺快啊！你在那儿做什么？”

“和你一样，做工，不过都是些苦活。”

“嗯，你回答得很流利。”

“我总是如此。”

“你办事也那么利索吗？”

“是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个。”

“那好，对于此地分会的情形，你了解到多少呢？”

“我听说它收好汉做兄弟。”

“不错，麦克默多先生。你为什么要离开芝加哥呢？”

“这个我可不能向你透露。”

麦金蒂从未听过这样大胆无礼的眼睛，不禁瞪圆了眼睛，略显惊讶地问道：

“为什么不能向我透露？”

“因为兄弟们之间不应撒谎。”

“这么说来，此事不宜告人了？”

“可以这么说。”

“喂，先生，作为身主，你可别打算让我接收一个不明身份的人。”

麦克默多显出为难的样子，然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剪下来的旧报纸，说道：

“你不会对别人说这个秘密吧？”

“你要是再说这种话，小心我扇你几耳光！”麦金蒂生气地说。

“你说得对 ,参议员先生 ,”麦克默多顺从地说 ,“我该为此向你道歉 ,我说这话是无心的。好了 ,既然在你手下很安全 ,就请你看看这剪报吧。”

麦金蒂大致扫了一眼那则报道 :“1874 年 1 月上旬 ,一个名叫乔纳斯·平托的人在芝加哥市场街雷克商店被人暗杀。

“是你干的 ?”麦金蒂把剪报递回去时 ,问道。

麦克默多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要杀他 ?”

“我帮助山姆大叔私铸金币。虽然金币的成色不是特别好 ,但也能蒙混过关 ,而且 ,成本低廉。这个叫平托的人帮我推销伪币……”

“干什么 ?”

“就是让伪币在市场上流通。后来 ,他说要告密 ,也许他真的告过密 ,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把他杀了 ,逃到这里来。”

“为什么挑煤矿区呢 ?”

“因为我曾在报纸上看过 ,说杀人犯在这里容易藏身 ,不太会被人察觉。”

麦金蒂笑着说 :

“你先是个伪币私铸者 ,后又是个杀人犯 ,你逃到这里来 ,大概估摸着在这儿会受到欢迎吧 !”

“大致如此。”麦克默多答道。

“行啊 ,我看你很有发展前途嘛 !喂 ,你还会造伪币吗 ?”

麦克默多从衣袋里摸出六个金币来 ,说道 :“这些就不是费城铸币厂造的。”

“是吗 ?”麦金蒂伸出猩猩爪子一般的毛茸茸的手 ,把金币举到灯前仔细地看 ,“我真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哎 ,我说兄弟 ,看来你可以大干一场 ,我们这里缺一两个坏种还真不行 ,我们得保护自己呀 !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人推回去 ,那我们可就要遭

映了。”

“行 ,我相信我会和兄弟们同舟共济的。”

“不错 ,你很有胆量。我把枪对着你时 ,你却纹丝不动。”

“因为危险的并不是我。”

“那是谁 ?”

“是你 ,参议员先生。”麦克默多从他粗呢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支机头打开的手枪 ,说道 ,“我一直都瞄着你呢。我相信我不会比你开枪慢的。”

麦金蒂气得满脸通红 ,接着又狂笑一气。

“好 ,好 ,”他说道 ,“我已有好些年没碰见过像你这么危险的家伙了 ,你一定会为分会增光的……噢 ,你要干什么 ?没看见我正在和这位先生谈话吗 ?还没讲上五分钟呢 ,干吗非得打断我们 ?”

酒吧间的侍者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说道 :“对不起 ,参议员先生 ,不过特德·鲍德温先生说想马上见您。”

其实用不着侍者报告了 ,因为这个人的那张恶狠狠的面孔已从侍者的肩上探了进来。他把侍者猛地推开 ,关上门。

“哼 ,”他瞪着麦克默多 ,怒道 ,“你倒捷足先登了 ,对吗 ?参议员先生 ,我想对你说说这个人。”

“就在这儿说吧 ,当着我的面。”麦克默多说道。

“想什么时候说 ,在哪儿说 ,这可都取决于我 !”

“嗨 ,我说 ,”麦金蒂从酒桶上跳下来说 ,“这样可要不得。鲍德温 ,这是咱们的亲兄弟 ,我们可不能这样欢迎他。把你的手伸出来 ,朋友之间就握手言和吧 !”

“这绝对办不到 !”鲍德温怒冲冲地说道。

“如果他认为我得罪了他 ,那就决斗吧 !”麦克默多说道 ,“可以赤手空拳地斗 ,也可以选择其他方式 ,随他的便。参议员先生 ,你是身主 ,你发个话吧 !”

“你们有什么矛盾呢？”

“是一个年轻姑娘引起的，她有权选择自己的恋人。”

“你说什么？”鲍德温嚷道。

“如果她是在我们分会里选择两个弟兄，她就有那个自由。”头领说道。

“这就是你的裁决，对吗？”

“不错，特德·鲍德温，”麦金蒂严厉地看着他，说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竟然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抛弃五年来与你同舟共济的朋友？你不会当一辈子的身主的，杰克·麦金蒂，老天知道，下一次选举时……”

麦金蒂如一头觅食的饿狼一样朝鲍德温扑去，用一只手掐住鲍德温的脖子，把他摁倒在一只酒桶上。若不是麦克默多及时阻拦，恐怕他已被狂怒之中的麦金蒂掐死了。

“慢着，参议员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快松手！”他把麦金蒂拉开。

麦金蒂松开手，鲍德温已吓得魂不付体了，他抖抖索索地，像从死神手里逃出来，坐在酒桶上。

“特德·鲍德温，你这是自找的，这些天来你真是太嚣张了。现在舒服了吧？”麦金蒂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喊道，“你以为我当不成身主，你就能取代我的位子吗？只要我还是这里的头儿，就决不允许有人扯着嗓子反对我，违抗我的裁决！”

“我并没有反抗你啊！”鲍德温用手摸着喉咙，咕哝道。

“那再好不过了，”麦金蒂立即换出高兴的神色来，高声说道，“现在大家又是好朋友了，这事就此了结。”

麦金蒂从架上取下一瓶香槟酒，打开瓶塞。

“好了，”麦金蒂为三只高脚杯斟满酒，接着说，“来，大家言归于好，为此干一杯。今后你们记住了，不许记仇。现在，我的好朋

友 特德·鲍德温 我跟你说话呢 ,你还在生气 ?”

“仍然是阴云密布。”

“不久就会阳光普照的。”

“但愿如此。”

他们饮了酒 ,鲍德温和麦克默多也礼貌性地应付完事。

麦金蒂满意的搓着手嚷道 :“好了 ,大家已尽释前嫌。你们得遵守分会的规定。鲍德温兄弟 ,会里法规森严 ,这你是知道的。麦克默多兄弟 ,你要是惹了祸 ,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我发誓 ,我不会去招惹麻烦的 ,”麦克默多把手伸向鲍德温 ,说道 ,“我容易与人发生争吵 ,但吵过就忘 ,别人说这是爱尔兰人情感冲动的缘故。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麦金蒂仍用严厉的目光盯着鲍德温 ,他不得已和麦克默多握了握手。但是 ,他无精打采的样子显然说明 ,麦克默多刚才的话并未打动他。

麦金蒂拍了拍他们俩的肩膀。

“哎呀 ,这些姑娘啊 !”麦金蒂大声说 ,“兄弟们之间搀和进来这么一个女人 ,可就麻烦大了。行了 ,这些事也不是一个身主所能裁决的 ,就让那位姑娘自己来选择好了 ,上帝也应该赞成这么做吧 !没有这些女人我们就够烦了。好吧 ,麦克默多兄弟 ,你可以加入第三百四十一分会 ,不过我们这儿的规矩可和芝加哥的不同。星期六晚上我们要开会 ,如果你来参加 ,那就可以永久地享受维尔米萨山谷的一切特权了。”

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发生了这些变故后 ,翌日麦克默多便从雅各布·谢夫特家出来 ,搬到了镇子尽头的寡妇麦克娜玛拉家中。他在火车上遇到的第一个朋友斯坎伦 ,不久后又搬到维尔米萨来了 ,两个人便住在

了一起。这儿没有其他的房客,房东老太太是个亲切的爱尔兰人,对他们的事一点儿也不过问,因此他们的言行非常自由。这两个包藏祸心的人在这里真是再好不过了。

谢夫特对麦克默多还挺关照,心情好时会请他到那里吃饭,因而,麦克默多与伊蒂的交往并未断绝。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麦克默多的新住处很安全,于是他把铸造伪币的模子搬到房间里,开始工作起来。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一些兄弟前来观看,并在离开时在口袋里揣上一些伪币。这些伪币做得很精巧,用起来没有一点障碍,更谈不上有风险了。麦克默多有了这个绝活,仍然在外干活,会友们对此都感到不解。每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如此时,麦克默多总是回答说,如果他的收入没有公开的来源时,就会被警察盯梢的。

麦克默多确实已被一个警察注意上了,不过这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不但完全没有使他受到威胁,反而给这位冒险家增添了声誉。麦克默多自从被介绍给弟兄们认识后,就几乎每晚设法到麦金蒂的酒吧去,和那帮“哥儿们”(无人不知,这是对进出此地的危险人物的尊称)厮混。麦克默多性格果敢坚强,言谈挥洒自如,因此所有的兄弟都喜欢上了他。麦克默多还在酒吧间里举行的一次“自由式”拳击赛中以灵活而迅速的身手击败了对手,这更为他赢得了声望。此外,还有一件事让他名声大振。

有一天夜晚,正当大伙儿玩在兴头上时,门被推开了,一个身穿朴素的蓝制服、头戴尖顶帽子的人走了进来。来者是一名煤铁矿警察。因为矿区内非常混乱,时不时发生有组织的暴动,普通警察对此毫无办法,铁路局和矿主们便招募一些人组成了煤铁矿警察,这一特别机构可以用来弥补普通警察的不足。这个警察进门后,大伙立即安静下来,用好奇的目光望着他。在美国各州,警匪关系很微妙,因此对一个警察来到酒吧混迹于顾客之中,并未

让站在柜台后的麦金蒂感到特别惊讶。

“今晚的天气真冷，来点纯威士忌酒，”警官说道，“参议员先生，咱们从未见过面吧？”

“你是新来的队长吗？”麦金蒂问道。

“是的。我特地来拜访你，参议员先生，以及其他首领，希望你们帮助维护本镇的法律。我叫马文，是煤铁矿警察队长。”

“我们这里好得很，不用你们来维护，马文队长，”麦金蒂冷冰冰地说，“我们本镇有警察，用不着外来人员。你们不过是资本家花钱雇来的爪牙，除了用枪支棍棒欺压百姓之外，你们还能干什么？”

“好，我们用不着为这个而争吵，”警官平静地说，“但愿我们都能按自己所说的各司其职。哎，看来我们的观点还无法统一。”他喝完酒，正欲转身离开时，目光扫到了杰克·麦克默多，麦克默多正对他怒目而视。

“嗨！”马文把麦克默多上下打量了一通，嚷道，“咱们是老相识了，对吗？”

麦克默多从他身边走开，说道：“我和你可压根儿不是什么朋友，也没有和你们这帮可恶的警察的任何一个交过朋友。”

“相识可不一定是朋友，”警察队长咧着嘴笑道，“你就是芝加哥的杰克·麦克默多，你可不要抵赖。”

麦克默多耸了耸肩。

“我根本没想要抵赖，”麦克默多说道，“难道我会为自己的名字而感到羞愧吗？”

“无论如何，你自己明白干了些什么事！”

“你说什么？”麦克默多气愤地握紧了拳头。

“噢，杰克，你用不着对我吹胡子瞪眼的。来这个破地方之前，我是芝加哥的警官，芝加哥的流氓地痞，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麦克默多沉下脸来，怒道：“用不着提醒我你是芝加哥警署的

马文！”

“那就好。我们始终还记着乔纳斯·平托被枪杀的事。”

“我没有杀他。”

“你否认杀了人？这可是证据确凿的事啊！对了，那个人一死，你可就好了。否则，他们就会以伪造钱币罪让你去蹲监狱。好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这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或许我说得有点过头，讲了些题外话——他们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不能把你怎么样，明天芝加哥的大门又向你敞开了。”

“住在哪儿是我自己随意选择的事。”

“喂，我告诉你的可是好事，你别像条发怒的狗一样，连谢谢也不说一声。”

“好吧，就算你是好意，谢谢了，”麦克默多口气生硬地说道。

“只要你安分守己，我不会把你的事透露出去，”警察队长说道，“可如果你还走旁门左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好吧，祝你晚安，也祝你晚安，参议员先生。”

马文离开了酒吧间，麦克默多马上就成为了众所瞩目的英雄。虽然人们早就对麦克默多在遥远的芝加哥的事迹议论纷纷，但麦克默多本人每逢别人问时总是报以淡淡的一笑，似乎生怕别人硬给他加上一个杰出的英雄的名声。现在这件事被证明是真的了，酒吧里的游手好闲之徒纷纷向麦克默多聚拢，热情地与他握手。这以后，麦克默多在兄弟们中更是如鱼得水了。虽然他素有海量，而且不是醉意，但那晚却喝得烂醉如泥，若不是斯坎伦把他扶回了家，就只好睡在酒吧里了。

星期六晚上，麦克默多被介绍入会。他本以为自己已是芝加哥的老会员了，不需要再举行什么入会仪式。然而维尔米萨的那套仪式是向来引以为荣的，每个会员在申请入会时都要通过这种仪式。集会在—间宽大的房间里举行——这间工会楼的房子是专供举行这种仪式的。维尔米萨有六十多个会员在这儿聚集，不

过,这还不是全部会员,因为山谷中和山谷两边还分布着一些分会。他们有重大行动时,总是互换人员,因而不是在当地作案。整个煤矿区有不下五百名会员。

宽敞的会议室里,人们围坐在一张长桌周围。旁边的另一张桌上堆满了酒和玻璃杯,惹得一些会员极为眼馋。麦金蒂坐于首席,他乱蓬蓬的黑发上戴着一顶平顶黑绒帽,颈项上围着一条主教举行仪式用的圣带,他看起来就像是主持恶魔仪典的祭司。坐在麦金蒂两边的人也是会中的显要人物,面容清俊而性情残暴的特德·鲍德温就是其中之一。在座的每个人都佩带着缓带或徽章以显示其身份。他们大多为中年人,剩下的就是青年,年岁在十八到二十五。只要长者一声令下,他们马上会去卖命。年长的人中,大多数一看就是生性残忍、作恶多端的人。不过,一般会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很难把他们与十恶不赦的凶手联系起来。他们的良知已完全泯灭了,甚至以作恶为荣,把“出手干净利落”的人奉为英雄。

由于这种变态心理的作怪,他们经常动手去杀害那些与他们无怨无仇的人,甚至素不相识的人,并把这视为勇敢的侠义行为。完事后,他们还会争论到底谁杀得最彻底,并争着对被害人的惨叫与身体扭曲的惨状进行描述,以此取乐。

他们在最初作案时还是秘密的,但在讲述时就有些肆无忌惮了,及至法律好几次对他们束手无策后,他们就更猖狂了。他们自恃无人敢出面指控,又有招之即来的证人,以及雄厚的财力用以聘请全州最好的律师,十年间无恶不作,有恃无恐。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判刑,惟一的威胁还是来自受害者,因为尽管受害者力量单薄,又遭到突然袭击,但有时却的确能给他们这帮人以教训。

麦克默多曾听人说过,说他即将受到严峻的考验,但没有人透露这考验指的是什么。现在他被两个神情严肃的兄弟带到了

外面的房间。他透过隔墙板依稀听见会员们在议论着什么,有一两次提到的他的名字,他猜大伙正来讨论他的入会事宜。接着,一个斜挎着黄绿两色肩带的内部警卫进来了,说道:“身主有令,把他的双臂绑住,眼睛蒙上,然后带入里面。”

他们三个人很快地把麦克默多的外衣脱下来,卷起他右臂的衣袖,极其麻利地用绳子将他的双肘捆住,再将一顶厚的黑帽扣到他的头上,一下把他的上半边脸给盖住了。麦克默多眼前一片漆黑,被别人领着进入了集会厅。

麦克默多被扣上帽子后,什么也看不见,非常难受。他只听见沙沙声和人们的低语,后来又好不容易透过堵在他双耳上的东西,听到了麦金蒂模糊的声音:“约翰·麦克默多,你是自由人会的老会员吗?”

麦克默多点点头答应。

“你是芝加哥第二十九分会的吗?”

麦克默多又点了点头。

“黑夜是不愉快的。”对方说道。

“是的,对身在异乡的游子来说,黑夜是不愉快的。”麦克默多答道。

“乌云密布。”

“不错,暴风雨即将来临。”

“兄弟们满意吗?”身主回答说。

大伙纷纷表示赞同。

“兄弟,从你的暗语和回答来看,你的确是自己人,”麦金蒂答道,“不过,我们得让你明白,在本县和外县我们有一定的仪式和责任。你想试一下吗?”

“是的。”

“你这个人足够坚强吗?”

“不错。”

“那你就上前迈一步 ,向我们证明。”

话音刚落 ,麦克默多就感到有两个尖利的东西抵在双眼上 ,因而麦克默多必须面对的情形是 :如果他迈步向前 ,就有眼睛被刺瞎的危险。可是 ,麦克默多仍然无所畏惧地大步向前走去 ,于是那逼在眼前的东西退去了 ,一阵阵低低的喝彩声传过来。

“果真是条硬汉子 ,”那个声音说道 ,“你能受得住疼痛吗 ?”

“行 ! 别人能行 ,我就能行 !”麦克默多答道。

“试一试 !”

麦克默多感到前臂一阵剧痛 ,他忍着不让自己叫出声来。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刺痛弄得近乎昏厥过去 ,但是他咬紧牙关 ,紧攥着拳头 ,不让自己表现出痛苦。

“再厉害点我也不怕 !”麦克默多说道。

他的表现博得一片高声喝彩。在这个分会中从来没有一个初来的人获得如此的好评。大家围过来拍拍他的后背 ,然后扣在他头上的帽子也被人摘掉了。在兄弟们的一片祝贺声中 ,他眨眨眼微笑着站在那里。

“我最后还有一句话必须告诉你 ,麦克默多兄弟 ,”麦金蒂说道 ,“你已经宣誓要效忠本会了 ,就该清楚违背誓言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我明白。”麦克默多答道。

“那么你愿意随时随地听从身主的指挥吗 ?”

“我愿意。”

“那好 ,我代表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欢迎你加入本会 ,享有本会的特权 ,参与本会的辩论。斯坎伦兄弟 ,把酒摆到桌上来 ,我们为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好汉干一杯 !”

人们把外衣递给了麦克默多 ,他在穿上外衣之前 ,看了看自己的右臂 ,那刺痛的地方仍如针扎一般。原来那是一个烙印 ,圆圈中套着个三角形 ,烙印深而发红 ,像是被烙铁烙过一样。他旁

边有一两个人也卷起了袖子 ,让他看他们臂膀上的烙印。

“你瞧 ,我们也有这样的标志 ,”一个人说道 ,“只是不能像你那样坦然地去面对。”

“唉 ,这算不了什么。”麦克默多说道 ,可胳膊上仍然钻心地疼痛。

入会仪式完毕 ,酒也干光之后 ,他们开始讨论会中事务。麦克默多习惯于芝加哥那种无聊的场合 ,便专心地听 ,感到非常地惊奇。

“日程的第一项是 ,”麦金蒂说道 ,“读一封来自默顿县第二百四十九分会身主温德尔的信。信上说 :

亲爱的先生 :

必须干掉我们邻区雷和斯特玛施煤矿的矿主安德鲁·雷。你们应该不会忘记去年秋天你们与警察发生冲突时 ,我们曾派了两个兄弟过去帮忙。请你们速派两个可靠的人过来帮忙 ,我们这边的司库希金斯会负责接待。你知道希金斯的地址 ,他会告诉你行事的时间和地点。

你的朋友 J.W.温德尔

“我们有事相求时 ,温德尔从来没有推辞过 ,按理说我们也不该推辞 ,”麦金蒂停顿了一下 ,用那阴沉、狠毒的眼睛向室内扫视了一番 ,问道 ,“你们谁愿意去 ?”

几个青年举起手来。身主看了看他们 ,满意地笑了。

“你可以去 ,老虎科马克。如果你干得能像上次那么棒 ,就不会有问题。你也行 ,威尔逊。”

“可我没枪。”这个十几岁的孩子说道。

“这是你的第一次 ,对不 ?听我说 ,你总会取得经验的。你会发现 ,手枪是不会少的 ,要不就是我搞错了。你们若是在周一去

那儿 ,时间就绰绰有余。事成归来后 ,你们将受到热烈的欢迎。”

“他们给报酬吗 ?”粗犷、黝黑而长相吓人的科马克问道。此人性情残暴 ,因而获得了“老虎”的绰号。

“这个不必担心。你们干这件事只是为了荣誉。事成后 ,或许会得到一点零头。”

“那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 ?”年轻的威尔逊问道。

“那个人所犯何罪与你并没有什么关系。既然他们已作出了裁决 ,我们就不必过问了。我们要做的事只是帮他们执行裁决。他们也照同样的原则为我们办事。这不 ,下个周默顿分会就有两个弟兄要过来。”

“这两个人是谁 ?”一个人问道。

“这个你最好别问。你要是什么也不知道 ,作起证来也会说不知道 ,这样不会惹麻烦。不过 ,他们办起事来都很利落。”

“另外 ,”特德·鲍德温叫道 ,“有些事该作个了结。上个周我们三个兄弟被工头布莱克解雇了 ,是该给他点颜色了 ,让他受点教训 !”

“什么教训 ? 麦克默多低声地问邻座的人。

“给他一颗大号子弹就完事了 !”那个人大笑道 ,“你觉得如何 ? 老兄。”

麦克默多现在已成为了这伙作恶多端的人中的一份子 ,他的精神似乎也马上被熏染了。

“很对我的胃口 ,”麦克默多说道 ,“这正是青年豪杰大展才华的地方啊 !”

周围听见麦克默多的话的人都对此大加赞赏。

“发生了什么事 ?”坐在桌子那一端的黑大汉身主问道。

“先生 ,这位新来的兄弟很喜欢我们的办法。”

麦克默多立刻站起来说道 :

“我发誓 ,尊敬的身主 ,如果有用人的地方 ,我一定全力以

赴。”

大家都高声喝彩起来,犹如一轮朝日从地平线上升起。可是这种成就对一些年长的会员来说,似乎太快了点。

“我建议,”坐在身主旁边的书记哈拉威——此人是个灰白胡须,长相如鸷鹰的老人——说道,“麦克默多兄弟应该等待,分会会用到他的。”

“是的,我敬候听命。”麦克默多说道。

“兄弟,过不了多久就会用到你了,”身主说道,“我们已知道你甘愿效力,也相信你能干得很棒。今晚有点麻烦事,如果你愿意,倒是可以显显身手。”

“我想以后会有更好的机会。”

“无论怎么说,今天晚上你可以去,利用这个机会了解我们团体的主张。这也是以后我要宣布的。”他看了看议事日程,又说,“同时,我还有几件事要在今天说。首先,我要问问司库关于银行的结存情况。吉姆·卡纳威因公殉身后,照顾好他的寡妻是我们的责任,该给她发抚恤金。”

“吉姆是在上个月去谋杀马利克里克的切斯特·威尔科克斯时反遭杀害的。”麦克默多旁边坐的人告诉他。

“目前存款还不少,”司库翻开他面前放着的银行存款本,说道,“近来这些商行倒是很大方。马克斯·林德公司付的五百元还没动用。沃尔克兄弟本来拿过来一百元,我觉得不够,便自作主张退了回去,让他们拿出五百元来。如果星期三还没有照此办理,他们的卷扬机传动装置会出点麻烦。去年要不是我们把他们的轧碎机烧毁了。他们也不会变得开通。西部煤业公司也把年度捐献送来了。我们手中有足够的钱来应付一应债务。”

“阿尔奇·斯温登怎样了?”有个弟兄问道。

“他变卖了产业离开了本区。这个该死的留给我们一张便条说,他宁愿在纽约做个自由的清道夫,也不想做一个生活在敲诈

勒索团伙势力下的大矿主。天啊！我们是在他逃走后才收到这张便条的，我想他不会再敢在这个山谷中出现了。”

一个年岁大的人从桌子的一端站了起来，此人慈眉善目，脸刮得非常干净。

“司库先生，”他问，“你知道是谁买下了被我们赶跑的那个人的矿产？”

“莫里斯兄弟，他的矿产是被州里和默顿县铁路公司买走了。”

“去年又是谁买了托德曼和李氏的矿山呢？”

“也是同一家公司，莫里斯兄弟。”

“最近卖出的曼森铁矿、舒曼铁矿、范德尔铁矿以及阿特任德铁矿，都是被哪一家买下了？”

“西吉尔默顿矿业总公司。”

“我搞不明白，莫里斯兄弟，”麦金蒂说道，“既然他们无法把矿产从此地买走，谁买走他们，与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我非常尊重你，可敬的身主，但我认为这与我们密切相关。迄今这种变化已有十年了。我们已逐渐把小资本家统统赶跑了。可结果如何呢？取而代之的是类似铁路公司或煤铁总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这些公司在纽约或费城有工头，根本不把我们的威吓放在眼里。我们即便把他们在本地的工头赶走，但马上会有另外的人来替换，结果是我们给自己惹上麻烦。那些小资本家无法对我们构成威胁，他们无钱又无势，只要我们对他们的欺压不是太厉害，他们就会在这儿留下来。可是那些大公司呢，一旦发觉他们的利益被我们损害了，肯定会不惜代价地把我们铲除，并告到法院去。”

听到这不祥的话，大伙儿都沉默不语，神色黯淡。从前他们畅通无阻，从未遇到什么障碍，因而从来没有考虑过会遭到报应。现在呢，听莫里斯这么一说，就连最肆无忌惮的人也感到沮丧。

“我奉劝诸位，”莫里斯继续说，“今后不要对小资本家压迫太甚。他们一旦被逼走，我们也没好日子过啦。”

忠言逆耳。莫里斯刚落座，就听到有些人的后声呵斥。麦金蒂双眉紧锁，阴沉着脸站了起来。

“莫里斯兄弟，”麦金蒂说道，“你处处说丧气话。我相信只要兄弟们风雨同舟，在美国就没有一种势力能与我们抗衡。不错，我们经常在法庭上和别人较量，相信大公司也一定有所察觉。他们如果能和小公司一样交钱给我们，这比和我们对着干方便多了。好了，兄弟们，”麦金蒂一边说，一边取下他的平顶绒帽和圣带，“今晚的讨论到此为止，散会前提一件小事。现在该到了兄弟们开怀畅饮的时候了。”

人类的本性非常奇怪。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不止一次地把许多家庭里的一家之长惨无人道地残杀，弄得妻离子散，他们却对别人的哀泣与惨痛无动于衷。可现在呢，当麦克默多那圆润的男高音唱出柔和凄美的歌曲时，他们竟被感动得掉泪。如果说麦克默多以前还未获得过兄弟们的信任与友爱，当下却以“玛丽，我坐在篱垣上”和“在亚兰河两岸”感动了会友们，让他们对他油然而生好感。

就在第一天夜晚，这位新会员已成为会友们欢迎的一员，这也预示了他将来会步步高升，取得高位。不过，要做一个受人尊敬的自由人会会员，除了拥有友情外，还得具备另外一些品质，而这些品质已在麦克默多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虽然这个夜晚并没有过去。酒过数巡后，大家都已醉意朦胧了，这时身主又站起来发话。

“兄弟们，”麦金蒂说道，“镇上还有一个人应该受到惩处，那就是《先驱报》的詹姆士·斯坦格。大家一定看到了，他又在报上把我们痛骂一顿。”

房间里又传来赞同的低语声，有些人开始诅咒。麦金蒂从背

心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念起来：

煤铁矿区的恐怖统治

从第一桩暗杀事件以来，迄今已有十二年。显然我区存在着暴力组织，而且从未中断过作案。时至今日，他们的行为已到了极为猖獗的地步，使人们感到文明蒙垢。当初我们迎接逃自欧洲专制政体下的移民，何曾料想有这样的事发生？暴力组织如今凌驾于接纳他们的主人头上，肆意妄为，而这种无法无天的狂暴行为竟然以自由国度的星条圣旗为掩盖，不禁让世人警醒，仿佛置身于腐朽的东方君主专制的国度。他们的罪行，尽人皆知。这个组织也极为明目张胆。我们怎能再容忍下去？我们怎能正常生活……

“够了，这种屁话我听够了！”麦金蒂把报纸摔到桌上，嚷道，“这就是斯坦格的报道。我现在要问的是，该怎么处置他？”

“杀死他！”十几个人异口同声地狂吼道。

“我不同意这样干，”生着一对浓眉，脸刮得干干净净的莫里斯说道，“兄弟们，听我说，咱们在这个山谷中用的手段太厉害了，出于自卫他们会联合起来。詹姆士·斯坦格这个老头在镇上和区上都威望很高，他的报纸在这山谷里影响很大。如果这个人被杀，势必引起全国的震动，只能导致我们的毁灭。”

“他们能毁灭我们吗？胆小鬼，”麦金蒂叫道，“警察会对付我们？一半的警察是自己人，另一半怕我们。用法庭和法官来镇压我们吗？我们以前领教过了，结果又怎么样呢？”

“可能是林奇法官来审理此案。”莫里斯兄弟说道。

大家一听，都愤怒地大喊起来。

“只要我伸一个指头，”麦金蒂喊道，“就可以调遣二百个人进城把他们消灭干净。”他双眉紧锁着，突然提高了声音说，“喂，莫

里斯兄弟,我早就注意上你了。你自己不忠心,还想瓦解组织。莫里斯,当你的名字也列入我们的日程时,你的末日就到了。我想是不是该把你的大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莫里斯顿时脸色煞白,双膝发软,瘫倒在椅子上,颤抖地举起酒杯,喝了一口,说道:

“尊敬的身主,如果我说错了什么话,请你和兄弟们见谅。大家应该清楚,我是个忠诚的会友,刚才只是出于对组织的忧虑才说出了不中听的话。不过,尊敬的身主,我相信你的裁决,并坚决服从,我发誓今后决不再犯此类错误。”

听到这谦卑的话,身主的怒气消散了。

“很好,莫里斯兄弟,我不会惩罚你的。不过,只要我还在身主之位,就要保证兄弟们言行统一,步调一致。好了,兄弟们,”麦金蒂向周围的人扫视了一下,继续说,“我得强调一点。如果彻底惩罚斯坦格,我们的麻烦肯定不少。万一这些新闻记者联合起来,每一家报纸都会把警察和军队号召起来。不过,给他一次严重的警告还是有必要的。鲍德温兄弟,你安排一下,好吗?”

“好的。”这个年轻人热烈地附和道。

“你想带几个人?”

“六个就够了,两个人望风,高尔,曼塞尔,你们俩去,还有你,斯坎伦,以及威拉比兄弟。”

“我提议让新入会的兄弟去。”麦金蒂说道。

特德·鲍德温望着麦克默多,他的眼神一望而知,而没有消除仇恨,也没有谅解之意。

“好吧,如果他愿意,那就一起去吧,”鲍德温粗暴地回答道,“行了,咱们越早动手越好。”

这七个人有的叫嚷着,有的醉醺醺地哼着小调离开了。仍然有许多兄弟留在酒吧里。这一群奉命行事的人走到大街上,三三两两地并肩而行,以免引起路人的注意。这夜月光清寒,群星闪

烁,天气很冷。这些人走到一座高楼前停住,都站在院子里。明亮的玻璃窗户中间印着金色大字“维尔米萨先驱报社”,里面传来印刷机的响声。

“你在这儿,”鲍德温对麦克默多说道,“你站在楼下面守着大门,确保我们有路可退。阿瑟·威格比也留在这儿。其余的人跟我来。兄弟们,不要退缩,因为酒吧里有十几个兄弟可以证明我们此时和他们呆在一起。”

这时临近午夜,街上除了一两个摇晃着回家的醉汉之外,再无其人。这群人穿过大街,推开报社大门,鲍德温带头闯了进去,冲上对面的楼梯。麦克默多和另外一人在楼下守着。只听楼上的房间里响起呼喊声,然后是杂乱的脚步声和椅子推倒的声音。不一会儿,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跑到楼梯的平台上来。可是他没跑几步就被抓住了,只听叮当一声,他的眼镜被碰落在麦克默多脚边。又是砰的一下,接着传来一阵呻吟。这个人脸朝下倒在地上,乱棍噼哩啪啦地落下来。他在地面上滚动着,抽搐着,细长的四肢不住地抖动着。除了鲍德温外,其余的人都已经停手了。鲍德温面容狰狞,狂笑不止,手中的棍棒向老人的头无情的挥去,老人努力用双手护住头,可是毫无作用,他的白发已被血染红了。鲍德温仍朝老人护不着的地方乱打一气。麦克默多跑上楼来,把他推开。

“你会把他打死的,”麦克默多说道,“住手!”

鲍德温吃惊地望着他。

“该死的!”鲍德温叫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敢来干涉我?你只不过是刚入会的新成员,靠边站!”他举起了棍棒,可麦克默多却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手枪来。

“你站到一边去!麦克默多喊道,“你要是敢动一下,小心我开枪!身主不是交代过不要杀死他吗?你这么往死里打是什么意思?”

“他说得对。”有一个人说道。

“喂，快点！”楼下的那个人叫道，“各家的灯都亮了，不出五分钟，他们就赶过来了。”

街上果然有人叫了起来，一些排字印刷工人已在楼下大厅里聚集，鼓足勇气准备行动。罪犯们丢下那僵卧的编辑，飞奔下楼，沿街逃之夭夭。一些人跑到工会大厅以后融入酒吧里拥挤的人群中，向身主低语，报告说事情已办妥了。另外一些人，包括麦克默多，奔到街上，拣条偏僻的小路回了家。

毛骨悚然

次日早晨，麦克默多一觉醒来，想起了前一晚入会的情景。因为酒喝多了，他的头昏昏沉沉的，而胳膊上的伤处也仍然痛着。有了特殊的收入来源，他就不按部就班地去做工了。早饭他吃得很晚，然后呆在家里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之后，他翻了翻《每日先驱报》，看见专栏中有一则报道：

先驱报社暴徒行凶——主编受重伤

这段报道很简单，麦克默多比记者要清楚得多。报道是这样结尾的：

“此案已交由警署办理，但很难指望他们能比上几桩案子处理得更好。暴徒中已有几个人是人的所知道的，希望能够得到裁决。暴行的策源者无可置疑正是那个恶名昭彰的犯罪团伙，他们欺压百姓已有多年，《先驱报》与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斯坦格先生虽然惨遭毒打，头部受重创，但没有生命危险，这一消息应当让他的亲友的感到欣慰。”

下面的报道说，报社已由手持温切斯特步枪的煤铁警察重重

把守。

麦克默多放下报纸,点起烟斗。由于灼痛,他的手臂仍不免颤动着。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房东太太送来一张便笺,说是一个小孩刚送到的。便笺没有署名,内容是:

我有要事和你相商,但不能前往你府上,故而在米勒山上的旗杆旁等你。你若愿意现在前来,我会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

麦克默多很是惊奇,把信连看了两遍,他猜不出此信出自谁手,用意又如何。如果这是女人的来信,他想这又是一段奇缘的开始,因为这样的事以往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可是如果此信是男人所写,那么这个男人应当受过良好的教育。麦克默多犹豫了一会儿,最终决定去打探个清楚。

米勒山是镇中心的一座荒凉的公园。夏季人们常来这儿,可冬天就游人寥寥了。从山顶往下看,全镇的脏乱景象一览无余。此外,还可以看见蜿蜒而下的山谷和山谷两边稀疏错落的矿山和工厂,那被弄污的积雪和林木繁茂的山坡、白雪覆盖的山顶也尽收眼底。

麦克默多沿着长青树掩映下的弯曲小径,信步来到一家饭馆前。这里现在冷清清的,可却是夏季里娱乐的中心。饭馆旁有一根光秃秃的旗杆,旗杆下站着一个人,帽子压得很低,竖着大衣领子。此人转过头来,麦克默多认出了他,原来是昨晚惹得身主生气的莫里斯兄弟。两人相见后,递换了一下会里的暗语。

“我要跟你谈一谈,麦克默多先生,”老人踌躇着,犹豫不定地说,“谢谢你给面子,过来这儿。”

“你为什么没有在信上签名?”

“没有谁敢不小心翼翼,先生。人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飞来横祸,也不知道谁是可以信任的,谁是不能信任的。”

“会里的兄弟们当然都值得相互信赖。”

“不,不一定,”莫里斯情绪激动地嚷道,“我们所说的,甚至所想的,麦金蒂都能知道。”

“喂,”麦克默多正色道,“我可是昨晚刚宣誓要效忠于身主。你想让我违背誓言吗?”

“如果你这么想,”莫里斯沮丧地说,“那我只能说,很对不起,让你白来一趟。两个自由公民不能自由交谈,多可怕啊!”

麦克默多细细地打量着对方,稍微打消了一点戒备心,说道:“当然,我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你应该了解,我是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对这里很陌生。我在这儿没有发言权,莫里斯先生。如果你要说什么,我很乐意听听。”

“然后去向身主麦金蒂报告!”莫里斯沉痛地说。

“那可就冤枉我了,”麦克默多嚷道,“我是忠于会党的,因此对你直说。如果我把你的肺腑之言告诉了别人,那就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了。不过,我想警告你,你不要指望我会怜悯或帮助你。”

“我并没有指望得到帮助或同情,”莫里斯说道,“我向你说过这些话,就等于是把性命交到了你手中。虽然你昨晚表现得够坏的,但你毕竟是个新人,而且也没有到心肠特别硬的地步,我这才敢约你出来。”

“好吧,你想对我说什么?”

“如果你出卖了我,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已经说过绝对不会出卖你。”

“那好,我问你,你在芝加哥入会的时候,宣誓要做到忠诚、博爱,你想过会走向犯罪之路吗?”

“你把这叫做犯罪吗?”

“当然叫犯罪!”莫里斯激动地嚷道:“你昨晚已经亲眼目睹了,这不叫作犯罪叫什么?一个岁数大得可以做你父亲的人被毒打,白发都被血染红了,这还不算是犯罪吗?难道你还能把它叫

作别的什么吗？”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较量，”麦克默多说道，“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较量，双方都想拼命地制服对方。”

“那么，你在芝加哥入会时，会料想过发生这样的事吗？”

“没有，我确实没想过。”

“我在费城入会时，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只听说这是个好地方，朋友们都聚在一块儿。以后我每每听见别人提这个名字，就恨当初听到这名字的那一刻。我原来以为在这儿会过得好一些！老天，让自己过得好一些！我带着老婆和三个孩子过来了，在镇上开了一家绸布店，生意不错。我是个自由会会员的事在镇上传开后，我被迫加入了这里的分会，就像你昨晚一样。我的臂膀上被烙下了这个耻辱的印记，而这标记也烙在了我心上。我觉得自己完全被这恶魔操纵着，困在一个犯罪的网里。我该怎么去做呢？如果心慈手软，就会像昨晚一样被指责为叛徒。我的心血都在绸布店里，无法离开这儿。如果我脱离组织，毫无疑问会遭到暗杀，那我的妻儿该怎么办呢？天哪，太可怕了，简直不敢想像！”他双手掩面，身体不断地抖动着，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麦克默多耸了耸肩，说道：“你的心地太善良了，不适合干这样的事。”

“我的良心还未泯灭，仍能辨别是非，可他们害得我也成了犯罪分子。他们派我去干一件事，如果我退缩，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或许因为我是个懦夫，或许因为我顾及到妻儿，总之我去了，这件事会永远压在我心头。”

“那是离这儿二十英里的房子，在山的那头，孤零零的。和你昨晚一样，我被叫到门外守着。因为我是个新手，他们还不敢完全相信我。其余的人都进去了，出来时，双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我们正准备离开，从房里跑出来一个小孩，跟在我们后头哭喊着。这个孩子才五岁左右，亲眼看见爸爸被杀。我几乎被吓晕过去，

但又不得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满脸堆笑的。我很清楚,如果不那样做,相同的悲剧就会发生在我的家里,下次他们就该满手血污地从我家里走出来,而我的小弗雷德则哭喊着要父亲。”

“现在我已成了个有罪之人了,是谋杀案的胁从犯,将永远被世人所唾弃,后世也无法逃生。我本是个善良的天主教徒,可如果神父知道我是个死酷党人,肯定不会再为我祈祷了,因为我已背弃了宗教信仰。这就是我的下场。看来你也在朝着我相同的路上走。你是准备做一个双手溅满鲜血的杀人犯呢,还是设法去阻拦他们呢?”

“你想怎样?”麦克默多突然问道,“去告密吗?”

“不,但愿不要那样,”莫里斯叫道,“只要我有这个念头,恐怕也难保性命啊!”

“那好,”麦克默多说道,“我想你的胆子不大,因此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了。”

“噢,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是不是太严重了。瞧瞧这座山谷,它弥漫着上百个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不过,那伙杀人犯制造的萦绕于人们心头的愁云惨雾比这浓烟还要低回、厚重。这是一个恐怖谷,死亡谷,人们每天都心惊胆战。等着瞧吧,年轻人,以后你会明白的。”

“好吧,等我了解情况后,会把想法告诉你的,”麦克默多轻描淡写地说,“显然你不宜住在这儿,你最好把这儿的产业转卖给别人,这对你有好处。至于你对我说的话,请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不过,老天作证,如果你告密,那可就……”

“噢,不,不会的!”莫里斯害怕地说。

“行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你说的话我一定会记在心上的,没准过几天我就会给你回音。我知道你讲这些都是好意。现在我该回家了。”

“等等,还有句话,”莫里斯说道,“我们在一起说话,也许会被

人看见。他们可能要打探我们谈话的内容。”

“噢,这一点你考虑得挺周到。”

“我就说我想雇你当店员。”

“那么我说我没同意。这就是我们到这儿来的原因。好吧,再见,莫里斯兄弟,祝你好运。”

这天中午,正当麦克默多坐在起居室的壁炉边,一面吸烟,一面沉思之时,门突然被撞开了,首领麦金蒂高大的身躯堵在了门口。他打了声招呼,就径直在麦克默多对面坐了下来,阴沉着脸盯了他好一阵子,这个年轻人也照样瞪着他。

“我是不轻易拜访别人的,麦克默多兄弟,”过了好久麦金蒂才开口说道,“那些拜访我的人还接待不过来呢。可是,这回我破例来拜访你。”

“你能光临寒舍,真是不胜荣幸,参议员先生,”麦克默多热情地回答道,还从食品橱里取出了一瓶威士忌酒,“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喜悦和光荣。”

“胳膊怎么样了?”身主问道。

麦克默多扮了个鬼脸,回答道:“我终生难忘,不过很有意义。”

“对于那些诚实可靠、履行仪式和服务会党的人来说,这的确很有意义。今天早晨,你和莫里斯兄弟在米勒山附近说了些什么?”

这个问题来得非常突兀,幸好麦克默多有所准备,他哈哈一笑,答道:“莫里斯不知道我在家有活儿可干,他当然不会明白啦,他高估了我这样的人的良心。不过,这老家伙心地倒是挺好的,他以为我没有职业,就让我到他的绸布店里做店员。”

“噢,你们就是为了这件事吗?”

“不错,就为这个。”

“你谢绝了?”

“当然。我在家里干上四个钟头 ,就比在他那儿多赚十倍了。”

“对 ,不过 ,如果换了是我 ,就不会和他交往过密。”

“为什么 ?”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可这儿的大多数人心里都清楚。”

“也许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 ,但我还是不明白 ,参议员先生 ,”麦克默多直率地说 ,“如果你做人公正 ,就该明白。”

这个黑大汉对麦克默多怒目而视 ,用他那长满毛的手爪抓住酒杯 ,似乎要朝对方猛投过去。不过 ,最终他虚伪地大笑起来 ,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你可真是个怪人 ,”麦金蒂说道 ,“好吧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原因 ,我也不妨告诉你。莫里斯没有在你面前说过反动的话吧 ?”

“没有。”

“他没有反对我吗 ?”

“没有。”

“哦 ,那是因为他还不敢相信你。可是 ,他已经不那么忠诚了 ,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会给他警告的 ,这一天已不远了。我们的羊圈里可容不下他那样的无用的绵羊。如果你和他那样不忠心的人结交 ,那我们也会把你看做是不忠心的。你明白了吗 ?”

“我并不喜欢他 ,因此也无缘和他结交。”麦克默多说道 ,“说我不忠心 ,此话也只允许出自你口。换了别人 ,就没有机会再对我这样说了。”

“好吧 ,不要再说了 ,”麦金蒂把酒一饮而尽 ,说道 ,“我是想及时警告你 ,你应该明白。”

“我倒很想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和莫里斯谈过话。”

麦金蒂微微一笑。

“这个镇子里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逃不过我的耳目 ,”麦金蒂

说：“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要说……。”

突然，一件意外的事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门猛地一下被撞开了，三张严厉的面孔正从帽檐下狠狠地瞪着他们。麦克默多跳起身来，急着去拔枪，可还没完全拔出来，手臂就停在了半空中——两支温切斯特枪已经对准了他的头顶。一个穿着警服的人走进屋里来，手里握着一支六响的左轮手枪。此人正是先前在芝加哥呆过，现在担任煤铁矿保安队队长之职的马文。他摇着头看着麦克默多，脸上的表情颇为得意。

“芝加哥的麦克默多先生，我想你已经被捕了，”马文说道，“逃是逃不掉的，你最好乖乖地戴上帽子，跟我们走！”

“我想你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马文队长，”麦金蒂说道，“请问，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私闯民宅，拘捕一名奉公守法的百姓？”

“这个与你无关，参议员先生，”警察队长答道，“我们并不是来追捕你的，而是这位麦克默多先生。你应该协助我们，而不是妨碍我们履行公务。”

“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以为他的行为担保。”麦金蒂说道。

“无论如何，麦金蒂先生，最近你只能担保你自己的行为，”队长说道，“麦克默多逃到这儿以前就是个恶棍，现在仍然如此。警士，把枪对准他，我来缴他的枪。”

“给，这就是我的手枪，”麦克默多的声音冷若冰霜，“马文队长，如果我们单挑，你可就没那么容易得逞了。”

“你们的逮捕令呢？”麦金蒂说道，“老天，住在这儿竟像身在俄国一般，由你们这帮人来领导警察局！这是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不过，我断定这种事将来会时有发生。”

“你怎么想我不干涉，参议员先生。但是，我们还得照样行事。”

“我犯了什么罪？”麦克默多问道。

“你涉嫌参与殴打先驱报的老编辑斯坦格。别人没有控告你

杀人 ,并不证明你不想杀人。”

“噢 ,如果只是为了这件事 ,”麦金蒂微笑着说 ,“你们大可不必动手 ,这样会免去许多麻烦。麦克默多先生在我的酒馆里打扑克 ,一直玩到深夜 ,有十几个人可以出来作证。”

“那是你的事 ,明天可以在法庭上说。跟我走吧 ,麦克默多先生 ,如果你不想让我一枪射穿你的胸膛 ,就乖乖地走。麦金蒂先生 ,你最好站远点 ,我可要提醒你 ,在我执行公务时 ,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反抗行为。”

马文队长声色俱厉 ,以致麦克默多和他的身主也一时无计可施。麦克默多被带走之前 ,麦金蒂趁机向他偷偷耳语道 :“那东西怎么样了……”他边说边伸出大拇指 ,暗示铸币器。

“放妥了。”麦克默多小声说。他已经把它藏在地板下安全隐秘的地方了。

“祝你好运 ,”身主和麦克默多握手告别 ,说道 ,“我会去请赖利律师 ,我自己也会出庭为你辩护。相信我 ,他们不会扣押你的。”

“我可不想在这头上打赌。你们俩把他看紧了 ,要是他有什么企图 ,就开枪射击。我们走之前 ,先搜查一下这屋子。”

马文队长搜查一番 ,但显然连铸币器的影子也没找着。于是 ,他走下楼来 ,带着一群人把麦克默多押到了警察总署。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又刮起一阵强劲的暴风雪 ,街上行人寥寥。偶尔有几个在街上转悠的人跟在他们后头 ,大着胆子高声咒骂被捕者。

“把这天杀的死酷党人处死 !”他们大声叫嚷着 ,“处死他 !”麦克默多被推进警署时 ,他们仍然诅咒着。警官对他作了简短的审讯 ,接着他被投进普通牢房。他发现鲍德温和另外三个作案的人也在那儿 ,他们也都是今天下午被捕的 ,等着明天接受审讯。

自由人会的势力真是无处不到 ,监狱里也不例外。天晚之

后,一个看守给他们抱来一捆稻草铺在地上,又取出两瓶威士忌酒、几个酒杯和一副纸牌。他们狂饮滥赌,消磨了一宿,根本不为明早的审讯担心。

审讯结果表明,他们闯的祸又不了了之。根据证词,地方法官无法对他们定罪。一方面,排字和印刷的工人承认灯光昏暗,他们也慌乱不堪,尽管凶手就是其中之一,但到底是哪张脸干的又无法确认。加之麦金蒂所聘请的律师非常聪明,经他一番巧妙的盘问,这些证人就更糊涂了。

被害人则声明说,因为袭击来得非常之突然,他只看见了第一个向他动手的人长着一撮小胡子,其他的就记不得了。但是他又补充说,他相信此次暴力事件一定是死酷党人所为,因为他在社会上没有别的仇家,只在报上发表公开评论,惹得死酷党党徒对他咬牙切齿地仇恨,并长期受到他们的恐吓。

另一个方面,有六位证人,包括市政官参议员麦金蒂,出庭为他们作证。他们的口供清晰统一,都表明被告人在工会里打扑克,一直到案发一个多小时后才离去。

没办法,法官向被告被骚扰道歉,同时委婉地指责马文队长和警官多管闲事。之后,就把被告释放了。

法庭里的一些旁听者热烈地鼓起掌来,为这一裁决而欢呼雀跃。麦克默多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会里的兄弟们面带笑容,向他挥手致意。当这伙罪犯从被告席上陆续出来时,另外一些人还紧闭双唇、抑郁地坐着。其中有一个黑色胡须、面容果断坚决的小矮个,在那些被释放的人走过他面前时,把许多人的心声说了出来。

“你们这些该死的凶手,”他叫道,“我们迟早要对付你们的!”

星夜寒光

杰克·麦克默多从被捕和获释后,立即名声大振。像他这样在入会当夜就行事,并在法官那儿接受审判的人,在会党里还从来没有过。他的威望已相当高,大家把他看做一个好的酒肉朋友,富有兴致的狂欢者,性情高傲,决不肯受辱于人,即使在大权在握的身主面前,也绝不让步。此外,他还让同伴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全分会里没有人的头脑像他转得那样快,能瞬间想出一个恶毒无比的鬼点子;也没有人的手脚像他动得那样快,能立马将主意付诸实施。“这个家伙的手脚够利落的。”一些老家伙评价道,他们等待着让麦克默多大显身手的时机。

麦金蒂手下可供驱使的工具已有一大把,可他认为麦克默多是最有本事的。他觉得自己就像用皮带系住一只烈犬的主人,唆使劣种狗去做小事,让烈犬留着去干大事——去捕捉诱人的食物。少数会员,包括鲍德温,对新来的外人升迁得如此之快很眼红,甚至怀恨在心,但他们都掩饰着这种情绪,因为麦克默多喜怒无常,把与别人决斗看得如开玩笑一样随便。

不过,当麦克默多在会友中赢得尊敬、平步青云之时,他却失去了对他极重要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伊蒂·谢夫特的父亲的信任。他与麦克默多断绝了交往,不允许他登门。伊蒂已经陷入了对麦克默多的爱情之中,但她纯洁的心也意识到,如果和一个暴徒结婚,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天夜里,伊蒂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早晨,她决定去看麦克默多,她想这或许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要竭力让他跳出火坑,与恶势力断绝来往。因为麦克默多经常恳求她到他家里去,于是她就径直向麦克默多的卧室奔去。走到门口时,发现他背对着她坐在桌前,面前有一封信。十九岁的少女忽然童心大发,她轻轻地

推开门，蹑手蹑脚地朝他走去，麦克默多竟毫无所觉。

伊蒂想吓一吓麦克默多，就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麦克默多果然被吓了一跳，而伊蒂自己也受惊不小。因为麦克默多就如老虎一样反身而起，用右手扼住了伊蒂的咽喉。同时，他将左手中的纸揉成一团。他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不过等他看清是谁时，马上转怒为喜，脸上的狰狞之相一扫而光。伊蒂惊慌失措地连连后退，贞静娴雅的她何时曾遇到过这样的事呢！

“原来是你呀！”麦克默多一边擦拭额头上的冷汗，一边说，“没想到你会来，亲爱的，差一点就把你掐死了。来吧，亲爱的，”他向伊蒂伸出双手，“我向你道歉。”

伊蒂从麦克默多的表情察觉出，他是因犯罪而惊恐。这想法让她感到很慌乱。女性的本能告诉她，麦克默多绝非因受惊而表现出这副样子。他是因犯罪而惊恐，不错，正是如此！

“怎么啦，杰克？”伊蒂大声说道，“你怎么会被吓成这个样子？噢，杰克，如果你于心无愧，不会这样的！”

“是的，我正在想别的事，因此你娉娉婷婷地走进来时……”

“不，不，不仅仅是这样，杰克，”伊蒂质疑道，“让我看看那封信。”

“噢，伊蒂，这可不行。”

伊蒂越发起疑。

“那是写给另外一个女人的，”她嚷道，“我明白了，你不给我看，因为那是给你妻子写的信！我怎么知道你没有结过婚呢？你从外面来，没有谁了解你的过去。”

“我没有结过婚，伊蒂，我可以发誓！你瞧，我现在就对着耶稣的十字架起誓，你是这世上我惟一钟爱的女子！”

麦克默多脸色苍白，急切地辨白着，伊蒂不得不相信他。

“好吧，”伊蒂说，“可你为什么不允许我看那封信呢？”

“你听我说，亲爱的，”麦克默多说道，“我曾发誓不让别人看

这封信 ,我对自己所许下的誓言向来都会严格遵守 ,正如我不会破坏对你所发的誓言一样。这件事是有关会党的 ,即使对你也得保守秘密。你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我之所以那么惊恐 ,是因为害怕警探在后啊 !难道连这个你还不明白吗 ?”

伊蒂知道他说的是真话。麦克默多把她揽在怀里亲吻 ,以消除她的惊慌和犹疑。

“好了 ,你就坐在我旁边吧。这是王后的奇异宝座 ,不过这是你贫困的恋人目前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给你幸福的。现在好些了吗 ,亲爱的 ?”

“当我得知你是犯罪团伙的一份子时 ,当我想到没准哪一天法庭就会审判你的杀人案时 ,我就片刻也无法安宁 ,怎么会好些呢 ?昨天 ,有一个房客把你叫做 ‘麦克默多这个死酷党人 ’ ,我听了这话 ,就像有把刀子扎在了心上。”

“哎 ,让他们去说好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他们说的是实话啊 !”

“好啦 ,亲爱的 ,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糟。我们只是穷人 ,在尽力用自己的方法来争取权力而已。”

伊蒂伸出双臂搂住恋人的脖子。“放弃吧 ,杰克 ,就算是为了我 放弃吧 !今天我就是为此而来。噢 ,杰克 ,我跪下来求你好吗 ?跪在你面前 ,恳求你放弃 !”

麦克默多抱起伊蒂 ,把她的头放在自己胸前 ,安慰她说 :“亲爱的 ,你当然不知道要我放弃意味着什么。那将是违背誓言 ,背叛兄弟 ,我怎么可能放弃呢 ?如果你知道我所干的事 ,就不会向我提这个要求了。何况 ,就算我有这个想法 ,又怎能办得到呢 ?你想想 ,死酷党能轻易放过一个知道它秘密的人吗 ?”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 ,杰克。我都计划好了。我父亲存了点钱 ,他早就厌倦这个地方了 ,恐怖组织的笼罩使我们的生活毫无生气 ,父亲打算离开。我们一块儿逃到费城或纽约去 ,到了那儿

我们就安全了 ,不用再害怕他们。”

麦克默多苦笑了一下 ,说道 :“这个会党的势力到处蔓延 ,你以为费城或纽约就没有它的阴影吗 ?”

“那么 ,我们到西方去 ,英国或者德国 ,就是那里的人。只要离开‘恐怖谷’ ,到哪儿都行。”

麦克默多想起了莫里斯兄弟。

“‘恐怖谷’ ,这已是第二次听别人称呼这座山谷了 ,”麦克默多说道 ,“看来恐怖压在许多人的心头。”

“它总是让我们生活黯然失色。你认为特德·鲍德温会放过我们吗 ?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你有三分畏惧 ,我们的命运又将如何 !你只要瞧瞧他看我时的贪婪的眼神就够了 !”

“老天有眼 ,下次要是让我碰上了 ,非好好收拾他不可。可是 ,我的姑娘 ,我不能离开这里 ,真的不能。你一定要完全地信任我 ,只要你让我自己来想办法 ,就一定能找到更妥当的办法。”

“不 ,你这样做才是不妥当的。”

“好吧 ,不过这是你个人的看法。只要你给我六个月的时间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地离开这儿。”

姑娘开心地笑了。

“真的吗 ?六个月 !”她叫道 ,“这是你的许诺吗 ?”

“是的 ,不过也许是七个月或八个月 ,但不会超过一年 ,我可以离开这个山谷了。”

伊蒂所希冀的莫过于此了 ,这对她非常重要。这隐约的一线曙光 ,把未来路上的阴霾一扫而光。她兴高采烈地回到父亲家中。自从杰克·麦克默多闯入她的生活以来 ,她还从来没有过这样轻松的心情。

也许有人认为 ,死酷党所做的事会让它的党徒们都知道。其实不然 ,这个组织比一般简单的分会要分布得更广泛 ,结构也要更复杂。因此 ,很多事情连身主麦金蒂也未必知道。幕后操纵的

是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霍布森领地上的县代表官员 ,他出人意料而又极为专断地统治着各地的分会。麦克默多仅见过此人一次 ,他老奸巨猾 ,头发灰白 ,行动鬼鬼祟祟的 ,像只耗子 ,那不怀好意的眼神总是斜着。此人的名字是伊万斯·波特。即便是维尔米萨的大头目也不免对他敬畏三分 ,就像伟大的丹东到了罗伯斯庇尔面前就变得软弱无力。

一天 ,和麦克默多住在一起的同伴斯坎伦收到麦金蒂的一张便笺 ,后面还附有伊万斯·波特的来信 ,信上通知说 ,将派劳勒、安德鲁斯这两个行事干练的人到郊区执行任务 ,而他们行事的对象并没作具体说明。身主能否妥善安排他们的住处?麦金蒂写道 ,工会里没有人能保守秘密 ,因而让麦克默多和斯坎伦在他们的住处接待这两个来人。

当天晚上 ,这两个人来了 ,手里都提着包。劳勒年岁稍大些 ,是个精明人 ,话不多 ,较沉稳。他穿着一件旧礼服大衣 ,戴一顶软毡帽 ,花白胡子乱糟糟的一团 ,像个巡回传教士。同来的安德鲁斯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面容清爽 ,活泼开朗 ,就像出来度假似的 ,生怕让每一分钟溜走。两个人都滴酒不沾 ,看来是地道的党徒。他们是这个杀人团伙的专业杀手和有力工具。劳勒干这样的事已有十四次了 ,安德鲁斯也杀过三次人了。

麦克默多注意到 ,他们喜欢略带炫耀地讲述过去的事 ,那时候可为会党立下了赫赫战功啊!但他们对就要执行的任务只字不提。

“他们让我和这孩子来是因为我俩不饮酒 ,”劳勒解释道 ,“因而不会说不该说的话。命令是县代表下达的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你们不要见怪。”

“当然不会了 ,我们是会友嘛 !”麦克默多的室友斯坎伦说道。于是 ,四个人坐下来吃晚饭。

“不错 ,我们可以随意谈论怎样杀掉查利·威廉斯 ,或者西蒙·

伯德 ,或者其他案子。在目前的这件事未得手之前 ,我们不要谈论。”

“这儿有六七个人得受点教训 ,”麦克默多咒骂道 ,“我想 ,你们是在追踪铁山的杰克·诺克斯吧?我觉得应该惩罚他。”

“不 ,还没轮到。”

“要不 ,就是赫尔曼·施特劳斯?”

“不 ,也不是他。”

“好啦 ,你们既然不便说出来 ,我也不好再追问下去。但是说实话 ,我对此颇为好奇。”

劳勒摇头微笑 ,看来他是咬定不开口了。

虽然他们俩闭口不提 ,麦克默多还是决意参加他们的“游戏”。一天早晨 ,麦克默多听到他们轻声下楼 ,就叫醒了斯坎伦 ,快速穿好了衣服。房门敞开着 ,天还没有亮 ,借着灯光 ,他们看见两个人走在街上。麦克默多和斯坎伦踏着雪小心地紧随其后。

他们的住所靠着镇边 ,那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了镇外的十字路口。那儿已有三个人等着 ,劳勒和安德鲁斯与他们说了几句 ,就匆匆地一同离开。有这么多的人 ,显然是遇上了什么重要的事。有几条小路通向各个矿场 ,这伙人走的小路是通往克劳山的。那儿的矿场由一位颇具胆识、精明能干的英国人掌管着 ,这位叫乔塞亚·邓恩的经理精力充沛 ,不畏邪恶 ,因而能在这被恐怖笼罩的山谷里保持矿场的纪律严明、秩序井然。

天已完全亮了 ,工人们都走在上工的路上 ,有的是一个人 ,有的则是三三两两的 ,全沿着踩黑的小路走去。

麦克默多和斯坎伦混入工人中慢慢走着 ,但始终没有放掉他们跟踪的目标。一股浓烟升起 ,又传来一阵汽笛尖锐的声音 ,这是开工的信号。十分钟后 ,罐笼就要降下去 ,劳动也将开始。

他们来到矿井四周空旷的地方 ,那儿已经聚集了上百名矿工。天气异常寒冷 ,他们不住地跺着脚 ,在手上呵着气。那群人

站在机房附近。斯坎伦和麦克默多登到一堆煤渣上,把所有的情景都看见了。他们看到大胡子的孟席斯——苏格兰矿务技师——从机房走出来,吹响哨子,指挥罐笼降下去。

这时,一个长相诚实可靠、脸刮得很干净的高个子青年向矿井前走去。他走过来时,一眼就看到了那伙沉默不语、站立不动的人,他们把帽子压得很低,把大衣领竖起来,遮住了脸。霎时这个经理感到死神那冰冷的手已触到了他的心上。但是他不愿多想了,一心要尽守职守,不顾一切地驱逐这几个陌生人。

“你们是谁,”他一面向前走,一面问道,“在这儿逛荡什么?”

没人回答他。少年安德鲁斯冲上前,一枪射中了他的肚子。上百名矿工呆呆地站着,一时间惊慌失措。经理捂住伤口,弯下了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到一边,而另一名杀手又开枪了,他倒在煤渣上,在生死的边缘挣扎。苏格兰人孟席斯见此情景,大叫一声,举起一根铁板手向杀手们砸去,可是他的脸上立刻中了两枪,也倒在凶手脚边一命呜呼。

人群中一片混乱,一些矿工涌了上来,两名杀手也向他们开枪射击。人群逃散开去,有些人径直往维尔米萨的家中奔去。

只有几个有胆量的人又聚在一块儿,重新返回矿山来。那群杀人犯已消失在晨雾之中,虽然他们在数百名矿工的面前杀死了两条性命,却没有留下痕迹。

斯坎伦和麦克默多返回家中。斯坎伦心情沮丧,因为这还是他初次亲见杀人,而且并不是像别人说的,是一种“游戏”。他们回去的路上,耳边始终萦绕着被害经理的妻子那凄厉的哭喊声。麦克默多大受震动,一声不吭。不过,他看见同伴软弱的样子,很不以为然。

“这的确就像一场战争,”麦克默多反复说,“这不叫战争又叫什么呢?无论在哪里,能反击就反击。”

当晚,工会大楼分会办公室里热闹非凡,会友们为杀死克劳

山煤矿的经理和技师而庆贺——如此一来，会党可以对被勒索、吓得昏头转向的公司肆意妄为了。另外，分会多年来取得的胜利也值得一贺。

县代表选派五名出色的杀手到维尔米萨执行谋杀亡命的同时，维尔米萨也派出三人到斯特克罗亚尔市杀害威廉·黑尔斯。黑尔斯是吉尔默敦地区众所瞩目、德高望重的矿产主。他深信在世上没有仇敌，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个模范的雇主。但是，他追求工作效益，曾解雇了一些酗酒滋事、自由散漫的人，而他们正是一手遮天的死酷党党徒。黑尔斯在死亡面前也不曾退缩，却在自由文明的国度里遭人暗算。

杀完人之后，头目特德·鲍德温张开四肢，在身主旁的荣誉席上半躺着。他面孔通红，目光呆滞，眼睛血红，显然睡眠不足又喝了过量的酒。前一天他和两个同伙在山中度过了一夜。他们外表狼狈，极度疲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接受比迎接敢死队英雄还要热烈的欢迎。

他们眉飞色舞、不厌其烦地讲述他们的壮举，随之而来的就是其他党徒兴奋的狂喊。这伙歹徒隐蔽在陡峭的山顶上，专候目标前来。他们知道，这个人一定会在傍晚时分骑马打这儿经过。果然，他骑着马慢慢地靠近了，因为天气奇冷，他穿着毛皮衣服，所以根本来不及掏出手枪自卫。他们把他从马背上拉下来，朝他连击数枪。他大声求饶，可这求饶成了死酷党人反复来说的笑料。

“哈哈！再听一听他的惨叫该多好！”歹徒们嚷着。

他们谁也不认识被害者，可杀人的“游戏”给他们带来了无止境的快乐，同时他们也向吉尔默敦地区的死酷党表明，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人。

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当他们把手枪里残余的子弹都扔在死者的尸体上时，一对夫妻正好驱车经过。有人建议把这对夫妻一同

干掉得了 ,但他们俩与矿山扯不上一点关系 ,因而他们威逼这两个人绝对不准说出去 ,赶紧走开 ,否则他们就不客气了。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僵卧在那儿 ,为了向那些我行我素 ,不肯低眉顺眼的矿主敲警钟 ,而三个成就大事的复仇者逃之夭夭 ,消失在荒山野地之中。

得手后 ,他们安稳地坐在了这里 ,而会友们的称赞声此起彼伏。

这是死酷党人庆祝胜利的日子 ,而恐怖弥漫全谷。一个神机妙算的统帅会在胜利之时扩大战果 ,给溃败中的敌军又加以致命的一击 ;此时的麦金蒂那阴险狠毒的脑子里又在酝酿一个新的作案方案 ,计算着如何去打击他的反对者。当然 ,醉醺醺的党徒们走开后 ,麦金蒂碰了碰麦克默多的胳膊 ,把他带到他们初次会面的那间内室里。

“喂 ,伙计 ,”麦金蒂说道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你大显身手的时机 ,你可以亲自下手。”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麦克默多答道。

“你可以带上两个人 ,曼德斯和赖利 ,我已经跟他们交代过了。不把切斯特·威尔科克斯干掉 ,我们在这儿就无法安身。如果你能铲除他 ,将会赢得产煤区所有分会的尊敬。”

“我会全力以赴的。此人是何人 ?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 ?”

麦金蒂抽出嘴角的雪茄 ,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来 ,开始画草图。

“他是戴克钢铁公司的总领班 ,意志刚毅 ,战时是海军陆战队上士 ,曾屡次负伤 ,现今已经头发花白了。我们已经有两次派人去解决他 ,都没有成功 ,吉姆·卡纳威还为此丧了命。现在就请你继续干这件事。看这张图上所显示的 ,他的房子处在戴克钢铁公司的十字路口 ,孤零零的一座 ,没有人能听得见声音。白天行动不便 ,因为他总是警戒着 ,出手既快且准 ,连问也不问就开枪。他

和老婆、三个孩子和一个佣人住在一块儿 ,若是晚上动手 ,就得把他们全干掉。如果你在前门放上一包炸药 ,点燃慢慢烧过去的导火线.....”

“这个人做了些什么?”

“我不是说他杀死了吉姆·卡纳威吗?”

“他为什么要开枪杀吉姆·卡纳威呢?”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卡纳威在夜晚走过他的房子 ,他就开枪杀了卡纳威。就谈到在这儿吧 ,你去准备一下。”

“那两个女人和孩子们也一起干掉吗?”

“不错 ,要不 ,怎么能干掉他呢?”

“他们并没有做什么 ,把他们也杀掉未免难以下手。”

“你这是什么话?真愚蠢 ,难道你变卦了吗?”

“等一下 ,参议员先生 ,别着急。我说了什么 ,又做了什么 ,让你觉得我不接受身主的命令呢?好吧 ,管它是对是错 ,听你的就是了。”

“这么说 ,你答应去执行这件事了?”

“当然。”

“什么时候?”

“这个嘛 ,你先给我一两个夜晚 ,让我看一下房子 ,然后订个方案 ,接着便.....”

“太好了 ,”麦金蒂握着他的手 ,“这事就交给你来办了 ,事成回来后 ,我们要好好地庆祝一番。这是最后的一个 ,之后他们全都要对我们俯首贴耳。”

麦克默多突然接受了这样的命令 ,不由得陷入沉思之中。切斯特·威尔科克斯居住的房子在邻近的山谷里 ,离这儿有五英里左右。当晚麦克默多独自去为暗杀做准备。侦察完情况回来时 ,天已经完全亮了。次日他去看助手曼德斯和赖利 ,这两个助手年少粗莽 ,欢天喜地的 ,就像要去围猎鹿一样。

过了两夜,他们在镇外头碰面。他们都带了武器,其中一人还带了一袋采石场用的炸药。他们在午夜两点来到那所孤零零的房子前,此时夜风凄紧,乱云飞走,一弯新月在夜空中穿梭。他们很担心有猎狗出来,只得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同时打开了手枪的机头。除了狂风怒号,树枝摇动,并没有别的声响。

麦克默多静立在房子前听了一会儿,里头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他把炸药包放到门边,用小刀挖了个小洞,点燃了导火线。他们三人远远地退到安全地带,趴在沟里张望。炸药轰的一声爆炸了,接着是房屋倒塌的低沉的隆隆声,他们的任务完成了。这个团伙的血腥犯罪史上还没有干过这等痛快淋漓的事呢。

不过,非常可惜,他们精心准备和出手利落的行动是徒劳无功的。切斯特·威尔科克斯听到许多人被杀的消息,知道死酷党人也不会放过自己,就在前一天把家搬到了比较安全而又无人知道的地方,那儿有队警察防守着。因此,麦克默多他们炸掉的只是一所空房子,而那位勇猛刚强的老海军仍然严格地管理着戴克钢铁厂的矿工。

“这是让我来对付他吧,”麦克默多说道,“把他交给我,即使等上一年,也得干掉他。”

自由会党的人对他还是感激和信任,这件事就暂告一段落。

几个星期后,报纸报道说,威尔科克斯被人暗杀。于是大家都知道,麦克默多完成了他上次未完成的任务。

这就是自由人会的劣迹。长久以来他们以恐怖手段统治着这一广袤富饶的地区,在他们的高压之下,人们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自由人会的罪恶行为真是罄竹难书,他们的卑劣手段正如我上文所描述的,我就不再多用笔墨来玷污纸张了。

这群人的所作所为已载入了历史,人们可以从记载中了解具体细节。读者还可以看到,他们暗杀了警察亨特和伊万斯,因为他们竟然敢逮捕两个死酷党党徒,维尔米萨分会策划了此次暗

杀,并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两名无辜的毫无抵抗之力的人;读者还可以看到,拉贝太太因为在她丈夫被杀时抱住他不放,故而也被杀害;老詹金斯遇害,不久他的弟弟也遭人暗算;詹姆斯·默克多被打成残疾;斯塔普霍斯全家被炸;斯坦德鲁斯被谋杀。这寒冷凄苦的冬季里接二连三地发生怪案。

恐怖谷被阴霾笼罩,暗无天日。春日已近,溪水潺缓,草长莺飞,禁锢已久的大自然焕发了勃勃生机,但恐怖中男女却无望地生活着。他们头上的乌云从来没有像1875年初夏那样阴沉恐怖、让人胆寒。

危 局

恐怖统治达到了最高峰。麦克默多已经被任命为自由会的执事,极有希望成为继麦金蒂之后的下一任身主。现在他的同伴们有事都得征求他的意见,甚至没有他的指导和帮助,就办不到事。一方面,他在自由人会中名声日隆;另一方面,他走在维尔米萨大街上时,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唾骂。人们不顾恐怖的压迫,决意联手起来,共同反抗欺压他们的人。死酷党听到消息说先驱报有秘密集会,并向守法的平民分发武器。但是麦金蒂和他的部下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人多势众,胆大妄为,又拥有精良的武器,对手却组织涣散,没有权势,结果必然同以往一样,只是以无目的的空谈告终,或者无可奈何地罢手。这就是麦金蒂、麦克默多等勇敢分子的说法。

党徒们时常在周六晚上集会。五月的一个周六的夜晚,麦克默多正要赶去开会,被称为胆小鬼的莫里斯兄弟前来看望他。莫里斯面带忧虑,愁眉紧锁,慈祥的面孔显得憔悴消瘦。

“我能随便和你聊聊吗?麦克默多先生。”

“当然可以。”

“我没有忘记 ,我有一次向你吐露心声 ,身主还亲自过问此事 ,你没有声张出去。”

“你对我如此信任 ,我当然会那么做了 ,但这并不代表我赞同你的话。”

“我明白。只有对你我才敢说真心话 ,而且不怕走漏风声。现在我有一个秘密 ,”他把手放在胸前 ,说道 ,“让我忧心忡忡。我愿你们都遭遇此事 ,只有我一个人能幸免。如果我把它说出来 ,肯定会发生谋杀案 ,可是如果我不说 ,大伙都得完蛋。上帝帮帮我吧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麦克默多诚挚地望着他 ,他全身颤栗着。麦克默多倒了杯威士忌酒给他。

“这东西对你应该很管用 ,”麦克默多说道 ,“现在你可以说了。”

莫里斯喝下酒 ,苍白的面容泛起了红晕。“其实就是一句话 ,”他说道 ,“已经有人在追查我们了。”

麦克默多惊讶地望着他。

“发生什么事了 ,伙计 ,你疯了吗 ?”麦克默多说道 ,“这地方不是到处都充斥着警察和侦探吗 ?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

“不 ,这回不是本地人。本地人 ,正如你所说的 ,折腾不出什么事儿来。你听说过平克顿的侦探吗 ?”

“听说过几个人的名字。”

“那好 ,你听我说 ,他们要是追查你 ,你千万不要置之不理。这回可不是一个散漫的政府机构 ,而是一个极有效率的企业智囊团 ,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查出个水落石出。如果一个平克顿的警察过问此事 ,我们可能就好日子过了。”

“我们必须干掉他。”

“你看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 ! 那你肯定会在大会上提出来。我就说过 ,肯定会出杀人案的。”

“当然了,不杀他还能怎样?杀人在这儿不是很平常吗?”

“是的。可是我并不希望这个人被杀掉,那样我心里又会很不舒服了。但是,如果不这么办,我自己的生命又会受到威胁。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呢?”他摇晃着身子,踌躇不决。

这番话深深打动了麦克默多。显然,麦克默多同意莫里斯的看法,危机必须去应付。麦克默多抚着莫里斯的肩膀,热情地摇晃着他。

“嗨,伙计,”麦克默多近乎激动地大叫道,“你坐在这儿,像个老太太似的哭丧着脸,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来侦查的人是谁,在哪里?你是如何得知这个消息的?为什么会想到来找我呢?”

“找你是因为只有你才能指点我该怎么做。至于我怎么会知道的,因为我曾在西部开过商店,在那儿有些朋友,其中一个在电报局工作,昨天他写给了我这封信。这一页上面的部分写得很清楚,你可以念一下。”

于是,麦克默多念道:

“你们那儿的死酷党人如何了?在报纸上有许多有关他们的报道。你知我知,我希望不久就能得到你的消息。据说,有五家有限公司和两个铁路局都很重视这件事,正在着手处理。既然如此,可以确知,他们必定会到你们那儿去。平克顿侦探公司已经奉命去调查,佼佼者伯尔第·爱德华正在行动,那些罪恶的事可望从此被制止。”

“请你把附言读一读。”

“当然,我告诉你的只是从我平常的业务中了解到的,进一步的详细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他们使用的密码很奇怪,我不明白。”

麦克默多手里拿着信，垂头丧气地坐着。此时他眼前似乎出现了万丈深渊，从中升起团团迷雾。

“此事还有人知道吗？”麦克默多问道。

“我没有告诉别的人。”

“不过，给你写信的这个朋友会告诉别的人吗？”

“噢，他还认识一两个人。”

“是会里的弟兄吗？”

“很有可能。”

“问这个，是因为也许他能把伯尔第·爱德华的外表特征形容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追踪他了。”

“嗯，可我觉得他并不认识爱德华，他也是从工作中得到这个消息的，怎么会知道这个平克顿的侦探呢？”

麦克默多猛然跳了起来。

“上帝！”他叫道，“我们一定得抓住他！这么大的事我们还不知道，真是蠢极了！幸运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对我们造成危害。趁他还没动手，我们先下手为强。莫里斯，你愿意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

“求之不得，只要不连累我就好。”

“这件事我一定会着手来办，你就放心吧。我不会提你的名字，我一人作事一人当。就当这封信是写给我的，这样办合你的心意吗？”

“是的，正合我意。”

“那么，先谈到这儿吧。你不要声张。我现在就到分会去，相信不久就会让那个老平克顿的侦探扫兴了。”

“你不会杀了他吧？”

“莫里斯，我的朋友，你知道得越少会越心安。你大可以无忧无虑地去睡觉，不要再过问此事。让这件事随它去吧，让我来处理。”

莫里斯摇着头走了,他忧愁地说:

“我感觉自己的双手已沾满了他的鲜血。”

“不管怎么说,自卫并不算是谋杀,”麦克默多阴险地笑道,“这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如果让他长久地呆在山谷里,他会把我们一举歼灭的。啊,莫里斯兄弟,我得推举你当身主,是你拯救了整个死酷党。”

从麦克默多的言行举止来看,他在认真考虑新获得的消息。或许因为他做过亏心事,或许因为平克顿组织声名显赫,或许因为那家庞大富有的公司准备亲手铲除死酷党,总之,麦克默多作了最坏的打算。离开家之前,他把凡是与刑事案件相关的证据全销毁了,这才轻松地长舒了一口气,觉得危险消除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他往分会去时,在老谢夫特家停了下来。谢夫特已经不准麦克默多上他家了,麦克默多轻敲了一下玻璃窗,伊蒂便迎了出来。她恋人眼中的残暴已经消失不见了,但她从他板着的脸看出有什么严重的事。

“出了什么事?”伊蒂大声说,“噢,杰克,是不是有危险?”

“是的,亲爱的,不过也不是什么坏事。趁事情还没有变得十分糟糕,最好把家搬走。”

“搬家?”

“我曾答应过带你离开这儿。我想这一天终于到了。今晚我得到一个坏消息,眼看麻烦就要来了。”

“是警察吗?”

“嗯,是个平克顿的侦探。亲爱的,你用不着再打听了,也不要想会对我这类人有什么影响。这件事与我关系重大,不过我会摆脱掉的。你曾答应过我,如果我离开这儿,你会跟着我走。”

“嗯,杰克,这样你就得救了。”

“我这个人很诚实,伊蒂,决不会伤你那美丽的身躯一根毫发。你就像是坐在云端的黄金宝座上,我时常瞻仰你美丽的容

颜,却不愿把你往下拖哪怕是一英寸。你相信我吗?”

伊蒂一气不发,把手放在了麦克默多的手掌中。

“那好,你听我的话,按照我所说的去做,这是我们惟一的出路了。我相信谷中要发生很重大的事,大家都得严加戒备,我也不例外。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你都要和我在一起!”

“我肯定会随后就到的,杰克。”

“不,不,你一定得和我在一起。如果我离开这座山谷,说不定就再也不会回来。也许为了躲过警察的注意,我连和你通信的机会都没有了,我怎么舍得把你扔在这儿呢?你必须和我一块儿走。我来的那个地方有个好心的女人,我就把你安置在那儿,然后我俩结婚。你愿意吗?”

“愿意,杰克,我跟着你走。”

“上帝保佑,你这样信任我!如果我负了你,简直就跟地狱里出来的魔鬼没什么两样了。伊蒂,你听好了,我只要给你一张便笺,你就要毫不犹豫地赶到候车室里,我到那儿找你。”

“只要一接到你的便笺,无论白天黑夜,我都会去找你,杰克。”

麦克默多把一切准备就绪后,心中稍微踏实了点,便朝分会走去。那儿已经聚满了人。他对了暗号,通过了警戒森严的外围警戒和内部警卫。麦克默多一走进去,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长长的房屋里已挤满了人,烟雾弥漫中他看到了身主麦金蒂乱蓬蓬的浓密的黑发,鲍德温凶狠、不怀善意的面容,书记哈拉威鹫鹰般的脸孔,以及十几个分会的头领。看到他们都在场,麦克默多很高兴,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商讨他带来的消息了。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兄弟!”身主麦金蒂大声说,“这儿正需要一个所罗门对我们的事作一个公正的裁决。”

“是关于兰德和伊根,”麦克默多坐下来时,旁边的人向他解释道,“他们俩去枪杀斯蒂列斯镇的克雷布老头儿,正抢着要分会

的赏金 ,你说到底是谁开枪打中的 ?”

麦克默多从座位上站起身 ,举起手来。他表情严肃 ,大家不禁惊讶地望着他。会场出现了一片死寂 ,大家都等着他开口。

“尊敬的身主 ,”麦克默多严肃地说道 ,“我有要紧的事报告 !”

“噢 ,是吗 ?如果是这样 ,”麦金蒂说道 ,“按照会中的规矩 ,就优先讨论。麦克默多兄弟 ,你说吧。”

麦克默多从衣袋里掏出信来。

“可敬的身主和众位兄弟 ,”麦克默多说道 ,“今天 ,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不过 ,我们事先知道了这条消息 ,互相讨论一下 ,总比不知不觉地被别人一举歼灭要好得多。我得到消息 ,国内那些有权有势的组织准备联手对付我们 ,有个叫伯尔第·爱德华的平克顿侦探已到山谷中来侦查 ,希望有朝一日把绞索套到我们许多人的脖子上 ,或者送进重犯的牢房里。这就是我要报告的要事 ,请大家讨论。”

室内又是一片死寂 ,最终还是身主麦金蒂打破了沉默。

“麦克默多兄弟 ,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

“我收到一封信 ,信上写得很清楚 ,”麦克默多把那一段念了一遍 ,接着说 ,“我得讲信用 ,不能再更具体的内容向你们透露 ,也不能把信交给你们。但我敢说 ,信里再也没有与会里利益相关的事了。我一接到信 ,就马上过来报告了。”

“请容我插句嘴 ,”一个年岁较大的兄弟说道 ,“我听说过伯尔第·爱德华 ,他是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里最出名的侦探。”

“有谁见过他吧 ?”

“是的 ,”麦克默多说道 ,“我见过他。”

室内顿时传来一阵惊讶的低语声。

“我相信他对付不了我们 ,”麦克默多面带笑容地说 ,“如果我们出手利落 ,神机妙算 ,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事情解决好。如果你们信任我 ,给我一些支持 ,那我们就不用害怕什么了。”

“我们有什么好怕的？他怎么能知道我们的事呢？”

“参议员先生，如果大家都像你那么忠诚，你就可以说这样的话。但是那些资本家有百万资产，你认为我们中没有意志薄弱而被金钱收买的兄弟吗？他会把我们的秘密搞到手，没准已经得手了。现在只有一种靠得住的方法。”

“那就是不让他活着离开山谷！”鲍德温说道。

麦克默多点点头。

“说得对，鲍德温兄弟，”麦克默多说道，“你我虽然经常发生齟齬，但这次的意见倒是很一致。”

“那么，他在哪儿？我们怎么能见到他？”

“尊敬的身主，”麦克默多热烈地说道，“我向你提个建议，这可是关系我们生死的大事，不便公开讨论。这并不是说我不相信在座的诸位兄弟，可是只要有一点风声传到那个侦探那里，我们也许就会丧失抓他的机会。我请求分会选择一些最靠得住的人。请允许我提个建议，参议员先生，你一个，鲍德温兄弟一个，再找上五个人，那样我就可以畅所欲言，说一说我的打算。

麦克默多的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除了麦金蒂和鲍德温以外，选出的人还有面如鹞鹰的书记哈拉威、老虎科马克、残忍的中年杀手司库卡特和不顾一切的亡命之徒威拉比兄弟。

大家的精神上笼上了一片乌云，很多人第一次看见，他们长久居住的地方，为被害者复仇的乌云——法律，弥漫了晴空。他们加在别人头上的恐怖，以前从未想到会有报应，现在却近在眼前，笼罩在他们头上，不由得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本来一贯都是欢乐的聚会，这次却闹得很不愉快，草草收场了。党徒们很早就离开了，只留下要议事的几位头领。

“麦克默多，现在你可以说了。”他们七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麦金蒂说道。

“我说过我见过伯尔第·爱德华，”麦克默多解释道，“其实不

用我说 ,你们也该想到 ,他在这儿不会用真名。他很勇敢 ,脑子也不笨。他谎称自己叫史蒂夫·威尔逊 ,住在霍布森领地。”

“你如何得知呢 ?”

“因为我曾和他交谈过 ,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不是因为收到了这封信 ,恐怕我已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现在我敢确信就是此人。礼拜三我有事去霍布森领地 ,在车上碰见了。他自称是记者 ,我没有怀疑。他说他为纽约的一家报社撰稿 ,想了解关于死酷党人的全部情况以及他所知道的‘暴行’内幕。他向我提了各种问题 ,试图弄到一些情况。当然 ,你们大可以放心 ,我什么也没有泄露出去。他说 :‘如果能搞到对我写稿有价值的素材 ,我愿出重金酬谢。’我挑了一些他爱听的话说了 ,他便付给我一张二十元的纸币。他还说 :‘如果你能向我提供我想知道的一切 ,我愿意再加十倍的酬金。’”

“那么 ,你对他说了些什么 ?”

“当然 ,我可以随意编造。”

“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是报社的人呢 ?”

“这个嘛 ,他在霍布森领地下车时 ,我也跟着下了车。我走进电报局 ,那时他刚从那儿离开。

“‘嘿 ,’他走出去后 ,报务员说道 ,‘对这种电文 ,我认为应该收双倍的钱。’我说 :‘你们的确该收加倍收费。’我们都觉得他填写的电报像汉语那么难懂。报务员又说 :‘这个人每天都来发一份电报。’我说 :‘这是他特别的报纸新闻 ,担心别人知道。’那时报务员和我都是这么想的。可现在我想的就完全不同了。”

“老天 ,我相信你的话不错 ,”麦金蒂说道 ,“可我们该怎么处理此事呢 ?”

“为什么不马上动手 ?”一个党徒提议道。

“嗯 ,不错 ,得越快越好。”

“如果我知道他住的地方 ,早就出手了 ,”麦克默多说道 ,“我

只知道他住在霍布森领地 ,却不知具体的地址。不过 ,如果你们接受我的建议 ,我倒是想了个办法。”

“什么办法 ?”

“明天早晨我就到霍布森领地去 ,通过报务员打听他私人的住处。然后 ,我去找他 ,对他说我自己就是个自由人会会员 ,只要他肯出高价 ,我就把秘密告诉他。他肯定会答应。我就说 ,材料放在我家里 ,因为人多眼杂 ,白天他不便上我家去。他当然知道这个最起码的常识。我让他晚上十点钟来取材料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他了。”

“这个办法行得通吗 ?”

“其余的事情 ,你们可以自行安排。寡妇麦克娜玛拉家的住宅外没有别的住宅 ,而她又像根木头柱子一样耳聋。她的住宅里只住了我和斯坎伦。假如他答应晚上过来 ,我就让你们七人九点钟过来 ,一同把他搞到屋里。倘若他还能活着出去 ,后半生尽可以对他的福大命大大吹一通了。”

“这样一来 ,平克顿侦探公司该留下一个空缺了。要不 ,就是我弄错了 ,”麦金蒂说道 ,“就谈到这儿吧 ,麦克默多。明晚九点我们上你那儿去。你只要在他走进来后关上门 ,其余的事情就由我们来办了。”

伯尔第·爱德华的妙计

麦克默多说得不错 ,他寄居的房子孤零零的 ,很适于他们作案。那座房子坐落在镇子的最边缘 ,离大路很远。若是平常作案 ,只要把目标叫出来 ,朝他身上喷射子弹就解决问题了 ,可这次却不同 ,他们得摸清这人到底知道多少底细 ,是怎么知道的 ,又向他的雇主透露了多少。

或许他们下手已经迟了 ,他已经把情报送过去了。如果是这

样,他们会向这个送情报的人复仇。不过,他们希望这个侦探还没有把至关重要的情报搞到手,因为至少他还不厌其烦地记着麦克默多信口编造的话。不过,这些都得让他亲口招认。如果真能抓住他,他们会用办法让他开口的,毕竟这样的事他们并不是头一次碰见。

麦克默多按计划去了霍布森领地。这天早晨警察好像很留意他,当他在车站等候时,那个自称和他在芝加哥是老相识的马文队长,竟主动向他打起招呼来。麦克默多不愿与他搭腔,就转身离开了。中午麦克默多完成任务后,就到分会向麦金蒂报告。

“他准备过来。”麦克默多说道。

“太好了!”麦金蒂说道。这个身材魁梧的人只穿着衬衫,表链从背心下露了出来,闪耀着光彩,钻石别针更加耀眼。这位开着酒馆,又玩弄政治的首领,很自然的有权有势。不过在头一天晚上,仿佛有监狱、绞刑之类可怕的东西在他面前闪现。

“你认为他对我们的事知道多少?”麦金蒂忧心忡忡地说。

麦克默多忧郁地摇着头说道:“他来的时日不短了,至少有六个星期。他还没来我们这儿收集他需要的东西。如果他倚赖铁路资本,再加上这么长时间的调查,应该已颇有收获,而且早就把情况传送给外面了。”

“我们分会的兄弟个个意志坚定如铁,”麦金蒂大声叫道,“天哪!除了那个可恶的莫里斯。他在干什么?如果有人背叛我们,必定是他。我得派两个兄弟在天黑前收拾他一顿,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

“噢,这也可以,”麦克默多回答说,“可是我不讳言我对他颇有好感,不想看到他受到伤害。有一两次他曾对我提过分会里的事,虽然他的想法和你我的不尽相同,但也绝不像是个告密的人。不过,你们的事情我不想插手。”

“我一定要把这个老家伙干掉!”麦金蒂赌咒说,“我注意他已

有一年了。”

“好啊,这些事你知道得很清楚,”麦克默多说道,“不过你必须等到明天再解决。在平克顿的这件事没办妥之前,其他的活动应该暂时停止。来日方长,何必要在今天惊动警察呢?”

“你说得不错,”麦金蒂说道,“我们可以在把伯尔第·爱德华的心挖出来之前,逼问他从哪儿得到了消息。你说他会不会看穿我们的计谋呢?”

麦克默多面带笑容。

“我想我抓住了他的弱点,”麦克默多说道,“只要能查到死酷党人的秘密,他甚至不惜身入虎穴。我已经拿到了他给的钱,”麦克默多笑嘻嘻地取出一叠钞票给大家看,“他答应拿到全部材料后,付更多的钱。”

“什么材料?”

“当然什么都没有。不过我说全体会员的登记表和章程都在我这儿。他一心想搞到这些秘密,然后离开这儿。”

“嗯,不错,”麦金蒂笑咪咪地说,“他没有问为什么你不把材料带过去吗?”

“我说自己本来就受猜疑,何况马文队长当天在车站与我说过话,我怎么敢带这些东西出门呢?”

“好,”麦金蒂说,“我想你可以挑这个重担。我们把他干掉之后,就把尸首扔到旧矿井里。不过,咱们怎么也瞒不过霍布森领地的人,何况你今天还去过那儿。”

麦克默多耸了耸肩膀,说道:“只要我们安排得巧妙,他们就找不出杀人的证据。天黑之后,我会做好准备,不让任何人看见他进了我的屋子。参议员先生,现在我把计划向你说一下,请你告诉其他几个人。你们早点过来。他十点钟过来,把门敲三下,我去开门,并在他身后把门关上。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这个容易。”

“不错,可是下一步就得谨慎了。他这个家伙不那么容易对付,而且武器精良。我设计骗他过来,他会小心戒备着。本来他是来单独和我交谈的,可如果我直接把他带到里屋去,他一见那儿坐着七个人,肯定会开枪,我们的人就会受伤。”

“是的。”

“这样枪声会惊动附近镇上所有讨厌的警察。”

“你说得不错。”

“我会竭力安排得天衣无缝。你们大家都坐在你曾和我谈过话的大屋子里,我把他领到门旁的会客室里。我装作去取材料,让他在那儿等着,我趁机把情况告诉你们。接着,我把虚假的材料交给他,趁他读材料的时候,纵身上前,紧抓住他的双手,让他放不了枪。你们一听到我的喊声就立马跑过来。他和我差不多强壮,我尽力让他动弹不了,坚持到你们过来。”

“这主意不错,”麦金蒂说道,“我们分会不会忘记你的功劳,到了我不做身主的时候,一定提名让你来当接班人。”

“参议员先生,老实说,我只不过刚入会而已。”麦克默多谦虚地说,但他的表情却显示他很高兴听到这夸奖的话,何况这话还出自极有权势的人物之口。

麦克默多回到家中,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殊死搏斗作准备。他先把那支史密斯和威森牌左轮手枪擦干净,上好油,装满子弹,接着检查了一下那位侦探将要中计身亡的会客厅。会客厅很宽敞,中间摆着一条长桌,旁边有一个大炉子。两边是窗户,窗户上没有窗板,只挂着一些浅色的窗帘。麦克默多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显然这间厅房很严实,正适合秘密的约会,加之这儿远离大路,不会引起什么麻烦。最后,麦克默多与他的室友斯坎伦商量,斯坎伦虽是死酷党人,但只是个无足轻重、对人没什么危害的小角色,他懦弱无能,不敢违抗别人的意见,被迫参与了一些谋杀,暗地里

却惊恐不已。麦克默多向他简要地说明了情况。

“如果换了是我，迈克·斯坎伦，就会在今晚离开这儿，落得一身干净。天亮之前，这儿又将发生一桩血腥暴力案件。”

“说实话，麦克，”斯坎伦说道，“我不愿看到这些，但是我没有勇气。当我目睹煤矿经理邓恩被杀时，简直难以忍受。我缺乏像你 and 麦金蒂那样的硬气。如果会放了我，我肯定会照你说的去做。你还是去料理晚上的事吧！”

麦金蒂一群人如约而至。他们外表都很体面，衣着光鲜体面，但细心的人可以从他们紧闭的嘴角和凶残的目光中看到杀气，他们一心要将伯尔第·爱德华擒获。室内坐着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双手多次沾满鲜血的，他们冷酷无情，杀起人来就如同屠夫宰杀绵羊一样。

不过，从麦金蒂令人畏惧的面孔来看，他就是头领。书记哈拉威长得精瘦，心狠手辣，生着皮包骨的长脖子，四肢神经痉挛。他只在意分会的财源，却不在乎是否取之有道。中年的司库卡特铁石心肠，阴沉古怪，皮肤黄得如同羊皮纸一般。他很有组织才能，几乎每次犯罪的细节问题都由他那颗罪恶的脑袋来支配。威拉比兄弟俩是实干家，身材魁梧，年富力强，动作麻利，神速果决。他们的同伴老虎科马克是个浓眉大眼、面色黝黑的汉子，他的凶残狠毒让会中的兄弟也有几分畏惧。正是这一帮人，打算在这一夜在麦克默多的住处干掉平克顿侦探。

他们的主人在桌上摆了些威士忌酒，他们便急忙大吃大喝起来。鲍德温和科马克已有几分醉意，显出更残忍的本性。因为连日来天气奇寒，屋里生着火，科马克把手放到火上取暖。

“这下就好了。”科马克赌咒说。

“嘿，”鲍德温揣摩着他的话说，“如果我们把他抓住，就能从他的嘴里知道真相。”

“是的，我们肯定能从他口中得知真相。”麦克默多说道。他

生来刚毅如铁,即便现在大事当头,也能临危不乱,同往常一样镇定自若,由不得大家夸赞他。

“由你来对付他,”身主麦金蒂赞赏地说,“出其不意地扼住他的咽喉。可惜你的窗户上没有窗板。”

麦克默多走上前去,把窗户上的窗帘都拉紧,说道:

“这时候肯定会有人来查看。约定的时间也快到了。”

“他会不会预感到有危险,不来了呢?”

“别担心,他会来的,”麦克默多答道,“正如你们急着见到他一样,他也急着想见你们呢,不信你听!”

他们像蜡人一样坐着不动,几个人刚把酒杯举到嘴边,这时也停了下来。门上果然被重重地敲了三下。

“别出声!”麦克默多举手示意道。这伙人都非常兴奋,暗中握紧了手枪。

“为你们的生命安全起见,不要发出半点响声!”麦克默多低语道。他走出了房间,小心地关上门。

歹徒们伸长了耳朵等待着。他们数着麦克默多走向过道的脚步声,听到他打开大门,似乎和来者寒暄了几句,接着又听到陌生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过了一会儿,门砰地关上了,接着是用钥匙锁门的声音。他们的猎物已经进入笼中了。老虎科马克发出了一阵恶毒的笑声,首领麦金蒂连忙用手捂住了科马克的嘴。

“别出声,你这笨蛋!”麦金蒂低语道,“别坏了我们的事!”

隔壁房间里传来模糊不清的低语声,喋喋不休,令人厌烦。最后门终于打开了,麦克默多走了进来,把手指压在嘴唇上。

麦克默多走到桌子的那一端,将他们打量了一番。他的表情发生了让人难以琢磨的变化,似乎成了一个要大刀阔斧干事业的人,面容果决,眼镜后的双眼灼灼闪光。显而易见,他摇身一变成为领导者。这帮人焦灼地看着麦克默多,可是他一声不吭,仍然打量着在场的每个人。

“喂！”麦金蒂终于嚷了出来，“他来了吗？伯尔第·爱德华到了吗？”

“是的，”麦克默多从容地答道，“伯尔第·爱德华在这儿。我就是伯尔第·爱德华！”

此话一出，室内顿时死寂一片，只听见火炉上水壶沸腾的声音。七个人面色煞白，恐慌不已，望着眼前的人不知所措。突然传来了窗玻璃破碎的声音，紧接着许多亮闪闪的来福枪筒从窗口伸了进来，窗帘也被扯破了。

麦金蒂就像一头受伤的熊，大吼一声，跳到半开的门前。一支手枪已在那儿等着他，煤矿警察队长马文的一双蓝眼睛正炯炯有神地盯着他。这位首领只得后退，一下跌坐在他的座位上。

“参议员先生，在那儿你应该比较安全，”那个所谓的“麦克默多”说道，“还有你，鲍德温，如果你还不放下你的手枪，就用不着刽子手了。把手伸出来，否则。我就……对了，就放在那儿。四十名全副武装的人已把这所房子重重围住，你们可以想想，看有没有机会逃走。马文，给他们缴械！”

在那么多来福枪的威逼之下，不投降是不可能了。这帮人都被缴了械，他们阴郁、驯服而惊诧地围坐在桌旁。

“分手之前，我有句话想对你们说，”设下圈套的人说，“我想除了在法庭上，以后我们没有机会再碰面了。我想让你们回忆一下过去和现在的事。你们终于知道我是谁了，我可以把我的名片放在桌上了。我就是平克顿的伯尔第·爱德华。别人派我来破获你们这个匪帮，我自知这是一场艰难而危险的较量。除了马文队长和我的几个助手，甚至连我最亲近的人也不明真相。不过今晚终于结束了。感谢上帝，我获胜了！”

七个人面色惨白，呆呆地望着麦克默多。他们眼中止不住地流露出恨意，爱德华看出了这种神情，说道：“或许你们觉得这件事没有完。那么，我也只好顺其自然。可是，你们的手不会伸得

太远了 ,除了你们 ,今晚还有六十个人被捕入狱。说实话 ,当初我接手这个案子时 ,并不相信会有你们这样的团伙 ,我还以为报纸上是夸大其词呢。但我想把它搞清楚 ,听说这与自由人会有关 ,我就在芝加哥入了会。我发现这个组织只行善 ,不作恶 ,更相信所谓作恶多端只是虚夸。

“可是我并没放弃查访。自从到了这些产煤的山谷后 ,我才发现过去我想错了 ,这根本就不是谣传的笨拙的故事。于是我在此逗留 ,进行观察。我从未在芝加哥杀过人 ,也没有制过伪币。我送给你们的那些钱币 ,都是真的 ,可我从未把钱花得如此得当过。我摸清了你们的心理 ,因而谎称自己是犯罪逃跑。事情果如我所料 ,这一招很见效。”

“我加入了你们这个魔鬼般的分会。你们商讨事情时 ,我总是竭力参加。也许人们会认为我和你们一样狠毒 ,不过无所谓 ,随他们说去吧 ,只要能抓住你们就好。后来的情形又怎样呢 ?你们毒打斯坦格老人的那天我去了 ,因为事情来得突然 ,我没来得及通知他 ,但在鲍德温把他往死里打时 ,我制止了。如果说我曾提过一些建议 ,那就是在我的地位上能尽量避免发生的事。我没能救得了邓恩和孟席斯 ,因为我事先并不知道 ,不过我会看到杀人凶手被送上绞刑架的。我先前就已对切斯特·威尔科克斯发出过警告 ,所以在我炸他居住的房舍时 ,他和他的家人都躲起来了 ,有许多犯罪活动我没能制止 ,不过只要你们回想一下、想一想为什么你们预谋杀害的人原本要回家时却走了不同的一条路 ,或者在你们要找他时 ,他反而留在镇上 ,或者你们觉得他会出门时 ,他却又闭门不出了 ,这样你们会发现这些正是我所为。”

“你是个该死的叛徒 !”麦金蒂恨得咬牙切齿。

“喂 ,约翰·麦金蒂 ,如果这样能帮你减轻伤痛 ,你就这么称呼我好了。你和你的这帮人是上帝也是这一带居民的死敌 ,需要有一个深入到你们和在你们控制下的那些可怜人中去了解真相。

只有一种办法能达到这个目的 ,于是我就铤而走险 ,你们叫我叛徒 ,不过我想更多的人会叫我救命恩人 ,是我从地狱里解救了他们。我花了三个月的功夫 ,在当地了解了所有的情况 ,知道了每个人的罪恶和每件秘密。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这些秘密已被泄露 ,我本来打算迟一些日子再动手。因为镇里已经接到一封信 ,它会让你们有所警惕 ,所以我只好行动 ,而且马上动手。”

“对你们我已无话可说。我要说的是 ,当我垂落之年辞别人世的时候 ,想到今日在这山谷中做的这件事 ,我一定会觉得很宽慰。那么 ,现在 ,马文 ,我就不耽搁你了 ,逮捕他们吧。”

还有几句尚需向读者交待。斯坎伦被派去给伊蒂·谢夫特小姐送去一封蜡封的信笺 ,在接受这项使命时 ,他眨眨眼 ,会意地笑了。第二日清早 ,一位美丽的女子和一个蒙头盖面的人 ,乘坐铁路公司的特快列车 ,一刻不停地远离了这个山谷 ,这是我们所知的伊蒂和她的爱人在恐怖谷中留下的最后行踪。十天以后 ,他们在芝加哥结婚 ,主婚人是老雅各布·谢夫特。

这些死酷党人被押送到很远的地方接受审判 ,他们的党徒到处活动 ,大把大把地花钱力图搭救(这些钱都是他们从全镇敲诈、勒索、抢劫而来) ,但仍然无法威胁那里的法律监护人 ,一切都是徒劳无功。控诉状上言词明确缜密 ,证据确凿充分 ,因为他它出自于一个熟知他们的生活、组织和历次犯罪活动的细节的人之手 ,即使他们的辩护人绞尽脑法 ,也无法将他们解救出来 ,终于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经历了这么多年 ,死酷党人终于还是被击败了 ,从此 ,恐怖谷不再生活在阴霾之下。

麦金蒂被送上了绞刑架 ,临刑时他悲泣哀号也无济于事 ,其余八名首犯同样被处死 ,另有五十多名党徒各自被判以徒刑。至此 ,伯尔第·爱德华大功告成。

然而 ,正如爱德华曾预料到的 ,这还不是最后的落幕 ,还有别的人将接着上演这出戏 ,而且一个接一个。首先是特德·鲍温逃

脱了制裁 ,接着是威拉比兄弟二人 ,同时这伙暴徒中其他几个凶手也没有被绞死 ,只被监禁了七年而获释放。爱德华是非常了解这些人的 ,他早预料到一旦这些人出狱 ,他的平静生活也告结束。这些死酷党人发誓要替同伙报仇 ,所以不将他置于死地誓不罢休 !

有两次他们差一点得逞 ,自然接着会有第三次。爱德华不得已离开了芝加哥 ,改名换姓迁至加利福尼亚。伊蒂·爱德华离开了人世 ,他的生活也好像没有了阳光。有一次他险被暗算 ,于是又更名为道格拉斯与一个叫巴克的英国人 ,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峡谷中合伙采矿 ,并发了一大笔财。但后来那些凶残的余孽还是循迹而来。这使他清楚地意识到 ,只有去往英国才是上策。在英国约翰·道格拉斯续娶了一位高贵的女子 ,在苏塞克斯郡过了五年绅士生活。至于这段日子末了发生的一些怪事 ,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尾 声

经过警署审理 ,约翰·道格拉斯案被移送到上一级法庭。地方法庭认为他是自卫杀人 ,宣判无罪并释放。

“无论如何 ,一定要让他离开英国 ,”福尔摩斯在给爱德华妻子的信中写道 ,“这里危机重重 ,其凶险比他逃过的那些危难还有过之而不及。在英国 ,没有你丈夫可以安身之地。”

两个月后 ,我们已逐渐淡忘了这件案子 ,可是有一天早晨 ,我们却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信。信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 :“天哪 ,福尔摩斯先生 ,天哪 !”没有地址 ,也没有署名。我看这稀奇古怪的词句 ,感到好笑 ,而福尔摩斯却异常严肃起来。

“这一定不是好事 ,华生 !”福尔摩斯说道 ,眉头紧锁地坐在那里。

夜很深了 ,我们的女房东赫德森太太进来通报 ,说有位绅士有要紧事求见福尔摩斯。紧随其后 ,我们看见了在伯尔斯通庄园结识的朋友塞西尔·巴克 ,他满面愁容 ,面色憔悴。

“我带来了不幸的消息 ,太可怕了 ,福尔摩斯先生 ,”巴克说道。

“我正在担忧呢 ,”福尔摩斯说。

“你没有接到电报吗 ?”

“我收到一封信。”

“可怜的道格拉斯。他们告诉我 ,他的真名叫爱德华 ,但对我来说 ,他将永远是贝民托峡谷的杰克·道格拉斯。三星期以前 ,他们夫妇二人一起乘巴尔米拉号轮船去了南非洲。”

“是的。”

“这艘船已于昨夜抵达开普敦。今天上午我却收到道格拉斯夫人发来的电报 :

杰克于圣赫勒纳岛附近大风中不幸落海 ,无人知道这样的意外事故如何发生。

艾维·道格拉斯 !”

“哎呀 !原来如此 !”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 ,“嗯 ,我敢肯定 ,这件事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周密地安排 !”

“你的意思是 ,你不认为这是一次意外事故 ?”

“世上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事故。”

“那他是被人谋杀的吗 ?”

“当然。”

“我也这样认为 ,这些该死的死酷党人 ,该死的复仇者……”

“不 ,尊敬的先生 ,”福尔摩斯说道 ,“幕后另有主谋者。此案绝非只是使用截短的猎枪和拙劣的六响左轮手枪那么简单 ,干这

事的是个老手 ,我敢说这就是莫里亚地的手段。这次犯罪活动的指挥在伦敦 ,而不是在美国。”

“那么他动机何在呢 ?”

“下毒手的这个人不甘于失败 ,他与别人不同的是 ,不达某个目的誓不罢手。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人 ,再加上有庞大组织的支撑 ,他们杀掉一个人就像用铁锤砸胡桃 ,用力过猛会显得有些可笑 ,可是 ,胡桃当然会被砸得粉碎。”

“这个人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

“我只能说 ,我知道这个消息还是莫里亚地的一名助手透露的。这些美国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和其他罪犯一样 ,要在英国作案 ,自然会与犯罪的巨头合谋。从那时起 ,他们要害的人就在劫难逃了。起初 ,莫里亚地派他的手下打听要杀的人的下落 ,然后作出指示。当他得知鲍德温暗杀失手后 ,他就亲自出马了。你应该记得 ,我在伯尔斯通庄园时曾提醒你的朋友 ,告诉他未来的路更凶险。我说的没错吗 ?”

巴克气愤地攥紧拳头 ,敲自己的脑袋 ,说道 :“你的意思是任由他兴风作浪吗 ?难道没有谁能对付这个魔头 ?”

“我可没这么说 ,”福尔摩斯说道 ,他的眼睛似乎看到了将来 ,“我并有说他是不可征服的 ,不过得给我时间 ,时间 !”

大伙一时间都不知该说什么。福尔摩斯双目灼灼 ,似乎要望穿云幕。